東方雜誌

第三十四卷　第十六七號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一日發行

民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東方雜誌

第三十四卷第十六七號
總第五九五六號（新第一一七八號）

每半月一册　全年二十四册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不許轉載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一日初版

編輯兼發行人　李聖五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投稿簡章

（一）本誌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誌行格書寫者尤佳

（二）投寄譯稿請附原書如原書不便寄來則請詳示原書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址

（三）投稿如附插圖說明請用黑墨繪成（藍紅等色不能製版）

（四）投稿人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五）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豫先奉復原稿亦不能寄還但滿五千字之長篇經投稿人豫先聲明並附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退還

（六）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

（七）投稿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現金報酬不預先函商如投稿人欲預定酬目者亦可於寄稿時聲明

（八）投稿酬資概由本社按照來稿地址寄奉投稿人文稿登出一月後如尙未收到酬資請即來函查詢但以登出後六個月爲限逾限本社不再負責

（九）除與本社有特別約定者外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其著作權完全歸本社所有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十）投稿請郵寄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社勿寄編者個人並勿在稿內夾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並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東方雜誌社敬訂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一百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上等	圖畫前後及首篇正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在圖畫內刊登廣告或用色紙或印彩色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欲知詳細情形請向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接洽（電話九二三一〇）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價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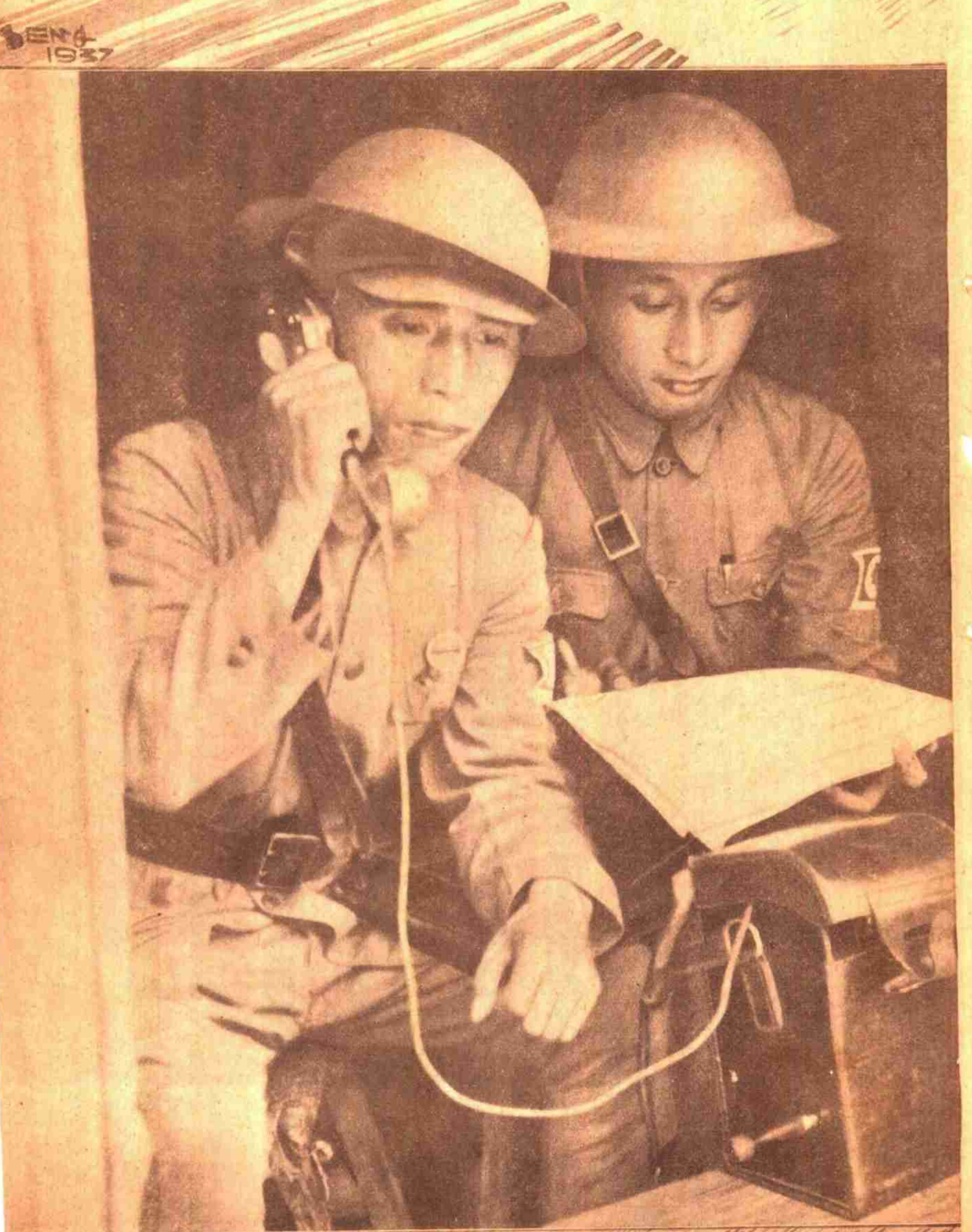
訂購辦法	零售	預定半年	預定全年
册數	一	十二	廿四
價目	一角五分	一元九角	三元六角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二分	郵費在內	郵費在內
郵費　香港澳門	八分	九角六分	一元九角二分
郵費　國外	二角	二元四角	四元八角

本國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寄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册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特先聲明

本册係合刊本零售每册實價叁角

東方畫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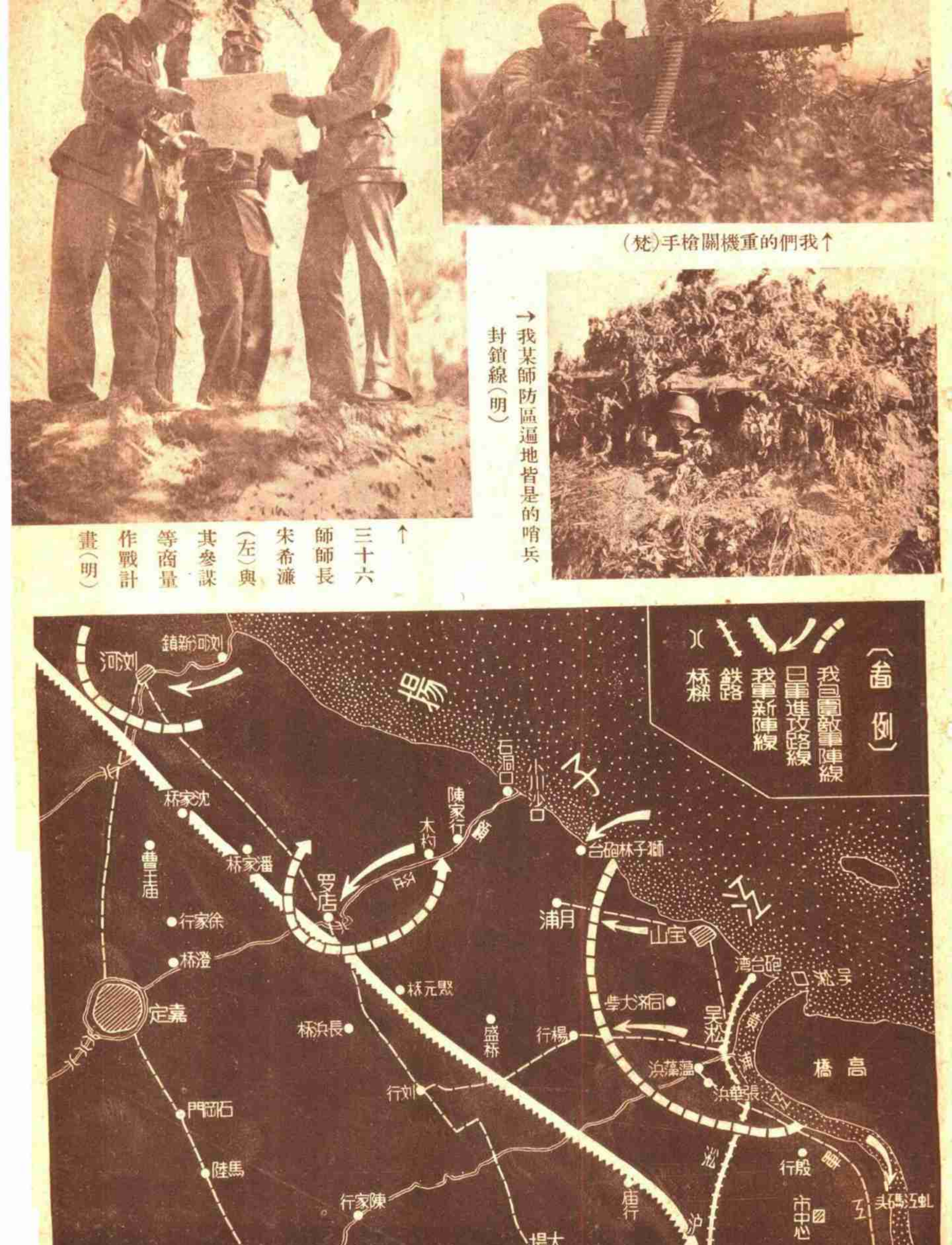


沪戰一月

上海戰事打了一個月，從租界打到海口，我軍的陣地雖略有變化，可是敵人卻並未怎樣得手。在這一月中，敵人動員了二百多架的飛機，一百多艘的軍艦，以及七萬多個精銳的陸軍，向我大舉進攻，一開始敵人就誇言幾天裏面可以把我軍解決。可是結果卻死傷了三萬多人，而所得至多不過進展了十二公里的土地。從九月十四日起，我軍向後撤退至第一防線，使自瀏河、羅店、劉行、大場、江灣、八字橋、北站的主要防線成爲一直線。這個陣線的修正在策略上是必要的，因爲在江岸作戰，敵人的軍艦大砲可以亂施轟炸，而自我們戰線移向內地之後，敵人海軍便無用武之地。這樣，我軍儘可以堅固的陣地，英勇的將士，對敵人的盲進施以猛烈的打擊了。

→張治中將軍在司令部中接見外國記者（國）

→浦東被炸後之大火（霞）



↑我們的重機關槍手（梵）

→我某師防區遍地皆是的哨兵封鎖線（明）

↑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左）與其參謀等商量作戰計畫（明）



——夏曉霞攝——

羅店前線指射擊頗建奇之某連連長

↑我們的炮兵

→奮勇衝鋒之戰士

↓甘為敵作嚮導之漢奸在羅店就地槍決



我們負傷的戰士

我們負傷的戰士

—沈振黃·趙定明等攝—

↑一個法國老太太熱心診療我們的傷兵

↑三個負了傷的戰士還不斷關切前線的消息

↓在羅店最前線奮勇救護的滬救護委員會第八救護隊



本誌需要戰事照片，不論華北、上
以及華南一帶日機轟炸情形，均所歡
發表後當從優奉酬。

八日 日機
站待車之難
餘人。
二日 日機
車站傷兵難
人。
日機轟炸
界西面非戰
涇及蘇州河
數百人。
日機在松
客車，死傷四

——日軍在滬杭一帶屠殺無辜人民的暴行——



→上海南站附近房屋盡燬

↓上海南站被炸後陳屍遍地





←一個輕傷者（葉）

↑上海南站被炸後情形（葉）

←滬杭客車在松江被炸後情形（王小亭）

我们空軍的戰績

在這次抗戰中最可注意的就是我們空軍的出動。一月以來，我們「飛將軍」英勇的神技已予敵人以很大的威脅，據可靠統計，自八月十四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我空軍已擊落敵機六十一架，燬沈敵艦十餘艘云。

←在筧橋擊退敵機之高志航（劉）

←受傷之飛行員徐漢靈（基）

被我空軍擊墜之俘虜日本白鹿屋第四分隊隊員思地五郎（國際社）





←空戰俘虜之一——竹下（樊）

←敵人之護身符帽邊及符號（國際社）

↑擊落敵機五架之樂以琴（國際社）

←在杭縣喬司東爲我擊落之敵機殘骸（基）

↑敵人之旗幟及皮靴等（國際社）

滬戰爆發以後，華北戰事也隨着緊張起來，特別在平綏線，日軍首先集中主力，猛烈向南口進攻，一面又派兵從熱河入察北，進攻張家口，以威脅南口，經了將近一月的血戰，我軍因策略關係，不得不暫向後退，而日軍更大與侵入晉境，自天鎮陽高以進窺大同，目前我軍正在拼死抗戰中；同時我軍也已開始猛烈反攻，頗爲得手，據九月十日電訊，柴溝堡已經我軍收復；平漢線戰事比較的沉寂，日軍正止於北平西南三十五里之良鄉，其意顯欲俟機攻保定，以進取石家莊；至於津浦線戰事卻是非常之激烈，日軍正猛力向南推進，擬取滄州，馬廠已於十一日陷落，總觀最近華北戰況，我方雖似稍受挫折，不過誰都知道一地的暫時得失，是並無關於大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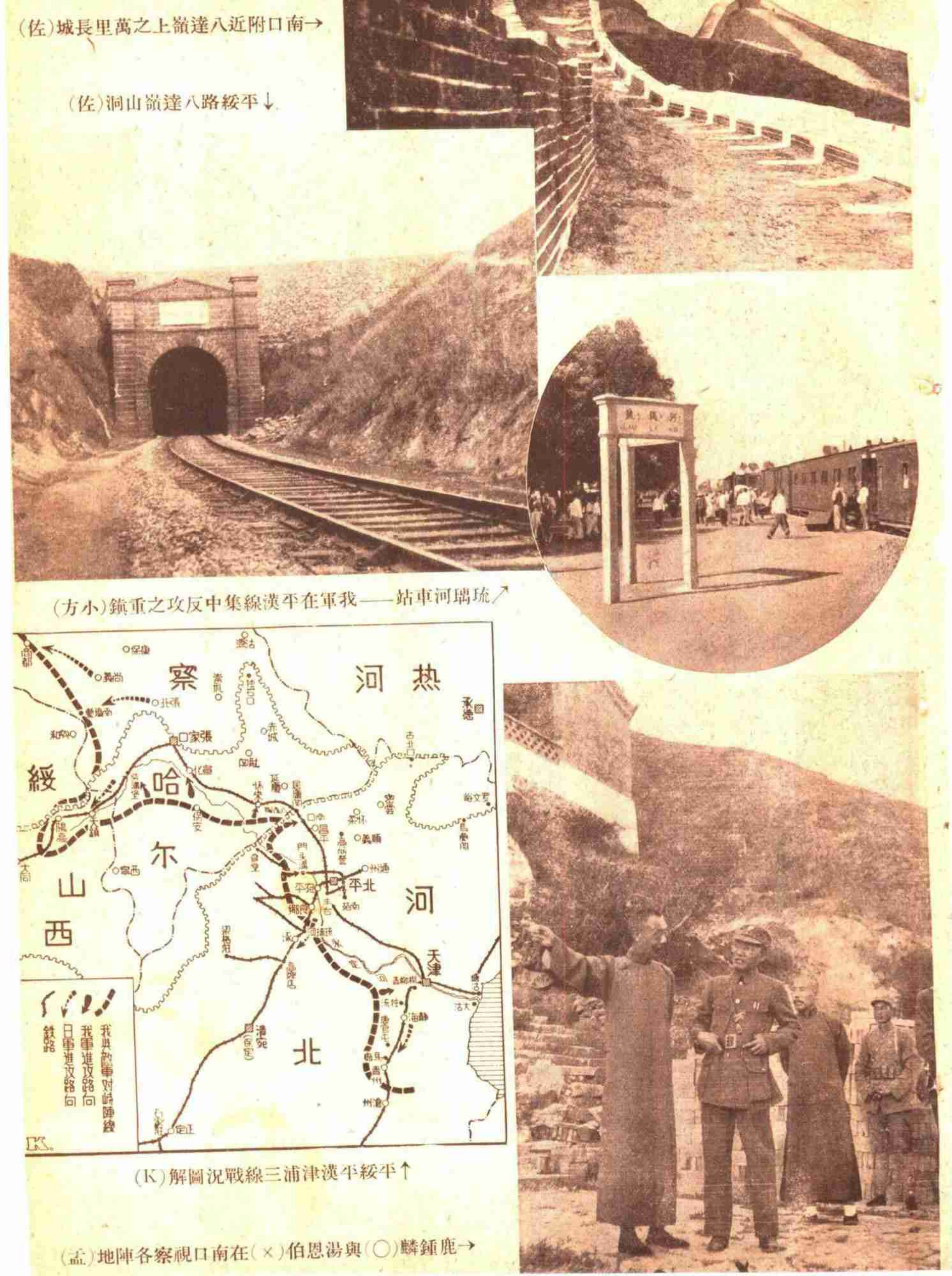
↑馬廠前線我軍休息



←平綏鐵路南口山中險要之一



↑我軍便衣隊在門頭溝一帶與正式軍隊協同作戰（小方）



→南口附近八達嶺上之萬里長城（佐）

↓平綏路八達嶺山洞（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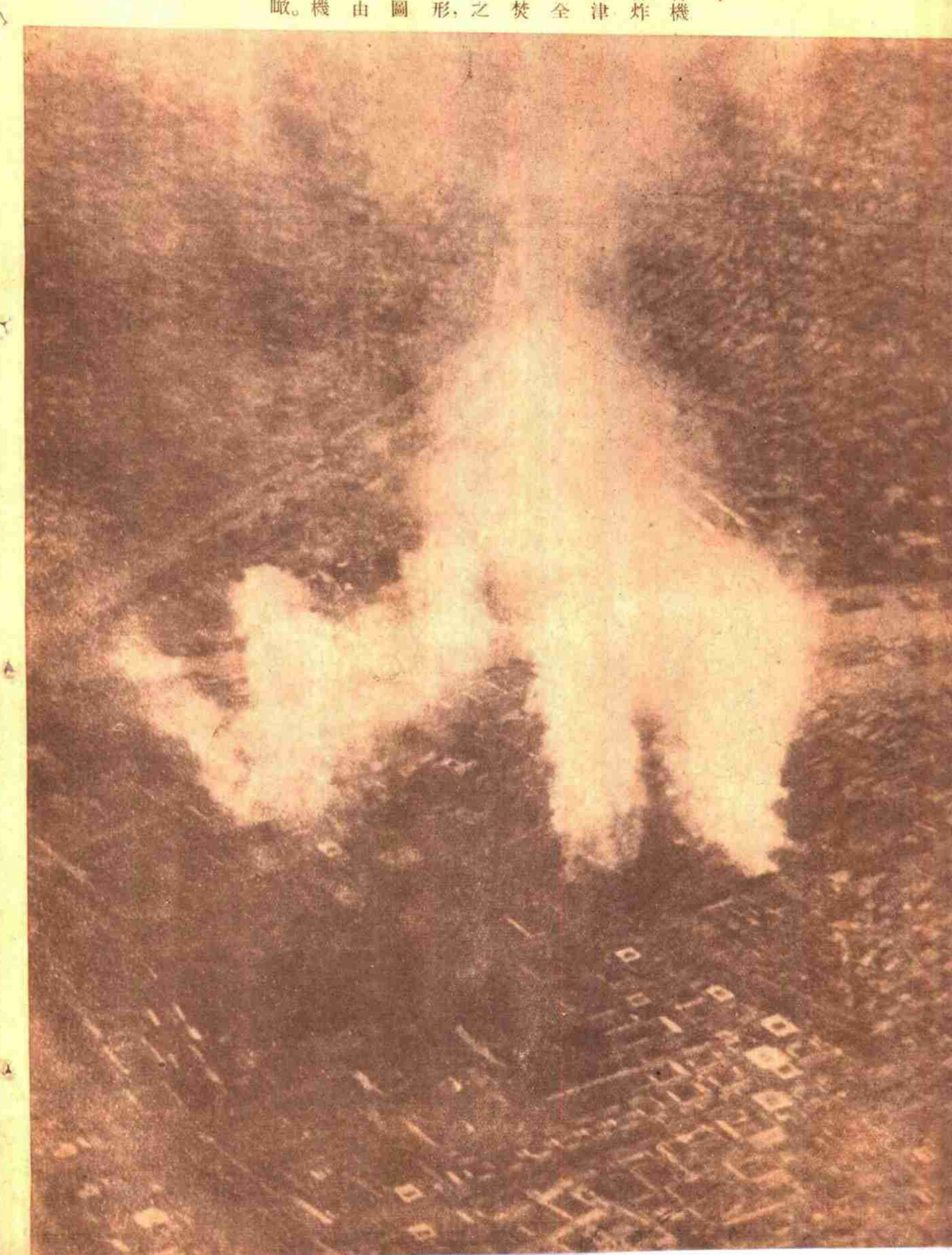
↗琉璃河車站——我軍在平漢線集中反攻之重鎮（小方）

↑平綏平漢津浦三線戰況圖解（K）

→鹿鍾麟（○）與湯恩伯（×）在南口視察各陣地（孟）

敵人鐵蹄踐踏下的北國

↓日機轟炸天津後全城焚燒之情形，此圖係由飛機俯瞰。



我們五百年的文化城北平是陷入敵人的手中了！我們北國的第一大都市天津入敵人的手中了！我們的大沽港口被佔領，我們四十年來經營的南開大學被毀們無數的同胞被慘殺和屠戮。日帝國主義所加於我們這樣殘酷暴虐的行爲，凡有人格的民族都是無法忍受的。全世界維護正義的人們啊！請你們看看下面幾是日帝國主義在華北暴行的鐵證！（編者按：這幾張照片在一月前已經排就，但戰爆發，無法印刷，故延至今日始能發表。）

我們天津的建築物被敵人炸成了瓦礫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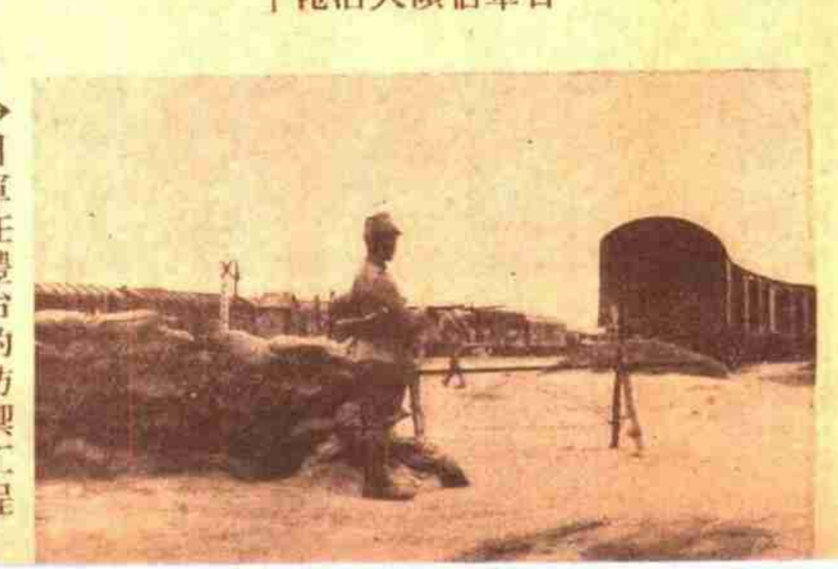
←日軍佔領下的天津



日軍佔領大沽港↑

豐台日軍運輸忙碌情形↓





→日軍在豐台的防禦工程

日軍守天東車背後逃者占軍爲的證。



↑火中的天津

←南開大學焚燒時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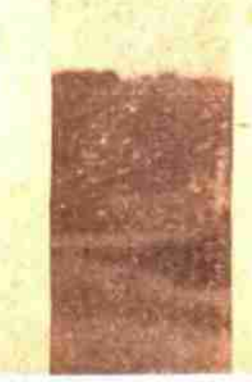
軍縱火焚燒我們的建築物



↑日機轟炸後，日兵士在瓦爍堆中搜索情形。



←日軍在津租界邊境與我保安隊巷戰





一致抗戰

山氏

領導抗戰之蔣委員長與馮副委長←

汪主席←

←白崇禧氏

→開赴前線之第八路總指揮朱德氏

→毛澤東氏

東方雜誌

第三十四卷第十六、十七號合訂冊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一日發行

東方畫報

東方論壇

英美如何應付中日事變

鄭允恭

中日衝突又爆發了。其性質之嚴重，遠非一九三一年以來中日乃至蘇日衝突所可比。

最近兩三年來帝國主義的日本要想用經濟提攜的方式來推進大陸政策完成「日滿支集團」的迷夢。中國看破牠的陰謀，明白地表示說：在政治問題沒有解決以前，談不到經濟提攜。日本經此碰壁之後，圖窮而匕首見，就用武力來貫徹牠的國策。七月七日夜便發生了蘆溝橋事件，距時三星期，日本佔領了平津。日本當局近衛文麿說：帝國這次的行動不想得中國之領土，是想和中國提攜。兩國提攜而可以武力達到，異哉所聞！

在遠東利害關係最深而又堪稱日本之勁敵的是：英美蘇三國。日本之行動不能不顧慮這三國的。但是英國正忙於應付西班牙問題，美國方高唱其孤立政策，蘇聯還在加緊清黨肅軍運動。這種國際情勢，在日本看來，是最有利於日本在華發動事變的機會。尤其陸空軍勢力足以控制日本之蘇聯在六月下旬之黑龍江事件中，表示退讓之後，日本當道受了這種鼓勵，益發勇於發動事變。日本就在這種國際情勢之中發動了第二次九一八事變。

跟了時日的經過，戰禍蔓延開來，八月十三日又發生了淞滬之戰。現在北方則平綏、平漢、津浦三路都有激烈的戰事。南方則上海戰事遠甚於一二八。此外日本飛機向南京及其他重要都市恣意轟炸，沿海一帶，日本海軍宣言封鎖。中國對日已成了全面抗戰的局面。

現在要看列強的態度如何。從蘆溝橋事件發生以來，列強都很關心，尤其英美關心更切。據外電所傳，七月十二日艾登對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告以英政府亟願見中日衝突之早日解決，因事態一經擴大，則將大有礙於英國之在華利益也。美國國務院聲稱：國務卿赫爾已分別照會日本駐美大使齋藤博，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告以中日間之武裝衝突將為和平與世界進步之重大打擊。七月十六日英美兩國政府皆已單獨照會日政府，說明其所抱華北此次衝突起因甚微，不應藉此擴大糾紛之意見。七月二十七日美國命駐東京及北平美大使向中日政府表示挽回北平戰事之希望。翌日艾登在下院答復議員稱：北平當地情形，駐日代辦杜德已奉命向日政府表示勿在北平城內作戰之希望。

自八月十三日淞滬戰事發生後，據八月十六日路透電稱關於上海公共租界安全問題，英外交當局已向中日兩政府提出具體建議：（一）中日雙方海陸軍共同退出上海四週之地帶；（二）向日本擔保其僑民之安全，並向中國擔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為根據地。八月二十五日哈瓦斯電稱：國務卿赫爾頃向中日兩國發出呼籲，勸告各該國勿從事戰爭，並請雙方現行爭端應依據大多數國家關於調整國際關係所承認之各項原則予以解決。

以上英美兩國之行動，其性質係對於中日雙方之勸告，不過希望不擴大事態罷了。

英美兩國對於這次中日衝突之表示較為有力的是：英國不願繼續英日談話；美國對中日適用中立法之考慮。英日談話，在這次中日衝突之前原在進行中，其主旨係在調整英日關係，英日兩國在華之地位，也在討論之列。七月二十一日艾登在下院就中日衝突聲稱：華北目前局勢若賡續不變，則英國政府即認為不宜與日本進行雙方合作之談話，余曾不得已以此項見解告知日本政府。是日艾登接見日本大使吉田時，堅稱日本對中國態度過分強硬，足以損害英日兩國間之關係，因此英國政府希望中日兩國之糾紛得以成立折衷方案云云。以上兩種消息，可以證明英國對於中日衝突之態度。

美國方面，本年修正中立法（五月一日公布），其中有一條規定交戰國如用現金向美國購買貨品，並用本國船舶運輸，則不在禁止之列。此項規定極不利於中國，因為日本有大量黃金與現款可作為現金，有大批商輪可供運輸，反之，中國無充分之現金，又無近代商輪。如果美國實施中立法的話，中國勢必不能從美國直接購得軍用品。故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參議員路易斯均反對美國對於這次中日衝突適用中立法，大堪注目。紐約泰晤士報八月二日社評「美國之外交政策」中論及中立法之適用問題，其結論說：美國倘不準備維護海外之權利，擔負本身之責任，對於犧牲者與侵略者不分軒輊，則是自滅其世界一大強國之勢力云。觀於美國朝野之表示，可知美國對華寄與深厚之同情。

遠東事態到了現在，嚴重已達頂點。日本逐步侵略中國，其勢力已深入中國內地。列強將任令侵略者得志？還是出而制止侵略者？英美既於遠東有重大利害關係，當然不可任令日本得志。但是微溫的勸告以及間接的表示，不能有補於大局。英美有更進一步應付這次中日衝突的必要。目前有效的措置，在於英美合作，共同對日表示收拾時局之意見罷。

關於英美合作對日一事，今日的美國立場頗像九一八事變當中的英國。九一八事變中之美國曾經請求英國合作以對日，而英國不贊同，以致日本收到各個擊破的成功。這次中日衝突中之英國曾求美國合作以對日，而美國有獨自行動的傾向。這是很有利於日本的。美國如果覺到各

個擊破的危險，應該及早和英國合作以對日。英美如果能合作以對日，還可根據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號召其餘國家，共同對日，不患力量之不厚。

列強，尤其英美，如果不於此際採取堅決之行動對付日本，不久必有盡被逐出中國市場之一日。看了日本之於朝鮮及滿洲，便可明瞭。往事姑不論，日本現在封鎖中國沿海一帶，妨礙第三國對華通商之自由，自屬意中事。今日日本敢於出此，異日日本得志之後，誰能保證其不永久閉鎖中國門戶？

非常時期中國民應有的態度

史國綱

自從日本實施大陸政策而釀成『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兩國的邦交，決非通常的外交程序所能夠調整，這是很明顯的。暫時的和平，在日本方面祇是借此籌備更進一步的侵略工作；在我國方面，卻是利用這喘息的期間，作有效的抵抗準備。現在，日本已經完全暴露了牠吞華的野心，逐步依照着既定的計劃進行。因此我國也不得不採取死裏求生的方法，堅決沉着地抗戰了。

從軍事上說來，日本是較勝於我國的。但是一個黷武主義的侵略國，有它的短處。它一定要在很短的時期以內，獲得絕對的勝利；並且在軍事上不能夠受到巨大的挫折。否則驕傲的軍隊容易氣餒；不滿的民衆，足以醞釀反動。對於這種弱點，處於抗戰地位的我國，祇要應付得宜，是不難得到最後的勝利的。何況我國有『破釜沉舟』的決心，以及忠勇抗敵的前線將士。因此對方軍備上的優勢，實在是不足顧慮的。

不過我國在這幾年的國難之中，對於民衆方面的戰時組織，卻沒有加以適當的注意。軍事上的勝利，固然有賴於前線的將士，但是後方的組織，也很有關係。這樣，非常時期中國人應有的態度，是值得討論一下。

第一，絕對服從： 祇有黷武主義的極權國家，表面上纔有絕對一致的主張。其他的，在政策尚未取決之前，一定有不同的意見，這是當然的現象。但是在既定之後，就應該全體服從，不可以再堅持自己的意見，削減施行這種政策的力量。說到我國，服從的精神，尤其重要。我們知道，我們的社會組織，非常散漫；而自我的心理，卻特別堅強。假使在非常時期之中人人能夠聽命，能夠服從，那末不但種種計劃的實施，可以順利進行，並且社會組織散漫的缺點，也可以得到有效的補救。服從是組織的根基；不能夠服從，決說不到什麼組織的。因此非常時期中的我國國民，絕對不該有『自作聰明』的舉動，應當一致聽命於當局的指揮；免得前線的勝敗還沒有決定，而後方卻已經成了一盤散沙，不可收拾！還有，服從是團結的要素，這是很明顯的。不能夠服從，就決不能夠希望全國的人民，團結一致，以抵禦外來的侵略。

第二，極度犧牲：前面已經說過黷武主義的侵略國家是很怕持久的戰爭的。但是我國的國富，遠不如敵人；金融和經濟的組織，也沒有他們鞏固。因此我國的國民一定要有犧牲的精神，把生活上所能夠節省的財力，貢獻給國家，務使我國能夠維持長時期的戰爭，而得到最後的勝利。還有，敵人是在我國的土地上作戰的。一個地方假使敵人卽將進佔，而同時我方也無法堅守，就應該立刻實行焦土政策，免得敵人奪到無代價的接濟。土地已經失掉了，那兒物質上的繁榮，還有什麼可貴，這點是我國國民應該明瞭的。俄羅斯打敗拿破崙的故技，現在或者行不通；不過我們又何必把歷年來心血所造成的精華，讓敵人去安樂享受呢！何況我們這種的決心和表示，事實上是足以使敵人喪膽，而不敢再來侵犯的。

第三，認定目標：我們這次的奮鬬，是抵抗侵略我國土地的敵人，並沒有其他的目的。我們應該認定這個目標，不把事態擴大。假使有若干友邦，顯出了左袒我們的敵人的舉動，也不應當仇視，至多只好竭力運用我們的智能，使它們改變那種反乎正義和公理的態度。老實說，我國的實力，對付一國，已經有難於勝任的現象；再要把它分散，那就等於自取滅亡。從另一方面說來，我們雖然不希冀外國政府直接的援助，但是決不願喪失掉它們的同情。至於國外民間的間接的接濟，我們是歡迎的。如果我們把事態擴大，這種的接濟也不會來了。因此我們決不該感情用事，作繭自縛。並且這次的目的達到以後，我國其他國際上的不平等待遇，也就自然而然地壽終正寢了。

第四，勿作漢奸：說起『漢奸』，它的範圍很廣。賣國助敵的固然是漢奸；祇顧自己的福利，不問國家的安危，也是漢奸。具體的例證，不必詳舉，祇要我們大家捫心自問，我們的種種舉動，是否直接有損於國家，或者間接有利於敵人，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漢奸了。對於已經做了漢奸的人，我們用不到把愛國的觀念來規勸他。不過我們知道，愛家、愛子孫的觀念，他一定是還有的。他做了漢奸，幫助敵人把自己的國家滅亡以後，他自己或者能夠享受暫時的安樂，可是他的子孫所過的卻是亡國奴的日子。這樣，他當然不免受到自己子孫永世的咒罵。想到這點，他也許會幡然悔悟，不再做賣國求榮的勾當。至於不知不覺做漢奸的人，也應該明白在非常時期中，我國需要每個國民的助力。大家都有了願意爲國盡力的心願，國家決無滅亡的道理。自己祇想袖手旁觀，讓別人去抗禦外侮，這種不負責的態度，對於國家的前途是很不利的。總之，把國家的事情，當作自己切身的事情一樣看待，才可以免掉做『漢奸』的嫌疑，而我國的非常時期，也可以有把握渡過，達到最後的勝利。

第五，勿驕勿餒：自從戰事發生以來，我方前線將士的忠勇，已經有了充分的表示。他們對於國家的尺寸土地，都用血去保衞。這種精神，使全世界知道中國決不會有『屈膝』的一天。至於軍事上的得失，乃是兵家常事。決不可因小勝而驕，更不可因小敗而氣餒。這種感情用事的態度，是我們長期抵抗的決心所最忌的。我們應該鎭定，以維持後方的秩序；並且極端信任軍隊的任何舉動，不作無謂的批評。這樣，我們雖然不能夠親自

上前線去，也可以對爲國流血的將士無愧了。

以上所說的話，都是很普通的。不過有的時候，愈普通的話，卻是愈難實行。假使全國的國民，都有實行以上五項的決心，那末再利害的敵人，都不足懼；我國的復興是立刻可以期待到的。

上海中立區的建議

張明養

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大規模的進攻，引起我們軍隊堅强的抵抗，頗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因此爲着分散我們抗戰的力量，打擊我們經濟的基礎，就又在上海發動侵略的戰爭了。

上海是我國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也是各國擁有巨大利益的大商埠，所以戰事一發生後，我政府卽以大兵來保護這經濟上的重鎭，同時因戰事的激烈與延及租界，也使英美法等國的利益受到極大的損失，尤以英國所受的打擊最爲嚴重，因爲英國在華約有二萬萬五千鎊的投資，其在上海區域的，佔有一萬萬八千鎊的巨數。爲保護這巨大利益的安全起見，英國就想出了一個辦法，向中日二國建議，在上海四週設立中立區，停止戰爭。這中立區建議的詳細內容雖然沒有正式公佈，但據一般傳說，內容約分二點：（一）相互同意中日雙方海陸軍共同退出上海四週之地帶；（二）向日本擔保其僑民的安全，並向中國擔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爲根據地，而保護日僑之責，則由租界內各國軍隊共同擔任之。這建議提出後，英國立向美法等有關國家徵求意見，一致參加。法國當卽允予贊助，美國則尙未正式表明態度。

英國的建議，就其本身的利益說，誠然有此需要。不過這建議的內容與對象，卻頗有値得討論的地方。第一，上海戰事的發生，完全是由於日本帝國的進攻而起，我們祇處於防衞的地位。不管日本帝國主義者是怎樣的狡辯，說日本的在滬作戰，是完全爲保護他們僑民的安全，但是派遣大軍到中國領土內進攻的顯明事實，早已證明日本是滬戰的禍首，是侵略弱國的魔王，所以英國要想調停上海戰事，終止衝突，首先應該認淸對象，向日本提出交涉，不能派兵來滬，進攻中國。假如英國能夠做到這一步，那末我們的領土旣未被侵略威脅，自然不會引起軍事行動，而上海戰事也不至於發生了。

其次，這次上海戰事之所以延及租界，使英國與其他各國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損失，大部分的責任固然應由日本擔負，而英國本身也不能完全卸責。因爲這次日本的進攻我國，完全是以公共租界的東北區爲軍事根據地。各國旣不能於事前阻止日軍的這種非法行動，我們爲自衞起見，

自然也不能不採取適當處理，由此而發生的損失，當然要由日本負責，同時也要怪英國自己的不好。假如英國能於事前維持公共租界的中立地位，不讓日軍用作軍事根據地，則滬戰非但不易爆發，而且即使發生，各國的利益也不至於受到現在這樣重大的損失了。

再次，英國的建議非但對象認識錯誤，而且對於我國的主權，也沒有完全的顧到。英國所提出的上海中立區，包括上海四週的一帶地方，因此我們的市區也被包括在內。日本的軍隊應退出我們的領土，本是理所應然。至於要我們的軍隊也應同樣撤退，不能駐在自己的領土上，這實在是太不顧我們主權的完整了。

英國的建議雖然沒有認淸對象，與不顧及我們領土主權的完整，但是我們政府對於中立區的建議，仍表示原則上的接受。這一方面是在外交上，我們對於友邦的善意建議，不能不有相當的尊重，而另一方面在全面抗戰局勢下，上海戰事的暫時終止，也有相當的意義。關於這二點，可作簡略的說明。

第一，我們眼前的唯一死敵，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現在除了與這最大敵人作生死的決鬭外，對於其他同情我們的友邦，如英美法蘇，都應該密切連絡。在這些友邦中最有同我們站在一起行動的，當首推蘇聯。但如英美二國對於我們的抗戰沒有極大的同情或幫助時，蘇聯爲着顧慮歐洲外交上的關係，也不能對我們作進一步的接合。因此我們爲了獲得各友邦的同情，爲了與蘇聯作進一步的接合起見，對於英國的建議自可予以誠意的考慮。

其次，我們在上海作戰，對於國際關係上的影響雖然很大，但我們長期抗戰的重心點，則還在於華北一帶地方。那裏有崇山峻嶺，最利於游擊戰爭。而上海則爲我們的經濟中心，要是日本大兵能夠退出吳淞口外，不作進攻準備，我們當然不妨暫時接受中立區的建議。

英國的建議雖經我們在原則上接受，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卻仍堅決反對，不斷的派遣大兵在吳淞一帶登陸，以冀轉移國際的視線，放棄中立區的建議。可是日本的軍事企圖，終因我軍的英勇抵抗而不得逞，因此上海租界的安全仍然非常可慮。英國要是眞想保護其在遠東的利益，那末除了對日採取強硬的態度外，是再沒有第二條的方法了。

關於救亡圖存的幾句話（續）

汪精衛

此文係汪主席精衛先生於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間在浙滬贛各處講演之詞，由汪主席彙合而成，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已載本誌第十五期，（當時誤為在廬山談話會之演說詞，併此聲明更正。）茲將下篇刊載於左，以饗讀者。　編者謹識

（下）

剛纔所講我們若要救亡圖存，必須本著埋頭苦幹之精神，以從事於加強國家民族之抵抗力，這是根本意義，沒有這根本意義，其他一切，無從說起，根本意義已經明瞭，則我們便可著眼於觀察現在中國之環境及其對象了。

大凡一國的外交根本方策，都比較的有固定性，除非環境有大變動，或內部有劇烈的變化，外交根本方策絕不容易轉換，即使內閣有所更迭，至多於外交方策之運用上，其形式與步驟，有些張弛，決不會將外交方策根本加以變更的，這是各國皆然，而於軍部力量能影響內閣，把握住一切權力重心之國，尤為顯著，那麼日本對於中國的外交根本方策是怎樣的呢，有些說，日本對於中國之侵略是無止境的，其始以琉球台灣及朝鮮等處為其生命線，說是為防護本國領土，不容不取，其繼以東三省為其生命線，說是為防護朝鮮等處不容不取，其繼以熱河等處為其生命線，說是為防護東三省，不能不取，其繼以河北察哈爾等處為其生命線，說是為防護東四省，不容不取，照此看來，中國若存留一塊土地，這一塊土地，也就是日本的生命線，在不能不取之列，所以中國與日本絕無可以共存之理，有些說，日本對於中國之侵略，有止境的，其所云不侵略不威脅，實含有一種願望，並非絕對不可與中國共存，依我看來，以上兩說，固要看日本之做法如何，同時也要看中國之做法如何，換句話說，中國若不能加強其抵抗力，日本之侵略，必無止境，反之，若能加強其抵抗力，第一步保得住未失的土地，第二步進而規復已失的土地，則日本之侵略，便不能不有止境，何以呢，中國若不能加強其抵抗力，則中國自己先沒有自存的資格，如何能與人共存，中國若能加強其抵抗力，則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個結果：

第一個是，日本看見中國國家民族的抵抗力，已經加強了，侵略手段已無可再施了，於是根本的放棄了侵略政策，從新和中國本於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平等互惠之原則，將以前一切糾紛，逐步整理，以至於全部整理，從此兩國為東亞和平，世界和平，共同攜手，邁步前進，由共存共榮，以至於大同，這種希望，若要實現，不是絕不可能的，只要中國對於加強國家民族的抵抗力，努力不斷，只要日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第二個是，如其日本沒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勇氣，那麼中國繼

續不斷的加強其國家民族的抵抗力之結果，必能將已失的領土和主權，逐漸收回，例如德國，雖受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加以羅迦諾條約之保障，然而，去年三四月間，居然能將萊茵河不駐兵區域之限制，予以撤銷，這原因是：一、德國自凡爾賽條約成立以後，埋頭苦幹，十有餘年，國家民族的抵抗力已經加強了；二、意大利方從事於阿比西尼亞之侵略，條約神聖之意義，已不復存在；三、英法對意的態度不同，對德的態度亦不同，可以乘間抵隙，得所藉手；四、法國人民雖準備戰爭，究竟厭惡戰爭，不願輕於發難。以此之故，德國公然能夠撕毀了束縛自己的不平等條約，何況中國，自九一八以來，至今沒有簽字於斷送領土主權之條約，只要國家民族的抵抗力加強以後，運用得宜，這種希望，決非絕對不能實現的。

第三個是，剛纔說過，德國所以能兵不血刃，而收回萊茵河一帶不駐兵區域，法國人民之厭惡戰爭，不願輕於發難，是其一因，然則如果日本沒有厭惡戰爭的心理，反之，且為歡喜戰爭，那麼，則兵連禍結，在所不免了，中國到那時候，惟有將埋頭苦幹以來，所積累的國家民族的抵抗力，完全用盡，以保存國家民族的生命，不然也保存國家民族的人格。

以上三個結果，都是可能的，只是我們必須豫備得著第三個結果，方纔能得着第二個結果，乃至第一個結果。

日本國民中，盼望得到第一個結果的，決非絕無其人，我們很願與這種人共同致力於第一個結果之實現，但自九一八以來，種種事實告訴我們，日本雖有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人，但總被其他一般劊子手的氣燄彈壓住了，所以我們不惟不敢做得著第一個結果的好夢，也不敢做得著第二個結果的好夢，我們如不想延頸就戮，那就不能不時時刻刻豫備著『儘所有的抵抗力完全用盡』如此說來，第一個第二個結果，日本之侵略，固有止境，即第三個結果，日本之侵略，亦不能無止境。

如今且把對於日本之觀察，略說幾句：

先就外交來說，

當九一八的時候，日本看破了歐美各國方陷於經濟恐慌，而且各國間之感情利害，因種種衝突不能一致，所以悍然冒國際之大不韙而不顧，九一八事變已作，果然的國際聯盟對於經濟制裁，武力制裁，連說也不敢說，一一如日本所料，然而，只是道德制裁，已使日本不能忍受了，於是有所謂焦士外交，繼焦士外交之後，又有所謂協調外交，對德修好，對意修好，對英談判，對俄談判，自普通眼光看來，富人與富人結交易，貧人與富人結交難，日本和這些強國協調，總比中國求助於這些強國來得容易，然而，若加以仔細觀察，則有以知其不然，何以呢，日本若懷着獨霸東亞，侵略中國的決心，則無論何國，總不能和他接近，所以德日協定，德國方面，曾坦白表示，這協定目的是對俄，不是對待中國，意國亦然。至於英國，雖然因為國家環境的關係，其海軍力量，第一步在維持地中海大西洋之勢力，以確保其本國安全，第二步在維持印度洋之勢力，以確保其印度及南洋群島之安全，第三步方纔是維持太平洋之勢力，以確保其遠東利益之安全，然而，最近星加坡軍港，已經完成，且進而計畫香

港之國防線了。至於俄國，在前數年雖然因爲埋頭於經濟建設，對於出賣中東鐵路等等無所顧恤，最近則遠東軍事已有了相當準備了，凡此種種，皆足以證明日本獨覇東亞侵略中國之決心，不只中國不能忍受，關係各國也一樣的不能忍受，日本如不變更其決心，雖欲行其協調外交，其勢必終於碰壁。

人有恆言，弱國無外交，這話是不然的，強國尙且不可無外交，何況弱國，外交之最大作用在使自己增加與國，對方增加敵國，不然，亦使自己減少敵國，對方減少與國，例如俾士麥時代，一戰勝丹麥，再戰勝奧，三戰勝法，戰勝對方是普魯士軍隊的力量，戰丹麥之時，能使奧不助丹麥，戰奧之時能使法不助奧，戰法之時，能使奧與意不助法，則是俾士麥外交的力量，這是強國因有外交而益維持增進其強國的地位之絕好例子，威廉二世則不然了，以外交運用不得法之故，竟使天下強國，皆與德國爲敵，終至一敗塗地，這是強國因無外交而不能維持其強國的地位，且陷於低落之絕好例子，歐戰以後，德國受凡爾賽條約的束縛，悲觀的人，幾幾以爲德國所受壓迫太沈重了，恐將無翻身之希望了，然自凡爾賽和會以後，史特萊斯曼等相繼領導全國，埋頭苦幹，內則恢復元氣，外則適應時勢，忍人所不能忍，爲人所不敢爲，十餘年間，漸漸抬頭，卒致造成今日之國際地位，這又是弱國因有外交而漸漸增進其地位之絕好例子，弱國無外交之說，眞所謂自暴自棄，萬萬要不得的，大抵外交必須與國力相應，有許多國力，外交發生許多效用，是平手外交的運用，其所收效用，超過於國力，是高手，然超之太過，則如空頭買賣，雖在強國，亦有危險，至於弱國，則不僅賠錢，且有破產之虞了。例如甲午之役，中國戰敗以後，割讓遼東，其後以俄德法三國之干涉，強迫日本將遼東歸還中國，一時似乎得意，然其後因此之故，德國佔領膠州灣，俄國佔領旅順大連灣，法國占領廣州灣，英國占領威海衞及九龍，占領海口之不已，進而劃定各省勢力範圍，而遼東半島終且成爲日俄角逐之場，這是因爲不知注意於加強其國力，而徒欲倚賴外交，所以結果悲慘至於如此。反之，如果下了決心，盡其可能，以從事於國力之充實，而同時對於外交，亦盡其可能，以謀運用，那麼國力加強一分，外交效用，亦因而增進一分，外交效用增進一分，國力亦因而加強一分，日積月累，其有助於救亡圖存，是無疑的。

三中全會有見於此，在宣言中鄭重指出，『循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這一句話，用意至深，涵義至廣，所謂『循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並不是專指那一國，而只是確立一個標準，凡是抱有和平的志願，能夠從事於講信修睦的，便是中國的朋友，願與之攜手前進，以此之故，就強弱論，中國與各國接近，爲勢雖較難，而以順逆論，中國與各國接近，爲勢卻較易，日本有感於此，所以屢屢的說中國好弄手腕，以夷制夷，須知中國如果無故想擾亂日本，日本利用各國，以與日本爲難，自然不對，可是事實並不如此，中國本沒有擾亂日本的心事，目前一切紛擾，皆因日本之破壞和平而起，日本若因此之故，而說中國以夷制夷，正所謂伐人之

國必先伐其交了。

於此有注意的，中國固然愛好和平，世界上許多國家固然也愛好和平，然和平之存在，不取決於愛好和平之志願，而取決於維持和平之力量，以本國論，沒有力量來抵抗侵略，而徒言愛好和平，不惟無聊，而且可恥，以國際論，對於侵略者與被侵略者守中立，固無當於和平，即使寄同情於被侵略者，而不拿出力量來，當被侵略者拚命的時候，予以喝采，及其倒地，予以花圈，與其稱為和平之愛好者，毋寧稱為和平之嘲笑者，然而被侵略者得此教訓，知道萬事惟恃力量，更知道自己有了力量，纔能運用人家的力量，那也不無益處的。

再就經濟來說，

自從九一八以來，日本軍部窮兵黷武，不顧一切，以致造成國際孤立之地位，而日本國民對於軍部擁護如故，其原因固不止一端，然其中有一端不容忽視者，便是軍部所提倡的廣義國防論，廣義國防論的基點，在於說明未來的戰爭是國力戰，戰爭之勝負，不僅決於兵力，尤其決於全國的力量，所以兵力之充實，固是國防之第一義，而全國的力量之充實，又為兵力之充實之淵源，如果不注意於全國的力量之充實，即無法完成國防，依據此基點，提倡生產機構的改良，以及人的要素的改良。所謂生產機構的改良，便是不滿意於明治維新以來追逐歐美各先進國之後所造成的私人資本主義之制度，認為這種制度，在國家方面，不能適應軍需工業之要求，以完成其國防之目的，在人民方面，產生饑饉，勤勞大衆，固備受壓榨，即中小資產，亦因備受脅迫而無以自存。以此之故，主張經濟統制，以期對於國家人民兩方面得以補偏救弊，所謂人的要素之改良，便是講求國民生活之安定及向上，因為國家總動員時，須全國人民，一致團結，故國民生活，不可相差太遠，而且未來戰爭中之兵士，必須技術熟練，品質優良，而這些兵士，大概自勤勞大衆中來，平時能改善彼等的生活，使得適度發展，然後臨時能發抒其能力，以供國家之用。綜合這些論調，對於國防之充實，與國民生活之改善，同時兼顧，而對於生產力之擴大與分配，亦同時兼顧，這些論調，發於軍部，在資本階級，固不免抱着不安，而在大多數人民方面，卻產生了不少的信仰與希望。幾年以來，軍部之得以一意孤行其侵略之政策，未嘗不得力於此。然而，這種廣義國防論，醞釀數年，至於最近，則漸漸的變而為狹義國防論了，這種狹義國防論之主張，也是由軍部發出，對於廣義國防論，派別不同，論點各異，簡括說來，側重於國防之充實，而對於國民生活改善之主張，則放輕了，側重於生產力之擴大，而對於分配，則放輕了，其理由是顧慮與既成之經濟勢力衝突。既成之經濟勢力，若一旦以衝突之故，而陷於混亂，歸於萎縮，則國防之目的，亦將因而犧牲。狹義國防論基於此種顧慮，漸漸排斥廣義國防論之勢力，詆為空想，不切於現實，以此之故，軍部與資產階級比較協調了，其間雖有波瀾曲折，也因互相遷就，而歸於平穩了。至於軍部對於大多數人民之信仰與希望將會怎樣，此時我們不敢輕下斷語。

日本的經濟現象比我們先進了六七十年，就現在而論，不但國家財政的力量，非我們所能及，便是人民生活的程度，和我們人民，尤其是鄉村人民，比較起來，其安定與向上，亦非我們所敢望，可是私人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凝成，其積重難返，與乎左支右絀之狀，已如上述，然則我們今日若能遵照 總理所定的民生主義，努力做去，發達國家資本，以從事大工業，保護私人資本，以從事中小工業，則軍需工業得和平工業的培養，可以暢遂發達，以完成國防之目的，和平工業得國防力量爲之保障，可以增高繼長，以達到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方針既定，路線既闢，邁步前進，決不至有『來不及』之慮的。

於此有須注意的，我們如果欲誠心誠意以實行 總理的民生主義，則有兩點不可不確實做到。

其一，全體國民必須本著埋頭苦幹之精神，努力節省，而以節省所得，貢獻國家，以爲建設資本之用，這是每一個先進國的人民，莫不如此，不如此也無由成爲先進國了。日本的經濟現狀，剛纔已略略說過，至於歐美，人民生活比較東方，更是繁榮，但是這些繁榮，由於生產發達之結果，其中雖有一部分的消費，用於私人享受，而比起對於國家的貢獻，其數量相差不止倍蓰，又如俄國，兩次五年計劃的成功，是人人所知的，但是兩次五年計劃的建設資本，從何而來呢？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投資，不下五百五億盧布，第二次五年計劃，更將在一千三百三十億盧布以上，論其積聚資本的方法，雖有種種，而其爲全體人民節衣縮食而來的，實爲最大宗，不但在消費方面，極力節約，移之以充建設資本之用，即在生產方面，亦極力講求增加勞動效率，以提高國家企業的利潤，使建設資本源源不斷，而且益益增加，我們如果只羨慕俄國兩次五年計劃之完成，而不能效法俄國政府人民之含辛忍苦，以謀國家資本之積聚，那麼，臨淵羨魚，有何用處。

其二，自中央政府以至各級機關，應該厲行廉潔制度，痛除貪汚之習染，如有違犯，必痛加懲治，如對於耕田之去害蟲，對於治病之去毒菌，一絲一毫，不能假借，此於政治已然，至於經濟，若建設國家資本，則許多大工業重工業，都由國家經營，貪汚的習染不能痛除，爲害之大，可使人民死無噍類，亦可使國家萬劫不復，所以我們不主張建設國家資本則已，如其主張，而不能肅清貪汚，則我們是藉民生主義以爲惡，永無可恕。做個譬喻，我們以服務之故，受國家的俸給，如吃母親的奶，不吃奶，不能生存，而母親將奶給孩子吃，雖然勞苦，無害於其健康生命，若貪汚則不是吃母親的奶，而是吃母親的血了，不止是吃一個母親的血，而且是吃天下母親的血了。外來侵略，固然可怕，但究是從外殺入來，國力不足，左支右絀，雖甚痛苦，非其本心，至於貪汚，卻是從內殺出，潰爛心腹，糜碎四肢，是自己忍心害理去做的，不是爲人所迫的。貪汚不能肅清，而主張建設國家資本，則我們是藉民生主義以行惡，永無可恕。

以上是從外交方面及經濟方面觀察現在中國之環境及其對象說幾句話，以爲救亡圖存整個計劃中之一點貢獻。

修正課程標準

高級中學教科書

科目	書名	冊數	審定情形	編輯人	實價（單位元）
公民	新編 復興公民課本	四	第一冊 審定	吳澤霖等	(1)社會問題 政治概要 .30 (2)經濟概要 .50 (3)法律大意 .40 (4)倫理大意 .25
體育	教師用 復興體育教本	三		王毅誠	(1).52(2).36 (3).44
國文	重編 復興國文課本	六	初審核定	何炳松 楊蔭深等	(1)(3)(4)各.44 (2).40(5(6)各.56
	重編 復興國文	六	初審核定	傅東華	(1).96(2)(4)各.88 (3).72(5)(6)各1.20
論理	修正標準適用 復興論理學	一	准予發行	吳士棟	.40
英語	新編 綜合英語課本	三	審定 中字2號執照	王學文 王學理	各.96
算學	重編 復興三角學	一	審定教字107號執照	李蕃	.52
	重編 三角術	一	審定 中字5號執照	趙修乾	.60
	新編 復興平面幾何學	一	初審核定	胡敦復等	1.00
	新編 復興立體幾何學	一	初審核定	胡敦復等	.40
	重編 復興幾何學	一	初審核定	陳嶽生等	.80
	重編 復興代數學 甲組	二	初審核定	虞明禮	(1)1.00(2).60
	新編 復興代數學 乙組	二	初審核定	榮方舟	各.45
	修正標準適用 復興解析幾何學	一	審定教字85號執照	徐任吾 仲子明	.64
	上冊重編 下冊新編 解析幾何	二	初審核定	段子燮 陳懷書	(1).55(2).65
生物學	重編 復興生物學	一	審定本仍在有效期內 重編本初審核定	陳楨	1.20
	重編 復興生物學實驗	一	審定教字104號執照	江棟成	.96
	重編 生物學實驗法	一	審定教字100號執照	龔禮賢等	.56
化學	修正標準適用 復興化學	二	審定 教字80號執照	鄭貞文	(1).80(2).88
	,, 復興化學實驗	一	審定 教字89號執照	王義珏等	1.12
	重編 復興化學實驗	一	審定 中字1號執照	趙廷炳	1.12
	重編 復興化學實驗教程	一	初審核定	鄭貞文 黃開繩	.80
物理	重編 復興物理學	二	審定 中字8號執照	周昌壽	(1).80(2)1.04
	重編 復興物理學實驗	一	初審核定	周昌壽	1.44
歷史	修正標準適用 復興本國史	二	審定 教字56號執照	呂思勉	各.80
	,, 復興外國史	二	審定 教字44號執照	何炳松	(1)1.52(2)1.20
地理	重編 復興本國地理	三	部送覆審	王成組	(1).65(2).40 (3).50
	重編 復興外國地理	二	部送覆審	蘇繼廎	(1).80(2).85
	重編 復興自然地理	一	審定 中字10號執照	王謨	.96
圖畫	復興圖畫	三		王濟遠	(1).96(2)1.00

多數均經**教育部審定**

商務印書館重新編



*B24(13)-26:9

中蘇不侵犯條約的回顧和前瞻

胡愈之

一 從廣田三原則到中蘇不侵犯條約

軍事的戰爭，有停止的時期，但是外交的戰爭，卻沒有一個時候停止的。

現在，遠東方面侵略勢力和反侵略勢力的戰爭，已開始在中國這一個地方爆發了。但是在這軍事的戰爭沒有爆發之前，外交的戰爭，卻早已經開始，而且一直沒有停止過。在這外交的戰爭中侵略國方面所採取的路線，就是所謂著名的廣田三原則，即：

(一)中國政府澈底拒絕反日；

(二)中日「滿」合作和華北特殊化；

(三)中日「滿」共同防共。

這廣田三原則的提出，對於中國和遠東和平，是一種有計畫性的威脅。此後經過有田、佐藤，以至廣田的重行登台，雖在形式上和手段上各有不同姿態，但在實質上始終以廣田三原則為其惟一外交目標。這三原則是侵略陣線在遠東的基準外交路線，和軍事的侵略，相輔而行，一方面在於奴化中國，一方面在於準備反蘇聯戰爭。

這侵略外交，馬上引起了遠東和平勢力的反響，一方面是中國國內統一的促成和抗日勢力的抬頭，另一方面蘇聯給與侵略外交以非常嚴厲的答覆。正像德國宣佈廢約以後，法蘇捷蘇等訂立不侵犯條約一樣，針對着「廣田三原則」，一九三六年三月的蒙蘇互助公約成立。蒙蘇互助公約中之最主要的規定，是雙方遇到第三者的侵略時，應立即採用共同防衛所必需的各種方法，包括軍事援助在內。這是明顯地告訴日本，要如日本胆敢對於蘇聯或外蒙實施侵略，雙方將予合力的回擊。同年三月一日史丹林在其對美國記者霍華德的談話中，也曾經這樣說過：如日本進攻外蒙古，則我們不得不加以援助，像一九二一年一樣。」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蘇聯給與遠東侵略外交的有力答覆。也就為了這個緣故，東西侵略主義者遂作進一步的勾結，日德同盟是正式成熟了，日意協定也接着訂立起來。

處在和平陣線跟侵略陣線的對峙中，中國所應該抉擇的路線，本來可以用不到任何疑問的，只是過去因為在日本帝國主義武力威脅之下，所以曾經徘徊了好多時。現在，中國的最後態度已經決定，它在軍事上對付侵略國的是武力抗戰，在外交上對付侵略國的則的遵照了孫中山先生的遺言「聯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鬪」。中蘇不侵犯條約的訂立，是中蘇兩國對廣田三原則的聯合答覆。從此，所謂中日

「滿」防共協定是再也生長不起來而「廣田三原則」是死滅了。

二 中蘇關係的演變

中蘇兩國是同樣愛好和平，同樣反對侵略，而且又是同樣遭遇了黷武主義者絕大的威脅。當然，中國所受到黷武主義者的禍害，是比蘇聯嚴重得多，中國不但是受威脅，且是已被慘酷的蹂躪。為了維護世界和平，為了爭取民族自由，中國是早該自動的接受蘇聯的友誼，自動的跟蘇聯攜起手來，共同為對抗侵略勢力而奮鬬。然而不幸，一直到這次訂約以前，兩國間的關係在表面上並不怎樣密切。這，我們大致可以歸結到下列幾個原因：（一）最主要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阻撓，他知道中蘇兩國的聯合，將成為世界和平勢力絕大的支柱，所以竭力加以離間和破壞；（二）英國等中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對於蘇聯是不諒解，對於中蘇聯合則抱不安，使中國多一種顧忌；（三）中國主觀上也應該負起很大的責任，因為中國自己在以前沒有表示抗戰的決心，遂使蘇聯也無從加以援手。

但是，自從全面抗戰開展以後，上述的三個原因是統統給推翻了：（一）中國當然可以不必再顧忌日本；（二）其他各國也另眼相看；（三）蘇聯覺得它對於中國的助力從此可以不會虛擲。因此中蘇訂立不侵犯條約的時期成熟了。

中華民族畢竟是覺醒了的民族，它已經為獨立自由而作英勇的抗戰，它也已經認清了誰是它真正的敵人和誰是它真正的友人。

三 中蘇不侵犯條約的積極意義

現在要討論到中蘇不侵犯條約的本身了。亡羊補牢，我們對於這個條約的訂立，覺得非常欣幸。約中共分四條：第一條否定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的方法及施行國家政策的工具，並相約彼此不作任何侵略行動，第二條約定對於侵略的第三國不作任何直接間接的協助，並不作對於締約國有何不利的行動，第三條規定不變更兩國以前所已經簽訂的任何雙面或多邊條約，第四條規定有效期間為五年，期滿得以延長之。

就表面上看來，這些條文的確有如一般人所說，完全屬於消極。可是，我們卻不能忽視它實質上積極的意義：第一，這是表徵了中國外交路線之新的姿態，從此，所謂防共協定的可能性是根本推翻了。也就是說，中國再也不會投入侵略陣線的圈套裏面，中國將以自主的獨立的外交政策，站在和平陣線上為維護世界和平而奮鬬。第二，這是中國抗戰之重要的收穫，又足以加強抗戰前途的勝利保證。我們已經結合真正的友人，我們將從這一方面取得精神的以至物質的助力，來對侵略者抗戰到底。第三，對於侵略的第三國不作任何直接間接的協助，這不論就相對以及絕對的說，都是減損敵人侵略力量而增強我們抗敵力量。如果大多數國家都能夠跟蘇聯一樣，對於侵略國不作任何直接間

接的（不受有形或無形）助力，則侵略國之由孤立而陷於崩潰，乃是必然的。

是的，也許有人會提起中東路問題和蒙蘇互助公約問題而認為中蘇關係還不夠圓滿。我們就來附帶的解釋一下吧。我們覺得中東路問題決不是在於中東路的本身，而在於中東路所在地的東北。中東路是賣給了偽滿，但偽滿就是東北，東北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只要能夠把東北的主權和領土收回，則附着於這裏的中東路，自然也就全歸我們所有了。要之，解決中東路問題的先題是解決東北，東北是我們的，中東路也是我們的，收回了東北，也就是收回了中東路，這是再也明白不過的事。

至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所簽訂的蒙蘇互助公約，更其用不到作任何不必要的疑問。記得同年四月八日蘇聯答覆中國抗議時，蘇聯政府明白地確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並尊重中國在外蒙領土內的主權。其次，這次中蘇不侵犯條約的第三條內，又規定並不變更兩國前所已經簽訂的任何條約，可見一九三四年五月中蘇北京協定中所列「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的主權」，乃仍屬有效。這樣，我們可以明瞭蒙蘇互助公約並沒有影響到中國在外蒙的領土和主權。相反的，我們認為實質上蒙蘇公約對於中國是有多重的利益。最主要的如：第一，中國和蘇聯現在還沒有訂立全面的互助公約，但卻可以通過蒙蘇互助公約而得到實際的援助，增強中國抗敵的力量。第二，在不變更外蒙領土主權的前提之下，蘇聯保障了外蒙的安全，」不僅外蒙可以高枕無憂，更因中國得將力量他移之故，增高外蒙以外之其他地方的禦侮力。這也可以說是蘇聯分擔了中國一部分的國防。外蒙跟蘇聯唇齒相依，蘇聯之替我們保衛外蒙，也所以保衛它在遠東的領域。

四　中蘇不侵犯條約的前途

上面我們已經說明了關於中蘇不侵犯條約幾點的積極性，但其實還不止這些，我們應該更進一步注意到這個條約的可能的前途，不限中國，不限中蘇兩國，不限遠東，而是具有廣汎的世界性。以下，就來分別的敍述吧。

（一）中蘇不侵犯條約第一個可能的前途是中蘇互助公約。老實說，在目前侵略主義者這樣猖狂的局面之下，光是抽象的不侵犯條約畢竟還不夠用。中國為使長期抗戰更有把握，最後勝利更有保障起見，實有要求蘇聯給與更大助力的必要。不僅是精神的，而且是物質的——經濟上以及軍事上。同時，中蘇利害相共，中國的安全也就是蘇聯的安全，所以蘇聯為他自身的利益，也應該用其實力來幫助中國。再則，蘇聯一旦必須要對付其西方的侵略國時，在東方找取中國的合作，也是非常之重要的。因此，中蘇互助公約乃是必不可省的東西。

從已往歐洲的例子看，我們更相信中蘇互助公約是有跟着訂立

的可能性的。以法蘇爲例吧：法蘇初於一九三三年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繼又因同受德國黷武主義者橫蠻的威脅，就於一九三五年復訂立了一個互助公約，規定締約國之一方受第三國攻擊時，他方應立即加以援助。我們希望這個開展會更快的同樣在中蘇間出現。

（二）中蘇不侵犯條約將成爲遠東集體安全制度的前奏曲。美國參加遠東集體安全，大致可不成問題，我們相信英國上了日本這許多次數當，一定也已經警醒過來，而感到聯合制裁侵略國的必要。澳大利亞首相萊昂斯前所提出的太平洋不侵犯公約，不僅是爲了澳洲自身的安全，也於整個大英帝國的安全有關，英國要想維持其在遠東的利益，只有建立起遠東集體安全制以後纔有可能。

是的，中蘇兩大國是遠東的支柱，中蘇合作保障遠東的安全已經很大，然而光以兩國的力量畢竟還不夠，要眞正遏止遠東侵略國的毒焰，必須由在遠東有利害關係的各國——中、蘇、英、美、法等建立廣汎的連繫才能奏效，所以多方面的遠東集體安全公約是必不可少的。

（三）中蘇不侵犯條約最後且是具有世界性的。我們就以蘇聯做出發點來說吧，前面已經提明過，中蘇密切合作可以減輕蘇聯對於東面的顧忌，從而它將得以較多的力量用到西面去，使西面侵略主義者——德國有所驚惕，也許可能暫時壓止德國的蠻動，而有利於歐洲的和平，縱使蘇聯仍舊免不了受德國的攻擊，但卻易於在短時期內把它擊退。同時，通過中蘇、法蘇、捷蘇等連環的不侵犯條約和互助公約，也就成爲歐亞兩大洲的連環安全保障而遠東集體安全制的建立，更是整個世界和平的保障。

我們相信一切愛護和平的國家，對於中蘇不侵犯條約不僅是同情而且贊助，不僅是贊助而且願意把它擴大和強化。

但最後我們還必須提出一點：站在制裁侵略國的最前線是中國，所以重要關鍵還是在於中國的抗戰，中國抗戰愈堅決，有利於中國的局面也就愈容易展開。

全國戰時財政動員的估計

魏友棐

一 前言

從九一八以來，全面抗戰的序幕，到了現在是逐漸展開了。這其間，學者們集中在戰時財政的問題上，也曾發表了許多論文，討論中國將怎樣應付難關。就已讀到的諸家論文上，大體是檢討中國在戰時可走之路，不外是(一)增稅，(二)增債，(三)增發紙幣；再從這三條路上檢討應該走或可能走的是那一條；其觀察的起點是將來的。但到了現在，英勇的南北方戰事已先後勃發了，因此本文想比較從實地上來估計中國的戰事財政動員。

要實地上來估計戰費，以及一切國力，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爲(一)軍隊的人數，軍費的實支，事關國防，無從得到準確的統計。(二)戰爭期的消耗究屬若干，不但我們不是軍事專家，就是軍事專家，不在開始以後，恐亦難有精當的估計。(三)我國財政收支報告，極難得作事實的依據。(四)國內統計資料不發達，有許多地方根本沒有統計。有這許多困難，我們估計的難以迫近事實，乃是無可避免之事。這裏將可收入的，估計最少數，應支出的估計可能的最大數，或者可以較近實際。

所謂戰時財政，不僅是收支適合而已，實際上應該是戰力。因此，這裏想加以檢討的，爲(一)戰時的財政支出應該增加若干，收入可能減少若干；(二)有多少力量可以徵發；(三)增稅，增債與增發紙幣的可能性。

二 抗戰費用的估計

學者們對於我國的現在財政批評，可以說，是一致地悲觀的。最顯著的是主要收入倚重於關，鹽，統等消費稅，這許多消費稅負擔公平與否，及戰時是否動搖，固不必說，卽在平時因意外事故，如走私或國內購買力減少等情影響稅收，也會使全盤動搖。其在支出方面，則百分之七十以上爲軍務費與債務費，對於國民經濟上毫無益處。爲了收支的不合理，預算就無從維持平衡，其惟一的方法則爲舉債。舉債是將來收入的預支，又是來年債務費的張本，從此陳陳相因，要是沒有整個的革新計劃，則前途是只有悲觀的。

在戰時，軍費的支出當然加大，而消費稅的收入因人民消費力量的減退，會當然減少。這時在不變狀態下，財政赤字會必然地脹大。如何彌補赤字，不減削對外作戰力量，這便是這裏想加以估計的可以徵發的全國財力與物力。

我國對外作戰應該增大多少戰費？據侯樹彤先生根據歐戰的經驗推算說，三十萬萬元的戰費，可以維持到一年以上。如果所估近似，則每月的戰費應爲三萬萬元相近，而每日的戰費應爲一千萬元。我們再來查歐洲大戰所消耗的戰費據博加德（Bogart: War Costs and their Financing）氏估計，歐戰延續到一千五百多日，雙方動員到六千五百萬人，共耗戰費二〇八、三〇五百萬美金，計每日平均戰費爲一三四百萬美金，而每人每日所耗爲二·〇六五美金，以國幣三元合美金一元計算，計每人每日消耗爲國幣六元二角。再查軍隊人數，我國海空兩軍不居重要地位，陸軍人數爲世界第一位，據同盟社國際經濟週報根據英文中國年刊統計，爲二百三十八萬人，支那要覽統計爲二百二三十萬人，日陸軍少將宇山熊太郎估計爲二百萬人。茲折衷爲二百三十萬人，假定在戰時人數不加，而戰費與歐戰相等，（我國軍隊給養不及外國之優，現代戰時消耗應較歐戰時爲大，現姑不加不減。）則每日的戰費應爲一千四百萬元，每月爲四萬二千萬元，比侯氏所估稍高。

又據張一凡先生的估計：「我國陸軍的月薪平均約計十四元弱，（實際最好的不過八元低的只有四五元）則每人每日只需四角七分。又根據日俄戰爭時，日兵在戰時費用比平時增大三倍來說，則每人每日所需的戰費應爲一元四角一分。」準此例，則在戰時，若動員二百三十萬人，則每日費用爲三百二十四萬元，每月費用爲九千七百二十九萬元。這一個數目，恐失之過低，因爲現代戰爭的消耗，不能跟日俄戰爭相比。張氏又引證歐戰時俄德法英四國動員人數，較平時增加四·四二倍，以爲中國戰時動員人數也將增到此數，這一層似乎又失之過高。因爲我國常備軍隊本已很多，在最近以前，差不多年年在動員之中，似乎與歐戰各國不同，現在假定連消耗在內，照現有人數再增加一倍，則每月的消耗應爲二萬萬元弱。

再根據近日報載，自滬戰開始後，日本將在議會要求增加對華作戰費用爲二十萬萬日元，假定這是一年的費用，則每月的戰費，當也在二萬萬元左右，若爲半年費用，則每月所耗應爲三萬萬元左右。

折衷各方的估計，我們假定在抗戰中將增加每月三萬萬元的軍費。事實上在抗戰初期動員人少，要不了這許多，後期動員人多，一定會逐漸擴大，上面是一個假定的平均數。

三　可徵發國力估計

戰爭中所需要的三M，（man, money, muniton）我國不感缺乏的是 man（人），最感缺乏的是 muniton（軍器）而唯一補救之道，則爲 money（金錢）。這裏所說的金錢，卽用以向外購買軍器的金錢，應該不是紙幣而是現金。因此，我們不但要籌劃戰費，同時要估量有多少力量可以支持購買軍火及原料。現金及準現金可以償付外國債務者爲：（一）生金銀及製品；（二）外幣及外幣債權；（三）海外投資。

我國有多少存金與存銀呢？這一個問題從來沒有精確的估計。在

白銀風潮時，耿愛德氏估計全國存銀有三十萬萬元，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估計有二十二萬萬元又根據馮柳堂先生中國金銀尙有幾何一文內計算計從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到民國二十四年第一季爲止，四十六年中白銀淨入超額爲一、〇四一、八二九千元。如果國內向來並無存銀，截至那時止，國內存銀至少當爲十萬萬元。若綜合各方估計，至少當有十五萬萬元。（據銀行界王伯元先生從滇邊回來談話，猺民每人身上的銀飾就有六百兩之鉅。）

這十萬萬元以上的白銀，保留於政府手中者，至少已有三萬萬五千萬元，我們試引本年六月份爲止的各行現金準備額爲例：

行名	現金準備額
中央	二四三、五五八
又 關金戶	九一八
中國	三一五、二二七
交通	一九一、八四一
農民	一六五、八九二
合計	九一七、四三六

上面九萬萬元的現金準備，依照我國現行準備制度，裏面包括白銀，生金，以及外匯；但白銀至少當佔發行總額之百分之二十五。再查那時的發行總額爲十四萬萬元，則是時的白銀準備額至少應爲三萬五千萬元。關金的準備尙不在內，銀樓的飾銀也不在內。

再來估計國內的存金。我國黃金歷年是出超的，幣制改革後則間有入超。要確定國內存金數量，實在無從依據。現在就舉耿愛德氏金融雜記所引述某時期上海的標金存量爲四萬條。假定一條標金作價一千元，則上海存金就有四千萬元。再則我國黃金尙未集中，散在民間的飾物極多，婚姻禮物，又多以黃金爲大宗。我國人民農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今以總人口四萬五千萬計，農民以外人口，應爲九千萬人，如果九千萬人每人有黃金飾物一錢，則全國金飾當有黃金九百萬兩，合九萬萬元。

再來估計民間的外幣與外幣證券。國人擁有外幣若干，無從知道，據侯樹彤氏所得報告，自幣制改革後的逃亡資本不下二三萬萬元。又據滬戰發動時的銀行方面傳說，外匯逃亡的數字自七千萬到一萬萬元。至於外幣證券部份，雖也無從估計，但就實地調查結果，四行儲蓄會的二十四年終營業報告中，置有有價證券三五、一八四千元，其中外幣證券佔百分之四十五，計爲一五、八三三千元；上海銀行同期報告中，有價證券購置總額六六三二元，其中外幣證券佔百分之八，計爲五三三一千元；又上海某大錢莊所購置的有價證券六十萬元中，外幣佔二十三萬元，其所佔地位爲百分之三十八。在這裏我們可以明瞭外幣證券在我國金融市場中的重要地位。再查全國重要銀行的有價證券保有總額，在二十四年底據金城銀行的調查，爲五九六、四九五千元，其中大部當爲內國公債，現在若約計，其中外幣證券所佔的地位統爲百分之二十，則是項外幣證券總額有一萬二千萬元之多。此外錢莊，私人，及非重

要的城鄉銀行尚不計及在內，若合估此項數目，至少當有二萬萬元。

至於我國的海外投資雖不能說沒有，可以說極少極少到如何數目，也無從估計，但是每年華僑從海外的匯款，可以說是我國的準投資收入。每年華僑的匯款數字，據吳承禧氏最近五年華僑匯款的一個估計一文內所計算計從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此五年中，最高匯款額爲一九三一年之四二一、二〇〇千元，最少爲一九三四年之二三二、八〇〇千元，五年平均數爲三一九、八四〇千元，所以我國可以徵發的海外款項可靠收入，至少爲三萬萬元以上，可徵發的財產尚不在內。

只就上面所估的財力而論，計白銀十五萬萬元，黃金十萬萬元，外幣與外幣證券五萬萬元，海外逐年收入三萬萬元，已有三十三萬萬元，這個數目，足可維持全面抗戰費用一年以上。如果戰事先從局部逐漸擴至全國，照今日華北與上海動員數目，則以動員人數比例計算，又何止可維持一年與二年以上！

上面可徵發的財力與物力，我的主張是集中生金銀與外幣，由政府用一種特種證劵來收買，此項特種證劵，票面以生金銀爲單位，於戰時終了後得憑證劵向政府收回原價。如此，可免於通貨膨脹。如果願意獻給國家，或由中央銀行用法幣交換，那自然也可以。

用法幣準備金來劃作戰事用途，恐怕將引起全國的駭怪，其實只要通貨管理適當，準備有無，是沒有影響的，就照今日的我國法幣準備情形，現金準備何嘗全是存在國內的呢？

四　如何調達戰時財政

上面把我國可以徵發的力量，已可以支持長期全面抗戰，則戰費的特殊支出，即可以此項力量應付。實際上我國鉅額軍隊的給養，爲經常性的，決不能跟各國戰時與平時相差的比例來計算。

至於戰時財政的調達，這裏先來估計舊有收入有多少萎縮可能，而支出有多少增加可能，以及有什麼新的開源方法。

舊有收入第一位是關稅，在本年十萬萬元的預算總收入中，爲三萬四千萬元，佔百分之三七，戰時，關稅的收入因了進口貨的減少，甚至可以全部粉碎。第二位是鹽稅，佔百分之二三，計二萬三千萬元，要是產鹽區不全部破壞，應該有適當維持可能。第三位的統稅，是對商品的消費抽稅的，爲一萬七千萬元，佔總收入百分之十八，戰時國民消費力減少，部份工廠不能開業，當然也有減少可能。此外比較重要的稅收，爲國有事業收入二千三百萬元，所得稅收入二千五百萬元，以及菸酒稅二千萬元。假定各項次要稅收仍可維持原來預算，則已有百分之六十的收入是動搖了。所以照全部預算十萬萬元收入而論，可把握的至多不過四萬萬元。

至於支出方面的，在本年預算中第一位是軍務費，計三萬六千萬元，佔百分之三九；第二位是債務費三萬二千萬元，佔百分之三二，兩者總和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此外比較重要的有建設專款七千萬元，佔百

分之七，餘下則多是政務費的支出。就大體上說來，有百分之九十是不生產的支出。在戰事開始後，軍務費既有超特的增加，而收入又有超特的減下，我們將怎樣調遣下去呢？

這裏我們的解答是：財政收入的減少是事實，但支出方面，全部預算十萬萬元中，若把軍務費除開不算，則僅有六萬四千萬元左右的必須支出，此六萬四千萬元，債務費卽估了一半，餘下必須支出不過三萬二千萬元。再查今日的我國所負債務，計內債部份本息約有二十萬萬元，外債約有二十五萬萬元，假若上面債務，在戰時本息停付，則此項三萬二千萬元的債務費就可以全數省下來。如果內外債只付息而不還本，以年息六厘計，每年僅須付息二萬七千萬元；以四厘計，每年僅須支付一萬八千元；若內債停止還本付息，而外債以四厘付息，則僅須一萬萬元已足。因此，若將全部預算中的軍務費與債務費剔開不計，則全部預算中僅須支付各項支出爲三萬二千萬元。如果再加減付後的債務費一萬萬至二萬萬元，也不過四五萬萬元，尙有力量可以支付。

那末，我們剔開不算的軍務費怎樣支付呢？特殊的支出，我們可以下列方法應付之，應付當然不足，則儘量可以上面所估計的可徵發力量來充數。

(一)加征舊稅　舊稅可以加征的爲所得稅。所得稅在前一二年預算內不過列入五百萬元，但是據上海所得稅辦事處報告，本年一二兩月就達三百六十萬，這一個數目，在開征未近一年的今日，可以說是最低數。戰時人民的所得，雖要部份受到影響，但現在所得稅行之尙未普遍，則殊爲事實。如果用累進方法加重稅率，逆料在最近將來可以超出預算。此外可以加征的有郵費，電報費，及菸酒稅，印花稅。全年郵費收入據二十二年報告約爲三千餘萬元，假定增加一倍，當可增收一千萬元。菸酒稅原來預算二千萬元，假定增加一倍，雖因消費的減少，至少當可增收五百萬元。印花稅原來爲一千萬元，加征後當可維持原數。

(二)開征新稅　可開征的新稅，有遺產稅。遺產稅在預算中所列爲二百萬元，開征以後，若以前此開征所得稅爲例，當亦可收得五百萬元以上。若仿照各國戰時稅源，尙有財產特捐，戰時獲利稅等。此項稅制的成立，戰事平後，卽可以爲從間接稅到直接稅的途徑。

(三)舉債　我主張的舉債辦法，爲一種短期小額的公債，可以任國民力量購取，卽現在已經實行的救國公債五萬萬元是。此項公債，可依全國存款數字而發出。據金城銀行的報告，二十四年底的全國存款爲三十四萬萬元，若將全國各處存額計算在內，現在至少當有四十至五十萬萬元。此項存款每年有新的利子生出。如果每年照存額徵發十分之一，就有四五萬萬元。照救國公債發行的經驗，不到半個月，華僑就認去了一半，中國銀行及所屬機關就認二千萬元，此外各機關以及個人照收入按成繳捐的，更不計其數。以此類推，則在開戰第一年內，如果徵發二期五萬萬元的救國公債，恐也並非難事。此外還可以在國外金融市場發行公債，來增加抗戰力量。

（四）發鈔　一般人最躭心的是戰時的增發紙幣，以爲將引起通貨膨脹。其實戰時籌碼需要增加，乃爲必有之事，上海開戰後，市面流通鈔幣不足，便是一例，若能夠依需要增加數量來增發紙幣，是決不會步戰時德國的後塵的。但有限制的通貨膨脹，究屬難能，因將此法置之最後。

把上面所舉的增加收入方法，來應付長期的抗戰，當然是不夠的。可是我們在上面不是說明還有許多可徵發的國力存在嗎？特殊支出，以特殊的徵發作後防，是很適當的辦法。

而且，在預算中經常支出方面還有許多支出可以減少，例如政務費，財務費，以及黨務費等，在戰時都可以有適當的節約。這樣，軍費以外的經常財政，是不會生問題的。

我國財政的病，是後天的，不是先天的。因爲這一次抗戰是全民族爭生死的關頭，所以全民一定會動員所有力量來擁護國家。又因爲戰時加重了財政上的威脅，使財政制度不能不用革命手段來另闢生路，在戰時財政調達任務完成之後，也就是我國財政革新的完成的日期到了。這便是我們對我們戰時財政樂觀所在，也就是對這一次抗戰的樂觀所在。

九月二日，炮聲中，上海。

家庭防禦毒氣藥劑

防禦毒氣爲戰時常識之一種。最有效之防毒器具，當然爲防毒面具，然以國民經濟力之薄弱，不易使人人能購置，於是家庭防毒藥劑尙矣。本文所述藥劑，分甲乙兩種，於必要時混合使用。茲將甲乙兩種溶液，所含藥品及重量，開列如左：

甲溶液

育脫賓	Urotropine	三九克
炭酸鈉	Sodium Carbonate	二一·八克
醋酸鈉	Sodium Acetate	二七克
甘油	Glycerine	三七·五克
清水	加入適當量水使藥品合成稀薄爲度	

乙溶液

苛性鈉	Sodium hydroxide	三·一克
甘油	Glycerine	一〇·〇克
蓖麻子油	Castor Oil	一七〇·〇克
酒精	Alcohol	八一·〇克

取紗布按口鼻大小，疊二十層，浸潤於甲溶液。復取紗布二十層，浸潤於乙溶液，分別取出，合成四十層，中隔棉花一層，以吸濾煙霧。上法對於防禦酸性毒氣爲最有效，而現時毒氣種類亦以酸性居多，故在未購置防毒面具前，自可置備此種藥劑，以作萬一準備。又一般軍用毒氣，比重較空氣爲重，故居卑不如登高，居風向之下方者不如趨上風；臨時倉皇不如保持鎭靜；以免肺部多吸入毒氣。至遇糜爛性之毒氣，可擦抹藥製油脂於週身，以資隔離。至催淚性毒氣，並無劇毒，如感目部刺痛，速帶嚴密風鏡，亦可減少痛苦。

日本戰費論

古占

一　戰費與戰爭的關係

普通所謂戰費，有廣狹兩種意義：狹義的戰費，是政府因戰爭而直接支出的經費。廣義的戰費，則除這直接支出的經費之外，還包括因戰爭而引起的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及社會生產力的減退等。狹義的戰費，容易得到正確的統計；反之，廣義的戰費，則計算非常困難，尤其是人民生命的死傷，國家領土的損失，天然資源的破壞，勞動力的減少，及生活程度的降低等等，想獲得正確的統計，事實上殆不可能。因為這種關係，所以本文所謂戰費，自然只限於狹義的戰費，即指政府因戰爭而直接支出的經費。

今日的戰爭，一方面從其規模的偉大，動員範圍的廣汎看來，可說是全民戰爭。他方面，從其需要物力的衆多，與糜費的浩大看來，又可說是經濟戰爭。原來戰爭的最高目標，在求最後的勝利。而戰爭的勝敗如何，固視全國上下，能否敵愾同仇；前方的將士，是否用命；與有無為國犧牲的精神而定。然他方給養被服的供給，是否充足；軍火物質的接濟，是否充實；亦有異常密切的關係。

在現代國家，其平時的軍備，固由政府以巨額的軍事費，為之施設；即戰時的軍需，不拘一槍一彈，一鞋一帽，其所需代價，亦有賴於政府的戰費，為之負擔。至戰費的多寡，則視戰爭的規模，與戰爭的時期而定。戰爭的規模愈大，則所需的戰費愈鉅；戰爭的時期愈久，則所耗的戰費愈多。然負擔戰費的財力，有一定的限度，故戰時動員的規模，自不能無限的擴張，戰爭的時期，亦不能無限的延長。

今日未有戰費未備，而能言戰爭者；亦未有戰費不足，財力薄弱，而能言戰勝者。今日不論任何國家，如不言戰爭則已，如欲言戰爭，則必須籌措戰費，與講求戰費的充實。蓋戰費充實，則其給養被服的供給，可以充足；軍火及一切物質的接濟，可以充實。隨而戰爭勝利的左券，必愈有操得的希望。

最近中日兩國，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險惡的空氣，日甚一日。日本政府雖一再聲稱，不欲擴大事態，而願以外交手段，謀和平的解決。然他方面，則由國內及朝鮮，徵調大批援軍，遣來我國，以增厚侵略的兵力。攻占平津，進窺津浦平漢平綏各路，大有一舉而囊括華北的形勢。我國至此，亦以犧牲已至最後關頭，非發動全國的實力，起而抗戰，將無以保持民族的生存。於是以十三日上海戰事的爆發為楔機，兩國的全面戰爭，乃展開於東亞大陸了。

中日兩國的戰爭，在我國的立場看來，不消說是民族的「圖存戰爭。」但從另一方面看來，亦即是日本爲推行其大陸政策的「侵略戰爭。」其規模的偉大固無待論；而其需要戰費的衆多，也是可以想像的。

今日評論中日戰爭的人，無不謂我國應採取「擴大」與「持久」的戰法。認爲戰爭的規模如擴大，戰爭的時期若持久，則日本所需的戰費必鉅，而日本的財政勢將無法支持，而結局歸於失敗。誠然，戰費乃戰爭勝敗的決定因素，如戰費無法負擔，則戰爭亦自難取勝。故從日本的財政着眼，以論斷日本與我戰爭的勝敗。實有其充分的理論根據。然則日本對於「擴大」與「持久」戰爭，果然是沒有負擔戰費的財力嗎？這個問題，是決定日本勝敗，亦即決定我國勝敗的重要問題，爲留心中日戰爭的人所不得不加以檢討的。

以下，且就管見所及，將日本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其籌措戰費的情形，及其籌措戰費的方法；加以簡略的敍述，然後再就日本財政經濟各方面的狀態，加以若干的考察，以推究日本對於「擴大」與「持久」戰爭，有沒有負擔戰費的能力，以供留心未來中日大戰者的參考。

二　日本籌措戰費的方法及其特徵

日本平時國家經費的主要財源，大體上是租稅，專賣及國營事業與公債。故其戰時國家戰費的主要財源，自亦不外乎此。然戰時國家所需的戰費已鉅，其財源自不得加以不擴張或開拓，以資籌措。前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財政部長赫弗立曾經說過這句話：現代戰時財政的籌措方法，實際上不外第一、公債的發行，第二、銀行券及紙幣印刷機械的使用，第三、經費的撙節及戰時稅的賦課。其中第二條的意味，是指發行不兌換紙幣與通貨膨脹而言；但事實上，這種方法的異常危險，在大戰後的德法兩國，已飽嘗嚴格的教訓，非至萬不得已，多不出此。而一般認爲最妥善的辦法，實莫過於增加租稅，其次則發行公債兩種。

日本自蘆溝橋事件與我國作局部戰爭以來，其所需的戰費，曾由本年度第二預備金中支出一千二十萬元。其次又成立第一號追加預算九千六百八十萬元。迨至八月初旬，又由議會通過第四號追加預算四億一千萬元。這兩號追加預算，共計五億二千七百萬元。其金額的分配，以陸軍省爲最多，即：陸軍省三億元、海軍省一億元、外務省五百萬元、大藏省三百三十萬元（公債費。）

日本對這五億餘元的巨額戰費，不得不求之於平時的主要財源，自不待論。然專賣及國營事業，其擴張與增收，非一時可致。故不得不採取其他的籌措方法：增加租稅，發行公債。

第一、增加租稅　在這五億餘元的戰費中，增加租稅的金額爲一億零二百萬元。其增徵租稅的名稱，叫做華北事變特別稅。這特別稅包含左列五種：

（一）所得特別稅

（二）臨時利得特別稅

(三)公司紅利特別稅

(四)公債及公司債利息特別稅

(五)物品特別稅

第二、發行公債　爲籌措華北事變所需的戰費，先後發行公債，共達兩次：第一次九千六百萬元，第二次三億八百萬元，共計總額達四億四百萬元；占全部戰費總額中的五分之四。

由此看來，我們對於日本的籌措戰費，很可以指出幾個特點：

第一、大部分限於增徵直接稅　這次增徵的特別稅，一共五種。其中有四種——所得特別稅、臨時利得特別稅、公司紅利特別稅、公債及公司債利息特別稅，性質上都是直接稅。其中除物品特別稅以外，幾乎未增徵間接稅。故這次的增稅，似乎可說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增稅，而不是廣汎的大衆課稅。爲什麼如此呢？這歸納起來有兩個原因：

(一)想避免大衆的反感　原來大部分的日本國民，對於日本軍人的窮兵黷武發動侵華戰爭，是一向不表同情的。倘爲了籌措這侵華戰爭的戰費，而實行大衆課稅，使大衆更直接感受戰爭的痛苦，勢必至引起大衆的反感，起而反對戰爭。

(二)日本間接稅不適應做戰時稅　這次的增稅，所以沒有增徵間接稅。大部分由於日本的間接稅缺乏彈性，不能隨時代與需要而增加收入。且戰費的金額已鉅，間接稅益難作有效的財源。

第二、同時用增稅與募債的方法　前次世界大戰時間，德國的籌措戰費，幾完全用發行公債的方法。直至大戰開始後的第三年——一九一六年，纔企圖增稅。英國則不然，她自始卽用增稅的方法，直至開戰後第二年——一九一五年三月，纔發行第一回軍事公債。反之，現在日本則全面戰爭尚未開始，卽同時併用增稅與發行公債的方法。雙管齊下，力籌戰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特點，而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三、置重於發行公債　這次日本的籌措戰費，雖然併用着增稅與發行公債的方法。但增稅的金額，不過一億零二百萬元，僅及於全額的五分之一。而發行公債的金額，則達四億四百萬元，實占全額的五分之四。從這種比率上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日本的籌措戰費，是非常置重於發行公債的。

同時，從這一點看來，我們更可以知道：日本的籌措戰費，有一個顯著的方向。卽日本在開戰之初，其戰費已大部仰給於公債，則將來戰爭延長，自亦必然如此；甚至於完全惟公債是賴。不過這也無怪其然，因爲日本平時的財政狀態，已有非特公債，勢不能度過難關的趨向。

三　日本籌措戰費的困難

日本近年來財政狀態的日趨惡化，是世人周知的事實。尤其自一九三一年東北事變以來，年年非發行鉅額的公債，不足以保持國家財政的平衡。所謂赤字財政、赤字公債已成爲司空見慣的現象。益以去年十二月以來，物價暴騰，罷工運動隨處蔓延，通貨膨脹的趨勢，更不知底

止。在這種財政、經濟、社會、不安的狀態之下，日本要編成平時預算，已感十分困難，何況籌措巨額的戰費？然而歸納起來日本籌措戰費的困難，其主要原因，不外下面數種：

第一、平時財政的困難　日本的平時財政，已如上述，近年來陷於異常困難的狀態，故其戰時財政，自不得不受其影響，而更形不易。近年來日本平時財政的困難，其主要原因，實爲軍事費的急激膨脹。這軍事費的急激膨脹，一方面使國家的預算急激膨脹，他方面使國家的收入，不能與支出相應，而致國家財政的收支，無法保持均衡，而年年現出巨大的赤字。我們要知道軍事費膨脹的情形，只看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度以降，日本總預算與軍事費的比率，便可以瞭然。

日本總預算與軍事費的比率

	總經費（一般會計）	國防費	比率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七、九○四千元	四○五、七九九千元	二七%
一九三二年	一、七八○、四○八	六二一、一五○	三五%
一九三三年	二、一二九、三三九	八五一、四五二	四○%
一九三四年	二、一四二、五二八	九三七、六七九	四四%
一九三五年	二、一九三、四一四	一、○二一、六四○	四七%
一九三六年	二、三一一、五一七	一、○六○、一四八	四六%
一九三七年	二、八七○、○○○	一、四一一、○○○	四九%

我們由上表看來，可知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國家總預算與軍

事費，逐年急增。尤以本年度預算，較之一九三一年度，不過六年之間，幾乎增加了兩倍。而本年度軍事費，亦自一九三一年的四億五千七百九十九萬元，增至十四億一千一百萬元，七年之間，增加了三倍有餘。且其對於總預算的比率，更自百分之二七，急增至百分之四九，幾乎占總國費的半數。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的財政狀態，安得不日趨惡化？隨而籌措戰費，又安得不感困難？

第二、公債累積的過鉅　公債在國家平時，是財政上平衡收支的惟一武器。如國家信用良好，不論需如何的巨款，無不立時可致。故在國家戰時，這種公債，亦爲財政上籌措戰費的主要財源。然日本自近年以來，因國家預算的膨脹，不得不年年發行巨額的公債（往往幾乎占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塡補歲入的不足。致最近赤字公債，有急發急增的趨勢，而駸駸乎超過了一百億元的龐大數額。茲將一九三一年度以降，日本國債增加的狀勢，表示如下：

日本國債增加的狀勢

一九三一年	六、○○二、八○五千元
一九三二年	六、五四八、七五○
一九三三年	七、八二一、二七一
一九三四年	八、六五○、九一一
一九三五年	九、五八○、八九一

我們從上表看來，可知日本的國債總額，在一九三一年，尤不過六

十億元。以後逐年激增，到一九三五年末，已增至將近一百億元。從這激增的傾向看來，恐不出二三年後，有增至兩倍——一百二十億元的可能。這日本國債的巨額累積，一方面吸收了國民的大部資金，而減少了投於其他事業的餘資；他方面降低了政府的信用，使公債的價格低落，想增發新債，益發不易。隨而戰時公債的發行，自亦必增加阻礙。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費籌措戰費安得不感困難？

第三、租稅彈性的薄弱　日本國家財政的歲入，以租稅為主要的中心。在一九三五年度歲入預算經常部的總額，十三億三千五百萬元中，租稅收入占八億二千八百萬元——經常歲入的六成。租稅在日本財政上已是主要的財源，則戰時增徵租稅，照理應是籌措戰費的良好辦法。但事實上，日本租稅的彈力性，甚為薄弱，遠不能隨時代需要而增加收入。這次日本籌措的五億餘元戰費中，發行公債達四億四百萬元，而增加租稅僅一億零二百萬元，反占五分之一的少額。這一件事實，卽日本租稅彈力性薄弱，不足為戰時良好財源的明證。其詳細之點，且待下節再述，然而我們於此，可知日本的籌措戰費，確是有相當困難處的。

第四、國民對當局政策的不同情　凡國家的政策，想有效而徹底施行，必須先得國民的同情與支持，然後纔能收得預期的效果。然今日日本對我的武力侵略政策，只是軍部少數少壯軍人的魯莽行為，而決非出於日本國民全體的意志。故上面已經說過，日本大部分國民對此，殊不表示同情，而予政府以積極的支持與援助。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籌措戰費，必將更感困難，自是可想而知了。

四　日本戰費與國民擔稅力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日本平時國家經費的主要財源，大體上是租稅、專賣、國營事業與公債。故其戰時國家戰費的主要財源，要亦不外乎此。卽就事實而論，日本自蘆溝橋事變，戰端開展以來，其所需戰費，卽首先求之於租稅與公債。然而我們在第三節中，對於日本籌措戰費的困難，卽已加以指摘；並舉出其困難的原因：如平時財政的困難，公債累積的過鉅，與租稅彈性的薄弱等。惟關於公債與租稅二者，不過僅陳其大概，而語焉不詳。但我們知道，這兩者與日本的戰費問題，有異常密切的關係。捨此兩者而不談，則於日本戰費的問題，必將無由理解。蓋日本要擴張專賣及國營事業，以統籌戰費，實非短時可辦。且其金額亦有一定的限度，決不能應此巨大的急需。而其今後的一切戰費，勢不得不惟公債與租稅是賴。故我們對這租稅與公債二者，必須更進一步，作比較縝密的觀察，然後對於日本戰費之論究，方不致掛一漏萬，而缺少事實的根據。

關於公債方面，且讓下節再述，現在且先就租稅方面來加以考察：

我們在上面說到日本租稅的時候，卽首先指摘其彈性的薄弱。原來日本租稅的收入，就一九三五年度的歲入預算而言，雖占經常部總額的六成。但國民的租稅負擔力，已達於可能負擔的限界，而有不勝負

擔之苦的情勢。原來國民擔稅力的大小，以國民所得的多寡爲正比例；而租稅負擔的重輕，又以租稅與所得比率的高低爲正比例。然如所得額多，則比率雖高，其負擔反往往相對的減輕。如所得額少，則比率雖低，其負擔卻往往相對的加重。

然則今日日本國民所得的總額，共有幾何？依昭和五年度的統計，則總額爲一百零六億元，其中的官公所得爲四億元。其所負擔的租稅，如加入印花稅及專賣益金計之，約達十一億元。若再加上地方稅六億元，則日本國民的租稅負擔，年達十七億元，占國民所得的一成五分。比較英國的二成一分，法國的二成五分，德國的一成九分，日本國民的租稅負擔，似乎可說是很輕。然英法德諸國，因參加世界大戰的關係，有國債與恩給的重大負擔，故僅以其比率作比較，殊不能言其正確。而且美國國民的租稅負擔，遠較日本爲輕，而不過一成三分而已。況上面已經說過，國民所得的多寡，有異常重要的關係。依日本的舊平價，與英、法、德、美各國比較起來；日本平均一人的所得額，僅一百六十五元，英國則達八百七十三元，法國四百五十二元、德國五百一十五元，美國一千一百五十五元，遠較日本爲多。故表面上，日本租稅與所得的比率雖輕，但事實上，其國民的租稅負擔實重。

今更就所得稅言；所得稅本是最有彈性的良稅，往往在戰爭時期，如英國之在世界大戰期間，可作爲國家戰費的重要財源。然現在日本每年有一千二百元以上的所得者，其收入金額，尤不過二十億七千萬元，縱加進法人所得中應分配於個人的金額一億八千萬元，及第二種所得三億元，亦不出二十五億元。這個數目，是日本有實力負擔租稅的階級之所得總額。日本中產以上的階級，已負擔相當的租稅；同時每年有一千二百元以下所得的階級，也可說已達其擔稅的能力。又日本有所得在一萬元以上者，其所得總額共五億九千六百萬元，有所得在五萬元以上者，其所得總額亦不過一億二千萬元。增徵所得稅，能不能應付戰費的急需，自是不問可知了。

至於酒稅及其他消費稅，則現在所課的稅率，已達於相當的高度，要就這些消費稅來籌多額的戰費，也勢不可能。因爲濫增稅率，結果消費量必致銳減，預期的收入，反未必增加。甚至竟釀成國民經濟的萎縮，也未可知。

說到這裏，我們如將上面的敍述，再歸納起來，可得到下面幾件顯著的重要事實：

第一、日本最有擔稅能力的資產階級，其所擔總額亦不爲多。

第二、日本一般國民的所得少，隨而租稅的負擔力低。

第三、日本一般國民的租稅負擔重，且已達於擔稅力的限界。

明乎此，則這次五億餘元的戰費中，增稅的金額僅占一億餘元的少數，可以無怪其然；而今後的日本戰費，不能充分的依賴租稅，也更不難理解了。

五　日本戰費與公債吸收力

我們在第二節中關於日本公債累積的過鉅，使今後戰時公債的發行，更感不易，而增加籌措戰費的困難一點，已經加以指摘。然公債究為戰費的主要財源，其重要性並不亞於租稅。同時我們在第二節中，更知日本最近的籌措戰費，正置重於發行公債。但事實上，公債的發行，不能漫無限制，而有其一定的限度。蓋公債的發行，必須可能消化，纔能達其目的。而可能消化與否，則視一般金融市場公債吸收力的強弱而定。公債吸收力強，則公債的發行容易，不然則適得其反。然日本一般金融市場的公債吸收力，其強弱究竟如何？這是關於日本戰費的重要問題，而不得不更進一步加以比較縝密的檢討的。

原來日本的金融市場，有附息證券一百七十億元；與銀行存款、信託存款、郵政儲金、合作社基金、存款保險、公司基金，及其他約二百二三十億元。這可說是日本過去蓄積結果的表現。然而銀行存款及其他存在於貨幣形態的二百二三十億元中，可以投下於公債的純粹貸放資本，實不上一百五十億元。且其中含有可以互相抵消的存款與借款，故減除下來，貸放資本額，僅有一百二十億元。如加入一百七十億元的附息證券計之，則共計有二百九十億元。但這二百九十億元之中，也有可和貸放資本相消的，故減除下來，附息證券中可以純粹利用的，不過四十億元左右。附息證券四十億元的年息（四分，）可有一億七千萬元，貸放資本一百二十億的年息（四分，）可有四億八千萬元；共計六億五千萬元。這六億五千萬元的利息，可說是日本國民新儲蓄的表現，而可以投下於公債的資金。

但是事實上，這六億五千萬元的資金，不能全部投下於公債。其中必有一部分轉化為生產資本，另一部分充作生活費。不過；除了過去蓄積所生的利息之外，還有一部分的企業利潤，可以變成新儲蓄，而投放於公債。同時赤字公債發行後，如藉此增發紙幣，和存款通貨增加；則此等所謂信用的膨脹，結局將成為公債的投資。然由此看來，一般金融市場的公債吸收力，至多也不能超過八億乃至九億元。

即這八億乃至九億元公債的消化，事實上也並不容易。因為另一方面，年來日本可以投下於公債的資金，不特沒有增加，而且有減少的傾向，即昭和十年上半期，全國普通銀行存款的增加，僅達二億元；較之上年同期的四億一千萬元，正減少一半。金錢信託方面，昭和九年上半期為一億一千萬元，昭和十年止有六千八百萬元。僅儲蓄銀行存款一項，稍有增加的傾向；即昭和九年上半期不過一千七百萬元，昭和十年卻增至八千七百萬元。其次，郵政儲金方面，在昭和九年上半期，曾增加一億三千五百萬元，但昭和十年又有減少的趨勢。由上所述：可知由銀行存款至郵政儲金，無不大部分示着減退的傾向。故今後發行八億乃至九億元的赤字公債，使日本銀行承購，然後由日本銀行，依公開市場政策（Open market operation）放出於一般市場後，是不是可以吸

收，是不能毫無疑問的。

日本金融市場的資金，已僅有吸收八九億元公債的餘力，而日本政府又已年年發行八九億元的公債，作爲塡補歲入的不足，故今日已形成捉襟見肘，竭澤而漁的狀態了。在這種狀態之下，本年度預定發行的公債九億六千五百四十萬元，縱令可以消化；然八月初爲籌措戰費而通過發行的四億四百萬元，也將成爲困難的問題了。

總之：我們在第二節中，雖知道日本的籌措戰費，正置重於發行公債；同時今後的籌措戰費也有充分依恃公債的傾向。然今日日本公債的累積已鉅，且金融市場的吸收力又弱；今後能不能如其理想，用發行戰時公債的辦法，來籌措對我侵略戰爭的鉅額戰費，大概明眼人已是可想而知的。

六　日本能支持「持久」戰嗎

日本能支持「持久」戰嗎？這在中日全面戰爭已經開展的今日，可說是一個重要而急待解答的問題。近年來討論日蘇戰爭的人，無不謂日本可以動員二百萬人，惟事實上因財力的限制，僅能動員九十萬人；而且日本的財政，不能支持長期的戰爭，而利於速戰速決。前面已經說過：今日論中日戰爭的人，亦謂我國如採取「擴大」與「持久」政策，使戰爭的範圍擴大，戰爭的時期延長；則日本必無法負擔巨額的戰費，其財政必陷於破產，而終歸於失敗。揆諸上述戰費與戰爭的關係，此種論調，殊可說有充分的根據。無論何人，殆可肯定戰費的問題，實足爲今日判斷戰爭勝敗的標準。

今日的中日戰爭，如事實上果然擴大與持久，則雙方所需的戰費，必皆達於莫大的巨額，自可斷言。惟我國對此巨額的戰費是否能勝任愉快，因不在本文範圍，姑不置論。我們現在所急待解答者，厥爲日本如何的問題。然我們關於日本戰費的困難，已就其財政經濟各方面的情形，不厭其詳，加以論述。是今日日本能否支持「持久」戰的問題，當已可以思過半了。

抑今日日本的財政狀態，不惟不易負擔巨額的戰費，以應付持久的戰爭；同時其社會經濟的情勢，亦岌岌不安，而有難於支持持久戰爭的因素。

原來日本自一九二九年世界恐慌暴發以來，急追隨英國之後，停止金本位，高度的貶低日元幣值，而實施通貨膨脹政策。初時此種通貨膨脹政策，對於國內經濟危機的救濟，確不無相當的效果。日貨因幣值的低落，售價低廉；於是乃得着着進出於世界市場，國際貿易，呈著異常殷盛的好況。隨而國內輸出工業，不特得以維持，且享受高度的利潤；與東北事變以來，日就繁榮的軍需工業，並駕齊驅，形成所謂跛行景氣。且國內物價高漲，一般產業，亦藉此得免於危機。

然他方面勞動階級的工資，卻並未隨之而提高；勞動條件、生活狀態、亦未有若何的改善。且因盛行勞力搾取，實施社會傾銷 (Social

dumping）的結果，痛苦益形加甚。尤其因物價騰貴的影響，生活費的指數提高於是勞動階級以至一般大衆，更受一層慘痛的壓迫。

其次農民階級，亦以近年來軍事費的激增，國家預算的膨脹，租稅負擔的加重，不知底止。益以都市資本的剝削，農村凋敝的情狀，幾難以言語形容。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社會乃陷於異常不安的狀態。故近年來，所謂農村匡救問題，國民生活的安定問題……乃成爲日本政治上的重大問題，而爲歷來內閣所謂「庶政一新」政策中的主要部門。

況事物的發展，固由於矛盾的解決而起，然發展之中，亦往往有矛盾的存在。故日本商品的海外輸出，在實施通貨膨脹政策之初，雖有飛躍進展的傾向；但近年以來，因其內在的矛盾，已不惟不能增加，而且有減少的趨勢。國際收支，日形惡化。致今年上半期以來，爲應付國際支付，不能不實行現金輸出。本來日本的金準備，向不允足，然近來因這現金輸出的關係，乃更有顯著減少的傾向。他方面通貨膨脹的趨勢，益發不知底止，而有充分變成惡性膨脹的可能。這兩件顯著的事實，對於日本通貨制度、金融組織、乃至整個社會經濟機構的前途，無疑是一個危險的因素。

再次；自去年十二月頒佈輸入匯兌管理令以來，物價騰貴的趨勢，更加劇烈。入本年三月後，益發暴騰無已。今試就物價指數言之：在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間，僅由一二九·六漲至一五七·六，在本年四月間，則竟暴漲至一七一·九，即七個月間，增加了百分之九。批發物價的指數，如以一九三七年三月而言；較之一年前，亦增高百分之二五。在這種物價暴騰的生活重壓之下，一般國民大衆實有不勝其苦的情勢；而勞動階級實行罷工運動，要求增加工資——自百分之十至三十——的事件，也到處爆發；經濟的危機、社會的動搖，日益趨於深刻。

日本戰費的籌措，已如此困難；一般社會經濟的狀勢，又如此不安；在這種情形之下，來發動對外的侵略戰爭，誰敢相信其能持久呢？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於上海劇戰中



精力全賴腦之强弱。如腦不强健。不特身體多病痛。精神與能力均受影響。因之而生健忘疲乏無神多慮與失眠諸患。

然欲身心康健。並非難事。人人皆可為之。祗須速服散拿吐瑾。此精粉能滋養全身使人精神飽滿。思想靈敏。可以應付一切重任。尤其在今之世。用腦者多。不問老幼。服之均妙。散拿吐瑾已經二萬五千以上之醫師推荐與公認。常服確有强身體。增精力之功。

君服散拿吐瑾定可終日身心愉快。精神百倍。即日服用。勿待病之來犯。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德國 荷蘭 華發大藥行精製

中國經理

德商 美最時洋行

如欲新精力與新健康請即服

散拿吐瑾

延年益壽粉

日本的戰時財政

劉思慕

一　龐大的對華軍費

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利於速戰，而不利於持久戰，財政問題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已為敵我兩方所共認，因龐大的戰費所促成的財政破產，引起日本社會和經濟危機的爆發，是戰爭延長下去時不能避免的事。不過，日本的戰費已膨漲到甚麼程度，牠是怎樣籌措，以及這種財源的搾取，對於日本國民經濟有甚麼影響，我們還須加以細密的考察，知彼知己，最後的勝券才可穩操。

日本本年度（一九三七—三八年）的預算，廣田內閣時的馬場財相初定為三十億四千萬元，經過數月的辯論，林內閣時的結城藏相把牠減到二十八億七千二百萬元，但比起前年度已增加五億六千萬元，較之一九三一—三二年幾增至一倍，其中海陸軍經費增加三倍多（自四億五千四百六十萬元增至十四億一千一百萬元）在預算總額中國防費的成數已由百分之三一增至百分之四九。軍費的龐大，本已比較任何非戰時國家為大（去年度黷武的意大利的國防費成數只為百分之二五）只有大戰前的德國可與相比，這種龐大的軍事預算，當然是與統治偽滿及準備侵略中國和進攻蘇聯的戰爭有關。因盧溝橋事件發生，滬戰繼起，日本的軍事預算更創出可驚的新記錄來。

在華北事變初起時，日本已由本年度第二預備金支出一千零二十萬元作為軍費，其後華北戰爭展開，日本調大兵開到華北，前後又追加預算兩次，一次為九千六百八十萬元，一次為四億一千九百六十萬元，三次合計共五億二千七百萬元，如與本年度總預算合計，則本年度預算達三十三億九千七百萬元，不特超出馬場所擬的預算，而且打破日本財政史上的一切記錄。

一個月的華北侵略戰爭已費去日本民衆那樣巨量的血汗，到了上海戰爭爆發，中國的全面抗戰展開，幾億元的軍費增加還是不夠，日政府因於九月三日開會的特別議會，提出關於中日衝突的第三次追加預算案，數額超過二十億元。現在這個預算案快將成立，日本對華侵略的臨時戰費合計便達二十五億元，本年度的軍事預算幾達四十億元，總預算為五十四億元。我們記起日俄戰爭的全時期，日本支出的軍費全數不過十五億元，當然，現在的物價，戰爭的規模，和日本的國力已不是那時可比，但現在才是戰爭的開頭，戰費已多過日俄戰爭二倍，如戰爭延長下去，更不知要增加多少。而且馬場的三十萬元的預算已引起財界紛紛反對，陸海軍省預定明年度的國防預算也只增加到十七

億元，現在卻驟增到四十億元之數，實大大的超出日本的預計之外。

誠然前寺內陸相也曾作過豪語，說五十億元以至百億元的國防預算也不要緊，陸軍省的小冊子（帝國及列國之陸軍）也已預言將來戰爭的軍費不能像日俄戰爭那時的小額，比起大戰期間各國支出的軍費，這四五十億元也許還不算多（平均年額，德三百四十一億馬克，英十七億五千萬鎊，美百三十一億美元）但是事實上日本這筆戰費怎樣籌措，日本的民衆能否擔負起這樣巨大的財政重擔，還是一個問題。

二　公債消化能力

前引的陸軍省小冊子曾說過：『由租稅增徵及官營實業增收而得的收入增加，雖是財政上極堅實的戰費籌措手段，但希望靠牠來得到多額的收入是不可能的，因此戰費的大部分必須由公債增發來籌措是很自然的。』這回日本的巨量的戰費當然也是以公債增發為主要的籌款手段。本年度原定發行公債九億六千五百四十萬元，自華北事變發生，追加公債發行額達四億四百萬元，今年度合計十三億七千一百五十萬元。將來二十億元的追加預算之更須靠公債來調達，自不待說。

本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武力侵略滿洲以來，歷任藏相沒有一個能夠不起債而使預算案收支相抵，而且債款往往占國家收入的三分之一。（一九二五年只占百分之五，在世界各國中，除美國外，以日本為最高）日本這種赤字公債至去年十二月末已突破一百零八億元，前馬場藏相預計以後六年中每年增加十億元至一九四一年即達一百六十億元，自該年以後，每年減少發行公債一億元，直至一九四九年，日本國債將達二百億元，日本可以不須舉債。但是，因為對華侵略戰爭的緣故，日本本年度的公債增發額至少在三十億元，馬場的原定計劃已完全破壞了，而且增發公債計劃能否成功，還大成問題。

不錯，在世界大戰期間，主要各國的公債發行年額由百二十億至三百億元，現在英美法國的國債額還比日本多數倍。不過，日本的國富比起上述幾國來也相差很遠，以破產的農民和工資低廉的工人大衆為社會基礎的日本的公債消化能力，不能與英美相提並論。日本的債劵向由「日本銀行」承購，大藏省儲金局亦吸收一小部分，日本銀行承購的，則轉售與商業銀行，儲蓄銀行，保險公司等。前數年債劵的出售，倒還順利，但高橋藏相已採用「公債漸減主義」來維持公債價格，到了馬場藏相時代，國內銀行的國債消化，已達飽和狀態，存款的增勢停頓，遊資大大的減少（一九一〇年日本的遊資有十九億一千萬元，一九三五年只有八億元）實為重要的原因。馬場藏相以減低日本銀行利率的人為的低金利政策來助進公債的消化力，但是金利的反騰仍是不能遏止，而且低金利政策同時使產業方面的資金需要增大，對於公債增發倒發生阻害的作用。故在馬場時代，公債消化力已發生問題，

國債市場已顯露不安。

到了結城藏相時代，因生產大擴張的緣故，資金的需要旺盛，金融的取締在所不免，由是公債市場益下落，消化力益鈍。據日本銀行副總裁津島的報告，今年初公債的消化狀況遠不如去年（公債的賣出額在去年年初爲四億九千六百萬元，今年年初爲一億一千九百萬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因這次對中國侵略的戰費而增發的公債的消化，當更不容易。日本銀行總裁最近雖聲言只要財界支持，國債消化不難，不會引起惡性膨漲，而日本的辛狄加，銀行，信託公司等也聲明經售華北事變公債，不收佣金。但事實上，自華北事變以來，日本公債市價一再跌落，日本銀行對於公債的消化問題煞費考慮，當陸海軍省要求增加二十億元的軍費消息傳出時，外間並有政府動用各公司公積金以強制攤派公債之說，市場人心因益感不安，各種證券市價極度狂跌。現在日本政府決定除由日本銀行承購公債之外，還公開徵募小額公債一億元以低過額面價百分之一·五出售，即使能暢銷，也無濟於事。如果增發的公債滯銷，大部分的公債由日本銀行背負起來，「日銀」的公債保有額增加，「日銀」自必多發行紙幣，超過一定的限度，便會發生惡性通貨膨漲。近年日本的紙幣發行額已年見增加，（去年十一月末比前年同期增加六千萬元，比一九三四年增一億八千萬元，）故增發公債強行消化的結果，只會使惡性通貨膨漲愈加劇烈，匯兌低落，物價飛騰，人民生活益惡化，雖加緊金融與貿易的統制，也不會有多大的幫助。

三 增稅的困難

龐大戰費的第二種來源爲增稅，但是增稅的困難也是很大的。結城藏相改定的本年度增稅額爲二億九千萬元，大部分爲大衆課稅的性質。自華北事變發生後，賀屋藏相向衆議院提出特別稅法案，加徵所得稅（百分之七·五，）利得稅（百分之一〇，）資本稅（百分之五）。此外對於特種商品徵消費稅，估計稅收可增加至一億零二百萬元。這種增稅雖似乎是對於所有階級課的直接稅，迴避大衆課稅，但如果戰費再增加二十億，這筆稅款，眞像杯水車薪。所以當前次議會開會，社大黨議員河上丈太郎對賀屋藏相質問，謂「不幸事變擴大，增稅是否仍堅持此項方針到底」時，賀屋藏相即答道「倘事變更趨惡化，則課稅問題或有考慮必要。」這即是說，戰費由大衆課稅的方法轉嫁到工農羣衆去，仍不可免。即以直接稅的增加論，生產力的擴充與多繳股分必受重大打擊，而戰爭的經濟基礎也爲危及。若再增加間接稅，工農大衆的生活益受重大的威脅。自今年一月至七月，日本的物價指數已由一八七·〇增至一九三·七，將來公債增發與增稅並行的結果，只有使物價更加飛漲。在一九三一年時，農家的純收入中有百分之五〇·二爲租稅占去，自那年以來，租稅既已年見增加，本身已負債六十億的農民負擔的加重自不待說。在戰爭期間，日本政府雖可以欺騙和高壓的

手段向工農搾取但到了一定的限界他們就會起來反抗。

所以，如果戰爭延長下去急遽增大的軍費，不是像前陸相寺內所說的那樣容易籌集，強行的公債募集和增稅方法，只會引起惡性通貨膨漲，財政破產，大衆生活極度惡化罷了。

四 誰收了膨漲的戰時財政的利益

日本的工農大衆是上述的龐大戰費的最後的擔負者，是不言可喻的事實。日本軍部年來雖有軍事費的地方分散化的主張——即是說糧秣，軍需資料等向農村購買——但事實上農村（不要說廣大的小農層）從年見激增的軍事費所沾的利益，比起軍需工業家來，眞如九牛之一毛。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陸海軍省投在工業部門的軍事費爲二十四億元，其中有百分之七十（十六億八千萬元）是投於民間軍需工業的。又自一九三三年—三六年陸軍軍事費的民間放出額的百分之八五以上是放出於都市，而向農村放出的，只有百分之一五以下，可以看見農民受到甚麼樣的「潤澤」了。膨脹的軍事費既然主要地投到民間軍需工業去，軍需工業家的利潤當然增大，只要舉幾個實例，就可以了然。三井財閥支配下的日本製鋼所的純益金，在一九二七—三一年五年間爲五百十九萬元，在一九三二—三六年五年間增至一千三十萬元；在同一期間，三菱重工業的利益金由一千二百萬元增至二千三百萬元；住友金屬工業的純益金由六百三萬元增至二千三百七十萬元，激增四倍，尤爲可驚。

這回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本爲這些軍需工業家所支持，戰費的大增，當然使他們的腰包也漲到要爆裂的程度，而高呼「華北事變萬歲」，不過軍費的增大如超過生產力的場合，便會使日本的巨額入超更爲激增（本年上半年入超已達七億元，比前年同期多五億元）惡性通貨膨脹（公債市價暴落，匯價下落等）出現，國內經濟陷於混亂狀態，如把財閥在金融方面的利害加以考慮，對於他們也是不利的，更不要說連帶而起的社會危機的爆發了。現在，從資本及勞動力及原料的供給來說，日本生產力的大加擴充實不容易，激增的戰費顯超出牠的生產力之外，少數的財閥縱然收得目前的戰時暴利，但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當會隨着戰爭的延長而加深，爆發而成爲經濟恐慌及社會革命，使一般財界陷於不可收拾的狀態，是很可能的事。日本對華戰爭在軍事上縱或得一時的勝利，在財政經濟上總要失敗，日本的軍閥之所以想以即決速戰壓伏中國，以及明眼的日本資本家反對戰爭延長，正是這個原因。

我國的戰時財政當然也有許多難關，非本文所能論及，但是如果知道敵人這種弱點，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抗戰到底，敵人的這種弱點，便可以成爲我們的最後勝利的一助了。

日本的國防財政與統制經濟

斐丹

一 近衛內閣財政經濟政策的基調

在日本過去，新內閣成立，照例總要發表一大篇「八大政策」或「十大政策」的政綱，以壯聽聞，可是這次近衛內閣成立，卻是例外的沒有來過這一套。內閣成立之後，首相近衛文麿，只向新聞記者，發表了一次不着邊際的談話。談話的內容，總括起來可說有三點，就是：緩和國內的對立和相尅，確立以國際正義爲基礎的眞和平，和實施以社會正義爲基礎的設施。那不着邊際，抽象空洞的談話，充分的表現出近衛內閣的圓滑性。過去日本內閣所發表的政綱，十大政策或八大政策之中，總有一部分不能兼顧各方面的利益，而要受到非難和攻擊的，可是近衛所說的幾點，是沒有人能加以一點的非難和攻擊的。

在林內閣的末期，日本政治上的二大勢力軍部與政黨的對立，是達到了頂點；可是林內閣瓦解之後，因政黨與軍部都已感到二者對立的不利，而有不欲互趨極端的傾向，加之近衛政治手腕也很圓滑，結果近衛內閣成立後，日本國內的對立與相尅，是大爲緩和了。確立以國際正義爲基礎的眞和平，從最近日本的對華行動來說，無論他的談話是怎樣的不着邊際，八面玲瓏，終也不能自圓其說。好在事屬外交，而且對手又是中國，任何行動，都會受人擁護，只要能得到利益，是決沒有人對「國際正義」四字的意義，來加以考究的。現在成問題的，只是爲近衛內閣財政經濟政策之基調的，「實施以社會正義爲基礎的設施」一句話了。

「實施以社會正義爲基礎的設施」一語，更其是其中「社會正義」四字，是很冠冕堂皇，是誰也不能對他有絲毫的非議。問題是在於近衛內閣，究竟用什麽政策使其實現，更進一步說，就是問題在於近衛內閣能不能實現他的理想。

「實施以社會正義爲基礎的設施」的具體方策，由賀屋藏相與吉野商相的合作而草成了，這就是所謂近衛內閣財政經濟政策三原則。三原則用語的巧妙，是和近衛的談話沒有二致，所謂三原則，就是：

(一)確立平衡國際收支的具體方策；

(二)確立擴充生產力的具體方策；

(三)確立調劑物資需給的具體方策。

在目前日本的經濟狀況之下，因國際收支的不平衡，而要設法使之平衡，因生產力的不足，而要予以擴充，因物資需給的不調，而要使之順調，是當然而又必然的事，是誰也不會而且不能加以非議的。我們同

顧過去高橋藏相的鮮明高舉健全財政的旗幟，而受軍部的強烈反對，終於招殺身之禍，及馬場藏相的明示擴大國防預算的方針，而爲金融資本家所厭惡，現在近衞內閣財政經濟政策三原則，則軍部與資本家都不能加以反對，他的用語的巧妙，與前者相比，眞有天壤之別了。

日本自二·二六事變以來，在國策上有二大課題，那就是充實國防與安定人民生活。據近衞內閣的聲明，財政經濟政策三原則，就是爲完成此二大任務的主要條件。我們且看一看他們的聲明：「實施爲國防與國民生活之基調的諸方策，其主要之點，爲由日「滿」合作，而圖經濟力的充實發展，與樹立以擴充生產力平衡國際收支及調整物資需給爲主眼的綜合計劃的具體案……。」由此可以知道，他們認爲三原則不僅是充實國防與安定人民生活的主要條件，而且表示日本的經濟今後必須有綜合的計劃，換句話說，就是日本今後必須向統制經濟的方向發展。可是由充實國防而來的龐大預算，和國民生活的安定，是兩個對立的課題，就是預算增加，結果是人民的負擔加重，生活方面當然大受影響。財政經濟政策三原則，既然是建立在這矛盾的基礎上的，那末以此三原則爲主幹的統制經濟的能否順利進行，當然很成問題，現在本文，就是想對於此點，把他加以分析。

二　明年度預算的展望

因爲國防預算的增大，超過了人民的經濟力，於是種種經濟上的問題，隨之發生了。就是因爲國防預算的過大，本國的生產力不能把他全部消化，於是發生了國內生產力不足的問題；爲補充國防上的需要，不得不求之於國外的生產力，於是輸入增加，而國際收支失去了平衡；同時在擴張軍需生產的情勢之下，物資的供給也不敷需要。對於生產力不足，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和物資需給不順調等問題，近衞內閣的財政經濟三原則未曾與以解決的方法，不過是證明了這許多問題的嚴重性能了。此等問題的發生，既是起因於龐大的國防預算，所以今後此等問題的解決，還是繫於今後日本國防預算的增加或減少。今年日本的一般會計預算爲二十八萬萬八千萬圓，我們且來推算一下，明年度日本的國家預算。

明年度預算編製的方針，日內閣已於六月二十九日的閣議後公佈了。全體共十條，其中最可注意的有三條，就是：第一條，各部新規要求，須顧慮時局，除非是眞正緊急而不得已的經費，必須精查其內容而儘可能的節省冗費；第三條，對於已定經費，雖於蒙受物價騰貴之影響時，亦極力於已有經費範圍之內，自行設法塡補，而不增加預算數額；及第八條，與概算要求同時，對於物資的需要，儘可能的加以正確的推算，而提出物資需要調書。第一條所說緊急不得已的經費，很顯明的是指國防經費，就是說除軍事費以外，其他的經費，則極力設法節約，以不增加爲原則。至於第八條，可說是這次預算編成方針的特色，就是於金錢的數額之外，又加上物資需要的推算，故有人稱之爲「物的預算」而與

以往的「金額預算」分別。

軍事費既為預算中的主要部分，那末明年度日本的軍事預算如何呢？今年度日本的預算中陸軍費為七萬萬二千八百萬圓，海軍費為六萬萬八千二百萬圓合計為十四萬萬一千一百萬圓，這數目比較去年度的預算，增加了三萬萬四千六百萬圓。至於明年度的預算，他的增加額，至少亦有此數。因為明年度陸軍預算的既定繼續費的增加，其數額為九千二百萬圓，經常維持費的增加，與今年的增加率一樣，也應為二千七百萬圓，此外更加上滿洲事件費等，他的預算總額，無疑問的要在九萬萬圓以上。海軍預算因為明年是海軍無條約時代的第二年，他的膨脹率與今年相同，數額也當在八萬萬圓以上。由此可以知道明年度日本國防費總額，陸海軍合計最少當為十七、八萬萬圓。可是一年來物價騰貴甚多，而更其是軍需品幾乎全部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如同鋼、鐵、銅等，則比一年前已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了。此項因物價高漲而須增加的金額，至少要在一萬萬圓以上，如果把這數目也加上去，則明年度日本的國防預算，要在十八、九萬萬圓以上了。

至於國防預算以外的經費，就是可說是不緊急必要的經費，當然要力求其節約，所以即使增加也只有對於振興產業，助長貿易，對滿移民及補助投資等費用，略予增加罷了，他的增加額，當在一萬萬圓左右。此外則因公債的膨脹，每年利子的增加，亦有三千萬圓左右。由此全部合計起來，明年度日本的歲出預算總額，最少限度亦在三十四萬萬圓以上了。

歲出增加，如果歲入也同樣增加，那末問題就簡單了，可是事情卻不如此，就是歲入方面因為徵稅技術的周密，和把特別會計的利益金撥入，雖然有二萬萬圓增加額的可能，但是明年度歲出預算的增加額共達五萬萬圓，共計不足數額為三萬萬圓，因之明年度的公債，至少比今年要增加三萬萬圓。（註、因華北事變發生之後，日本已數次增加事變費，現在止已達五萬萬圓，故今年度日本的國家財政一般會計決算，歲出在三十四萬萬圓以上，已無疑問。）

歲出的增加，結果他的負擔歸之於一般人民，而使人民生活不能安定，是很顯然的，現在我們所要知道的，是如此龐大的預算，在日本的經濟上能順利的消化下去嗎？

三　生產力擴充的方向與方式

近衛內閣所揭的財政經濟三原則中的第一項，就是生產力的擴充。說到生產力的擴充，我們第一個會想到的問題，不必說是應擴充的是那一方面的生產力，就是生產不足的是那一些製品？這很容易使人想到，現在日本物價高漲，大概是由於生產不足供給消費而來，應擴充的是國民日常生活消費財生產力的擴充。同時日本前藏相結城，也曾發表過擴充生產力，為壓低物價的方法的主張。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日本生產力不足的，是國防工業生產力的不足。雖然因為國防工業生

產力的不足，可以影響一般物價的提高，但是物價問題決不如此簡單，而日本生產力不足的，也決不是國民日常生活消費財的生產不足，誰都知道日本此項消費財的生產是過剩的。

生產力的擴充，是在於國防有關的產業，如重工業，化學工業等，是很明瞭的，而國防產業生產力不足的起因，是在國防預算的擴大，也是無庸說明的。現在我們所要知道的，是生產力的擴充，如何使其實現的問題。

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思想基礎，是自由競爭，就是在自由競爭之中，各個人以利己心為出發點。對於自己的資本要追求最多額的利潤，但是利潤率最高的，一定是供給不足，生產力尚不充分的產業，於是資本家為追求利潤，自然會集中其資本去擴充此項生產力不足的產業，於是供給與需要自然會趨於調和的。可是此種自由競爭的理論，不能完全適合於高度國防工業的發展。國防工業的需要雖然可以促進一部分國防工業的發展，而形成所謂軍需景氣，但是他的發展是有限度的。因為國防工業並不是生產消費財的，對於他的需要量無法估計，於是對於他的景氣前途無從推測，資本家不敢放膽無限的投資，同時許多軍需品的生產，是無利潤可得，是違反資本家的營利法則的，不能成為自由競爭的對象。於是對於這方面的生產力，就不得不由政府用方法來使之擴充。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如要擴充生產，他的第一個問題，是生產資本的集中問題，就是擴充生產力的第一步，是把資本集中起來，因為有許多國防工業不能由資本主義的自然發展來集中，於是只有實行資本的統制。向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運動，是由利潤來決定，現在則以生產需要的緩急來決定。在國策上認為不緊急需要的生產，則禁止資金的投入，而把他集中在擴充緊急必要的產業上。至於資本統制的方法，可說有三方面：第一是統制公司利益的處分，不准隨便分配紅利，而規定利潤之某一部分須購買公債，某一部分投資於緊急需要的產業；第二對於銀行、信託、保險公司等的存款，金錢信託，各種準備金的運用，設立許可制，由一定的政策規定他的運用內容；第三公債，公司債的發行，股資的加入等，全部設定許可制，資金的投放運用全須政府的許可而後實行。此種統制資本的辦法，是與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相反的，所以在實際能否實行很是問題。

同時在產業的本身，由政府的政策來施行生產力的擴充，只有二條路，第一條是實行極端的產業統制，第二條是產業國營，而且在實際上，如果要實行產業的完全統制，而使國防工業得充分發展，也必然的要走進國營的路上去的。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而實行如此積極的統制政策，容易使一般資本家對於擴充生產力問題，發生消極的態度，甚至引起反感，而使擴充生產力的進行發生阻礙。

四　平衡國際收支的困難

上面已經說過，日本的國防財政是超過了自己的生產能力，所以結果不得不依賴海外的生產力來補充，於是輸入增加了。今年上半年日本的入超是六萬萬圓以上。向來日本的貿易，是上半年輸入原料，故多爲入超，下半年則爲製品輸出，故多爲出超，可以挽回一些上半年的入超；但是過去上半年的入超數額，是沒有如此的大。據安川雄之助氏的推測，下半年出超，和上半年的入超相消之後，入超依然有五萬萬圓之巨。可是這還是屬於樂觀派的意見，就是認爲下半年有出超的可能；另一部分悲觀者的計算，以爲上半年因爲貿易限制的關係，許多物品都未曾輸入，而待下半年進口，所以下半年將仍爲入超。因爲安川氏在三井物產公司任事很久，是貿易問題的專家，我們且借他的估計來說明。據他的意見，日本除輸出的收入之外，尚有貿易外的國際收入，他的數額當爲二萬萬圓，結果入超額尚有三萬萬圓。

這三萬萬圓的入超額，必須以國際的收支手段黃金現送，才能使國際的收支平衡。所以如果日本是產金的國家，或者存金豐富的國家，那末問題就簡單了。可是日本的存金數額，現在實際上只有五萬萬二千萬圓，不過因爲圓價抑低的結果，現在此項存金的時價爲十三、四萬萬圓。同時日本並非產金的國家，他所產的黃金，每年只值一萬萬二千萬圓。結果把每年所產黃金全數現送，平衡國際收支，尚欠一萬萬七千萬圓，這一萬萬七千萬圓，是不得不以存金來支付的，如此則七、八年之後，日本的存金就要完全沒有了。黃金是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信用的基礎，沒有了黃金，信用當然是要動搖的。實際上，信用的動搖，是不必等到黃金完全沒有之後才發生，如果日本政府現在不設法補救，則此種黃金日減的趨勢，就可以使信用動搖了。

黃金現送，既然不是挽救日本國際收支平衡的好辦法，於是就不得不設法來改善貿易。過去的膨大財政既已造成了目前的入超，前面已經說過，明年度的財政當更膨脹，則他的輸入勢亦必更爲增加。所以要想以貿易輸出入的平衡，來平衡國際收支，可說是極困難。

要使貿易輸出入保持平衡，最好的方法是實行貿易統制，以交換制度（Barter System）來限制輸出和輸入，但是他的效果是極其少的。因爲現在日本的輸入品，增加數量最多的，是緊急必要的軍需工業品，要使其減少，是絕對不可能的，明年預算增加，輸入勢亦增加，正如吉野商工大臣所說：「本來交換制度，是以輸出爲主，就是如果你買多少日本貨，日本也買多少外國貨。可是現在卻相反了，日本非買外國貨不可，因爲日本買外國貨，而請外國也買日本貨」而且交換制度，是兩國間以條約而實行交換，於兩國間的供需是否能適也是個問題。日本現在軍需工業用品的輸入，主要的來自美國與德國，但是美國只需要日本的生絲，德國也只有滿洲的大豆可與交換，能夠有效的行交換制度的，只有少數不甚重要的國家，如荷領印度及海峽殖民地等。

所以對於日本近衛內閣平衡國際收支的政策，即使施行貿易統制，我們感覺得他的前途也還是悲觀的，在生產力不足，而要使其急速

的擴充的情狀之下，一切的方法都不會有很大的效果。

五　物資需給的調劑與統制經濟

日本是個先天不足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他要急速的擴大軍需生產，不僅生產力感到不足，而資源也是不備。在貿易上沒有問題的國家，物資不足可以由輸入來供給，可是上面已經說過，在目下的財政預算之下，已使日本國際收支不足三萬萬圓，如再擴張，當然不足數額也要增加。於是不得不另設法來緩和國際收支的不平衡，而調劑物資供需的調和。

現在日本政府所用以調劑物資供需的，已只有消費統制的一個方法，就是節約一切認爲不緊急必需的生產，來完成國防工業的生產。消費統制的結果，必然是人民生活一切的需要，都要受政府的規定來享受，是國民經濟生活的計劃化，日本經濟向高度的統制經濟發展。但是日本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與此種高度的統制經濟，勢必發生矛盾。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近衞財政經濟三原則，他的具體政策確立的前途，完全是統制經濟的方向，他的結果將使日本資本主義的矛盾更加深刻。生產力的擴充，雖以國家權力的推進，會有相當成績，但是國際收支的平衡與物資需給的調劑，是很難有有效的方法。近衞內閣雖然緩和了日本政治上的一些矛盾對立，但是對於經濟問題，我們可以說他是不會有辦法的。

日本字典中的特字

日本字典中似有與他國不同之界說，在日本之學童一人，曾查字典，顯得下列之數條：

「偶然事件」　爲與鄰國之一種爭端，而日耗吾人一百萬鎊。

「誠意」　爲吾人獨有之特性，故僅吾人知其意義。

「合作」　爲在以炸彈礮彈槍刺使吾人之意義明白後，他國所施之行動。

「自衞的」爲（戰爭）　此全在吾國土地所作者。

「戰爭」　字典中無此字，因日本曾簽定凱洛格非戰公約，從不在任何情勢下訴諸武力，故無庸有此一字。

「非戰鬥員」　字典中亦無此字。

「陸軍海軍」　爲負維持治安之全責，而於盡責時不受贊助者。

「首相」　爲完全阿諛陸海軍者。

「條約」　爲中國必須遵守之物。

「慈善家」　唯此字之意義與他國字典同，而另一界說爲因人道之原因，而助中立與敵人之需要者。（見九月十日字林西報）

我國現在和將來教育的職責

張元濟

張先生的這篇文章，是很有意義的。當他把這篇文章送交大公報的時候，也送一份給本誌發表。大公報已經在九月十二日把牠登載了；但是本誌仍舊覺得有再行披露，以餉讀者的必要。　編者

我讀了燕京人的流亡記，和許多留日學生的歸國談，心頭有無限的感觸。許多學生，來到上海，多半是無家可歸，就有家在內地的，也是欲歸不得；困苦顛連，衣食不繼，大好青年，這般蹧蹋，眞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情。

這班學生，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尤其難得的，是經過一番的磨折。及身的飢寒勞苦，眼前的礮彈飛機，這種訓練，併合在一起，於鍛鍊身心上，狠有非常影響的。我對於他們，不免有些特別的期望。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叫他們不要失學？這問題解決了，還要有進一步的布置。我知道教育部預備在西安長沙開辦臨時大學，已經派了許多有名人物，在那裏籌辦。看來似乎十分鄭重，我覺得還有簡便辦法，姑且寫出來，做個土壤細流的貢獻。

第一只是借用：中學小學有人說過，每個課堂，分爲三組，輪流利用，上午一組，下午一組，晚上一組，一個學校，可以變爲三個。大學校建築的寬大，設備的完全，我以爲更應該照這樣的辦法。首都和杭州廣州，有許多大學，現在還是完善的。我想賢明的師生，決沒有隔岸觀火的觀念。應該公同宣布將自己所在的學校，公之大衆，一面呈請教育部，將流亡的學生，平均分配到各校去。這樣一來，毫不費力，大家就可以立刻得到求學的處所。跟着來的，有幾件事。一是宿舍：我以爲禮堂膳廳，都可以住，就是學生臥室，向來住一個人的，再加兩個，也應該。二是飯食：我以爲膳費照收，但是應該一律酌減，大家只要喫飽，不必要肥魚大肉。這兩件有了辦法，其餘更容易解決了。辦起來固然有許多不便，只要認明國難二字，想一想無數同胞在戰壕的生活，前線上拚命，無論怎樣困難，沒有什麼不可以克服的。

第二便是遷移：平津的危險，大家都已知道，倘然早些着手，南開固然不會遭刧，就在北平的，也不至同時斷送，現在上海的大學，沒有被燬的還不少；這個所在，本是不適於教育的，現在更加上許多危險。法界公董局已經宣布界內一律停止開學，公共租界也有表示，就是不來干涉，將這幾千的學生，擁擠在公共租界之內，確也不宜。我以爲上海現在存在的大學，應該趕緊設法遷移。不單是上海，就是沿海各省，將來也免不了危險。我以爲一個地方有兩個以上大學的，只留一個，其餘儘量搬往內地。同濟校長翁君發表談話，說是重要的機械儀器圖書，已經陸續

運到安全地區。我狠佩服他有先見之明，這可以做一個狠好的基礎。

這兩件辦到，不過在目前叫流亡的學生不至失學，將現成的大學保全一部分罷了，還不能算盡了教育的責任。

近幾十年來，設學堂，講求新學，如今國內的大學有了幾十處，造就許多新人才，做成了許多新事業，國家受了不少的益處。但是在社會上，迷漫着一種驕奢、淫佚、貪汚、詐僞、鄙賤、頹惰、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糟到這樣的田地，不能不說也是牠的結果。回想四十年前，我們在那裏提倡新教育的主張，到今朝，良心上也受着狠嚴重的譴責。

怎樣的主張，就是只注重新知識，將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養，都放在腦後，結果是如此了。張伯苓先生說：「我國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太不適宜中國實際環境，今既被敵人礮火所毀，大可借此機會，將以往教育上之錯誤，從新澈底改革。」這眞是金玉名言。

談到改革，最要的是師資；我以爲非有堅苦卓絕的精神，高尚廉潔的節操，斷斷負不起這個重任。其次是教科；這要請教專家的，我不敢妄談。有了這許多大學，搬到內地，時局稍好，必定要想到建築設備。我要說千萬不可以再抄老文章。我們是個窮國，物力有限，裝點門面，拿錢來亂花，損了國家，又害了靑年。我記得民國八年到北京，有一天逛了頤和園，出來到淸華學校，我請人帶我看廚房，只見無數的廚子，一切都是飯莊子的排場，後來看浴室，又看見一座座掛衣服的鋼櫃，正在那裏扛進來，說是剛從美國帶來的，我拏頤和園來比較，覺得西太后還沒有這般奢侈。今年到南京，看中央大學那種宮殿式房屋，住慣了恐怕不能再回內地去。人們物質的享用太過，久而久之，目的只有金錢。其他什麽都可以不管。唉！這種紈綺的教育，傀儡的教育，眞是亡國的教育。現在一兩個月的礮聲，可以把我們震醒了。

臨時教育的緊要，不消說得。我奉勸教育的當軸，還要放開眼光，看到後來，將一般的教育，在這時候立定根基。根基，是什麽呢？就是我們的教育，不要貴族化，要貧(平字還不夠)民化。不要都市化，要鄉村化。不要外洋化，要內地化。

末了，我還有幾句話，奉勸諸位流亡的學生。將來國家的大任，不久都要降在你們的身上；到那時節，千萬不要忘記了在國外被她們警察監視搜查的情形；不要忘記了由天津到煙臺濟南，坐敞車，睡鐵悶子車，喝泥沙井水，喫大餅鹹菜饅頭的滋味。

現代史料

全面抗戰的展開

艾納

——從平津失守到上海抗戰——

自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我二十九軍吉星文團英勇抗戰，予敵以重創。可是當時冀察領袖卻仍沒有抗敵的決心，還望「縮小事態」繼續派員跟日本進行「和平」的談判。刺刀下的「和平」自然是不可靠的。所謂「撤兵辦法」雖然一再的商定，而日本的進逼卻一步緊似一步。待得日軍大舉進犯，這纔在逡巡之中倉卒應戰，結果佟趙兩將以及無數英勇的士兵是壯烈的犧牲了，平津失守了，宋哲元倉皇率部退守保定了。

但這次二十九軍的撤退，卻加強了我們抗戰的決心，我們的大軍絡繹雲集保定，準備反攻。同時日軍又集結精銳，猛攻南口，我軍更予以猛烈的抵抗，於是抗戰的形勢已迅速的展了開來。

到了八月十三日，因着日本的挑釁，上海的抗戰爆發了。從此以後，全面抗戰的形勢乃得到了一個有力的推進。全國上下一致奮起了，四萬五千萬的中華人民終於齊聲怒吼起來了！隨着上海抗戰的展開，北方的軍事也得到一個很大的激刺。八月中旬南口一役，我軍拚命的血戰給予敵人以空前的慘敗；而失陷年餘的察北五縣，也有一部份（如商都張北等）給我們收復過來。黃浦江濱跟長城口外以及津浦平漢各線等處抗戰的配合，揭開了我們全面抗戰的序幕，當記者執筆時，廈門廣州等地的形勢也日趨緊張，有旦夕觸發之勢了。

「八一三」抗戰跟「一二八」抗戰的本質雖同，但歷程卻顯得不同了。「一二八」的抗戰是局部的，「八一三」的抗戰卻是我們全面抗戰的起點；「一二八」的時候我們只能聽任敵人的轟炸，甚至沒有防空的設備，這次我們英勇的空軍卻完全出動而予敵人陣地以甚大的威脅；「一二八」的時候我們是採取守勢的，這次我們卻完全以積極的進攻代替了消極的防守。一月來抗戰的結果，證明了我們的戰鬭力量並不差，證明了我們萬衆一心的士氣不知要比敵人高過幾多倍，我們的勝利是有把握的。

在這裏，記者只是把最近一月來抗戰的軍事上形勢加以概括的敘述，但為啣接前文起見，特先將月餘前平津陷落經過加以補述。

一　平津失守

當七月下旬一百三十二師趙登禹部開入北平接替三十七師防地後，日方又以趙登禹師前在喜峯口抗日最力，反對入駐平城，向宋哲元提出了最後通牒要求二點：（一）限蘆溝橋八寶山一帶我駐軍三十七師，於二十七日午前撤至長辛店，（二）限北平西苑我駐軍三十七師於二十八日午前撤至永定河以西。宋當嚴詞拒絕，二十七日夜起日軍突攻北平近郊南北苑，我軍奮起應戰，立予擊退。

自二十六日起，日軍藉口修理軍用電話線，佔據廊坊車站，我駐軍當加阻止，該部日軍竟突由車站用機關槍向我軍陣地掃射，衝突遂起。經二晝夜的血戰，二十八日盛傳我軍克復廊坊豐台之消息，全國興奮，達於極點。不料當夜平津形勢就發生重大變化，宋哲元率部倉皇離平赴保定，我在豐台南苑之駐軍亦相繼退出。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委會委員長，津市長則由警察局長李文田代行。當二十九軍撤退之前，日軍猛烈圍攻北平的時候，我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將軍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將軍奮力殺賊，突圍不出，竟至殉國，其忠勇壯烈之精神，眞將「垂千古而不朽」了！國府特於三十一日發表明令褒卹國殤，明令云：

陸軍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陸軍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精嫻武略，久領師干，前於北伐剿匪及喜峯口諸役，均能克敵制勝，懋著勳猷。此次在平應戰，成以捍衞國家保守疆土爲職志，迭次衝鋒，奮厲無前，論其忠勇，洵足發揚士氣，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圍，死於戰陣，追懷壯烈，痛悼良深。佟麟閣趙登禹均著追贈陸軍上將，並交行政院轉行從優議卹，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以彰忠烈，而勵來茲，此令。

平津淪陷以後，日帝國主義便採取了兩種毒辣的政策，以鞏固它非法的佔領。第一，利用漢奸，建立傀儡政權，實行「以華制華」的毒計。如北平天津各成立一所謂「地方治安維持會」，平會以漢奸江朝宗爲委員長，津會以漢奸高凌霨爲委員長。漢奸張自忠雖曲盡「忠順」，仍爲日方所不滿，於八月六日託病辭職，而由漢奸齊燮元、張允榮、張璧、賈德耀、李思浩等五人傀儡登場，另組所謂「冀察地方參議會」，津市也出現了兩種組織，一爲上述之「地方治安維持會」，一卽由張自忠委任邊守靖爲津市長，並由邊內定沈迪家、聶湘溪、盧南生等分任各局長，兩派暗鬬甚烈，結果後者因無日方支持，終至不能施行職權，前者則在日軍導演之下，於六日成立，香月派橋本盛晢，並派定小林原田爲該僞組織之顧問。該僞組織委員除高凌霨外，尚有王竹林、王曉岩、沈遷午、方藥雨等，成立以後，當卽決定以劉玉書、張志徵、孫潤宇、沈遷午分任警察、財政、總務、社會四局長。在今日，這批「奴顏婢膝」的漢奸，已分別在平津粉墨登場了。

第二，就是濫捕虐殺我國的愛國份子和無辜的人民。自從日軍入據津沽，日夜槍砲聲不絕於耳，凡屬商業繁盛及市民彙集區域，俱遭飛機炸彈砲火轟燬。日軍猶以爲未足，卽對無抵抗之民衆，也竟以槍砲掃射，行爲之酷毒，無與倫比。租界爲了防止意外，又一律封鎖，因此百萬無家可歸之難民，弄得逃奔無路，哭聲震野，悲慘之狀，眞是非言可喻。此外如大學教授，學生以及新聞記者等，遭濫捕槍斃的不計

其數，著者如申報駐津記者王公敢，北大教授羅隆基以及中央社駐平記者二人至今不知下落。據大公報九月一日電訊，有清華學生二百人在從北平赴門頭溝途中，被日軍瞥見，竟聚而殲之，其滅絕人道之行為，令人髮指！

當平津陷落之際，久處敵人手中之通州保安隊於二十九日通電反正，傳殷逆汝耕亦為擄殺（又傳殷逆尚潛伏北平。）該隊隊長張慶餘等於三十日發出反正通電，原文如次：

日寇暴虐，天禍中華，慶餘硯田於長城戰後，敵人迫我簽立塘沽協定後，受命於危難之際，成立戰區特警保安第一二兩總隊。為統一指揮便利剿匪計，暫歸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指揮調遣，原期努力同心，奠安地方，撫綏民衆；不意殷逆利慾薰心，甘作傀儡，供敵驅策，背叛黨國，神人共棄；在當時原不難擒彼巨憝，獻俘中樞，徒以國家多故，策在睦鄰，重以未奉命令，顧慮他方，不得已始虛與委蛇，含垢待機。邇者敵燄愈熾，國難愈深，盧溝橋事變，特不過吞併整個華北之發軔，而殷逆汝耕等喪心病狂，搜括地方，竭澤而漁，特設供給委員會，為敵人籌劃給養，維持後方，二十八日敵以一聯隊之衆，益以飛機大礮，轟炸我二十九軍駐通部隊，敵礮一鳴，全軍淚下。斯何時也，殷逆竟率貼身羣小，登城作壁上觀，引以為樂，慶餘硯田以為敵人謀我，具有決心，非羣策羣力，聽命領袖，不足收救國禦侮之效。藩籬豈任久據，報國已愧後人。爰於二十九日拂曉揮淚誓師，一鼓粉碎偽組織各機關，暨暴日駐通守備隊特務機關警察署巨憝漢奸，一體俘獲，當日竟日均與日機血肉相拚中，除已派敝部總務處長劉鴻廉馳赴保定，面謁上峯，請示機宜外，此後一切行動，均惟蔣宋兩委員長命令是從。所望國內先進，各處國軍，俯賜南針，多予協助，不勝企禱，特聞。河北省特種保安第一總隊長張慶餘，第二總隊長張硯田率同教導總隊第一區隊長渡步青，第二區隊長沈維幹暨全體官兵二萬餘人同叩。

通縣張慶餘張硯田所部反正以後，當將冀東偽組織一舉粉碎，並予當地日軍以鉅創，及日機整隊猛轟，始行退出，繞道開抵永定河以西某區，與察北保安司令孫殿英所部取得聯絡，相機進取。

退居保定之宋哲元，於八月三日通電全國，宣稱把軍事委託馮治安代理，原電如下：

哲元受命主持冀察軍政以來，自維責任重大，日夜兢兢，原期為華北鞏固主權，為中央掩護建設，是以對平津兩地之保持，曾不惜遺餘力。乃不幸我軍事準備未完，兵力集結未畢，而日人已先發制，我自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我三十七師自盧溝橋以迄八寶山一帶，與日抗戰二十餘日，我團長吉星文受傷不退，我兵傷亡在千名以上。至二十六日廊坊事變復起，我三十八師劉振山旅駐防該地，與敵抗戰，屢進屢退者數次，官兵傷亡約五百餘名，同日敵復向我廣安門襲擊，經我守兵擊退，至二十七日我通州及團河駐軍，均受敵壓迫，傷亡亦甚衆，至二十八日敵以大量飛機戰車，及各種機械化部隊，分向我南苑北苑黃寺及沙河等處進犯，南苑為我軍部與其各部隊及三十八師三團，由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併力指揮，與敵激戰終日，是役我官兵傷亡在二千名以上，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同以身殉國。北苑黃寺一帶駐軍，為我石友三阮玄武兩部，傷亡亦在千名以上。至二十九日敵犯我天津，我三十八師駐津部隊與敵抗戰兩日，傷亡六百餘名，綜計各戰役我官兵傷亡約五千餘名，其餘軍需品損失無算，以上為本軍此次作戰之概要情形。固為敵人之蓄久計劃，亦為哲元之處置失當，實應受國家嚴重處分，刻下二十九軍事已委馮師長治安代理，並已蒙中央照准。哲元近日以來精神不振，擬稍事休養，再圖報國，誠恐國人不明眞相，特此掬誠報告，伏希亮察。宋哲元叩，江。

二　南口的爭奪戰

日軍佔領平津以後，一面在平津近郊構築防禦工事，一面則自國內派到重兵，向西北沿平綏線進攻我南口陣地。

南口地勢險要，為北平西北的屏障，同時

又爲通察綏之要道，在軍事上極爲重要。我軍湯恩伯部及二十九軍劉汝明部在此防守。自八月十一日起，敵卽猛烈向南口進攻。始則以步兵一千人騎兵六七百人大砲二十餘門，飛機九架進攻南口得勝口陣地，我軍沉着應戰，敵軍傷亡甚衆。十二日敵又增兵五千餘人，野砲六十餘門，坦克車三十餘輛，飛機三十餘架，向我南口、虎谷村、心仲口、蘇林口一帶猛撲五六次，均被我擊退，敵傷亡枕籍，狼狽敗竄。十三日乃更傾二師團之軍力，全體向我陣線進攻，仍不得手。十四十五十六日敵終日以重砲轟擊，同時以重坦克車三十餘輛向我陣地猛衝，我內外壕工事均被衝毀，我軍王仲廉師五二九團羅珏芳部浴血奮戰，全團殉國，團長以下無一生存。後某部援軍趕到，始行將敵擊退。敵軍於是更行增援，於二十二日起敵一面從平綏路作正面猛烈之壓迫，一面由熱河與察北進兵，威脅南口的背部。最近日軍由張北進攻張家口，已有取得之勢，而在張家口後面之懷來，據說已被日軍佔領，截至記者屬稿時止，南口已陷於腹背受敵之危險，我軍正在補充整理，再圖反攻也。

在另一方面，陷入敵人手中年餘的察北六縣，卻已有一部份給我軍收復過來。據八月十八日中央社電，我軍已收復商都，十六十七兩日分將化德尚義及南壕塹等處先後收復。據說我軍現繼續向沽源寶昌兩地推進中。

三 從虹橋事件到「八一三」

當華北戰事緊張之際，日人又在上海製造「虹橋事件」，十二日日艦大批到滬，十三日日軍在閘北開始挑戰，我方也立予迎頭痛擊，於是戰幕遂告揭開。

所謂「虹橋事件」的經過大概是這樣：八月九日下午，有日人二名擬衝進我虹橋機場，並擊斃我保安隊士兵一名，我保安隊乃予還擊，其中一名當場擊斃，另一人亦被擊中，逃逸數十步傷重而死。滬市長俞鴻鈞於當日下午赴日領館交涉，雙方磋商良久，結果皆同意將本案由外交方式解決，同時由雙方派員調查眞相。

世界小諷刺

中日的大爆炸



——上海字林西報

十一日日總領岡本訪謁俞市長，對上海現局作種種交涉，岡本首謂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在虹橋機場遇害一事，日本全國極爲震動，關於本案用外交途徑解決一點，本人曾向東京請示，東京政府對此一面表示同意，一面認爲有向中國質問對本案態度之必要，因此提出要求兩點：（一）將保安隊撤退；（二）將保安隊已築之防禦工事完全撤除。俞市長當據理答覆，並謂日本派遣大批軍艦來滬，顯屬威脅，但我方抱有固定方針，決非威脅所可改變。

至十二日，上海局勢已呈極度緊張，蓋日方一面揚言外交解決，一面竟大調軍隊，予滬埠以重大威脅。日總領岡本於十二日再訪俞市長，重申其前所提之無理要求，各國駐滬當局爲謀租界安全，分向中日雙方提出備忘錄勸告外，一面又徇日方之請，召集一九三二年所組織斡旋淞滬協定停戰之共同委員會。

共同委員會於十二日在工部局會議，應召開會議，參加者除我國代表上海市長俞鴻鈞，日方代表駐滬總領事岡本外，尚有英法美義四國代表。

席間，首由日方代表岡本致詞，稱中國代表於昨日告知本人，謂距離日僑居住區域附近之保安隊，業已後退，但今晨保安隊及正規軍隊，已在近郊設置防禦工事，此種行動，違反停戰協定，應請共同委員會加以注意，採取有效辦法，加以制止云云。

岡本致詞畢，俞市長即以嚴正之態度與言詞加以駁斥云：余聞日方代表之言詞後，深覺日方代表，以爲共同委員會乃專爲滿足日方要求而設置者，此種心理，實絕錯誤。共同委員會設置之目的，主維持上海之和平與治安，並非協助日本政府實施侵略政策，日方代表，乃以各中立國之代表爲其工具，需要時利用之，不需時棄置之，不亦大謬。余作此語，蓋有所根據。去歲日本軍隊曾侵入八字橋一帶地點，按照停戰協定之規定，日軍應在該處撤退，是以停戰協定早已爲日軍之背信行爲破壞無餘矣。須知停戰協定須雙方遵守始爲有效，如



光天白日之下的暴行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非常時期的接力跑

——立報

僅一方遵守，決無補於實際。現在停戰協定旣早爲日方之違反行動扯毁無餘，是以中國代表認爲日方根本無根據協定再作任何提議之權，此應請注意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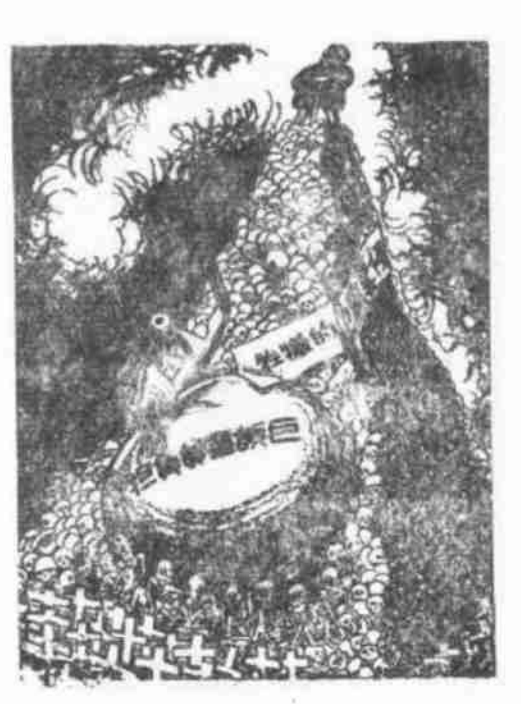
其次，虹橋不幸事件發生後，日方曾一再表示靜候調查事實眞相，以外交方式解決，但一方竟軍艦雲集，軍隊大增，軍用品亦大量補充，此外尚有大批軍艦正在途中，源源而來，此種措施，不獨妨害上海各國僑民之安全，且對中國爲一種威脅，且足發生危害之行爲。中國在本國領土內，當然有權採取自衞之行動，本人昨日確曾告知日方代表，我國保安隊已從日僑居住附近區域後退，此乃係以市長之資格通告者。當時本人並曾對日本軍艦軍隊雲集上海一點向日方代表提出抗議，日方代表當時對日軍增加一節，答稱不知，惟相隔不久，本人即徵實日本軍艦軍隊確已大量增加，是則爲防衞計，保安隊當然無可撤退矣。總之，我方秉承中央所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貫政策，對僑居上海之各國僑民，仍當加以保護，對各國僑民之利益，亦仍當照常尊重，請各代表轉知僑民釋念可也。

至此，各國代表提議可否將保安隊稍稍後退，以免發生衝突，俞市長當卽答稱：停戰協定早經日方破壞，故本日實無召集共同委員會之必要，但各國代表係以領事資格出任調解，本人亦極願商談，惟我國軍隊在本國土地，行動有絕對自由之權，此則未容他人置喙，茲爲維持上海之和平與治安計，如日本將增加之軍艦與軍隊調回，則我方對撤退保安隊一點，亦願加以考慮云。日本代表對於此點，無具體答覆，於是會議毫無結果而散。

至十三日上午，日海軍陸戰隊突向我警戒線內衝入，並攻擊我守軍，當經我軍沉着抵抗，予以擊退。俞市長據報後，立卽向日本駐滬總領事提出嚴重抗議，並將抗議書錄送挪威駐滬總領事兼領袖領事，與爾轉知各國駐滬總領事知照，茲分錄原文如下：

致岡本抗議書原文　逕啓者，關於最近貴國海軍齊集上海威脅敝國之舉動，經本市長向貴總領

侵略者的犧牲



——抗戰三日刊

軍民合作向抗戰大道前進



——抗戰三日刊

事提出嚴重抗議在案，後本市長爲維持本市和平治安計，曾與貴總領事約定雙方不得輕啓釁端，此事前(十二)日在共同委員會開會時，英美義各國代表均皆聆悉，並可爲證。乃言猶在耳，貴方陸戰隊於本日九時十五分，在北區地帶忽向本市區內警戒線內衝入攻擊我守軍，當經我守軍沉着抵抗後，因我方不欲事態擴大，除將貴方挑釁部隊驅回外，並未追擊，糾紛旋即停止，本市長認貴方陸戰隊此舉，足以危害和平，妨礙治安，相應提出抗議，請煩查照轉知貴國海軍當局尊重諾言，嚴切制止爲荷。此致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

致領袖領事奧爾函　逕啓者，今日本市長致日本駐滬總領事抗議書一件，關於日方今晨違背諾言，輕啓釁端事；相應抄同該抗議書函稿，送請查照，並煩轉知各國駐滬總領事知照爲荷，此致挪威國駐滬總領事兼領袖領事奧爾。

我政府鑒於情勢急迫，於十三日起下令將揚子江鎮江下游及南黃浦江面實行封鎖，外交部當分別照會各關係國駐華使節，軍事當局並發表談話謂：

現下時勢急迫，我國爲自衛計，不得不採取各種適當措置，而封閉揚子江鎮江下游江面，實爲我國目前在國防上必要自衛辦法之一。此種辦法，實施於中國領地，目的純爲自衛，雖一時對於中外航業略有不便，但應爲中外人士所諒解，一俟外來威脅解除，上述江面之航行，當立即恢復也。

自十三日上午日陸戰隊向我進攻，兩度接觸後，即日下午四時，復以重砲轟擊我方，忍無可忍，爲自衛計，乃予還擊，於是「一二八」以後上海之和平局面，又因日軍之侵略而破碎矣。

戰端既發以後，英美兩國領事以飛機炸彈紛落於各該國軍艦附近，特向俞市長提出抗議，俞市長當即答稱我國空軍隨時有轟炸日艦之可能，各國軍艦應遠離日艦，以避免危險，否則我方不能負責。同時俞市長又爲日軍利用租界爲軍事根據地，攻擊我國軍隊事，照會各國駐滬總領事，迅予制止，原文云：

逕啓者，查我國軍隊因日軍昨日在本市妄啓釁端，侵犯領土，已採取自衛行動，積極抗禦。本市長玆特向貴總領事及其他各友邦駐滬總領事鄭重聲明，我國軍隊對於本市各國僑民生命財產及一切法益之在其勢力範圍內者，仍繼續本國政府向來政策，負責竭力保護。但本市長有應促起各友邦駐滬當局嚴切注意者，即本國軍事當局希望及要求各國有關方面，對於日軍利用租界爲軍事根據地，以攻擊我國軍隊一節，應即迅行制止，否則我國軍隊萬一被逼採取自衛行動，以減少日軍利用租界爲軍事根據地之危害時，所有因此發生之一切結果，我國不能負責，相應函達，請煩查照。

十五日駐滬各國總領事推派領袖領事代表往訪俞市長，提出下列二點：

(一)駐滬各國領事，對俞市長前日關於日軍利用租界爲軍事根據地之聲明書，已加考慮，並將警告日方，但各國領事之態度，以爲如任何一方有損及租界外僑生命財產時，有關方面仍應負責。(二)各國領事對中國飛機在租界上空飛行，認爲危及租界安全，特提出抗議。俞市長當駁稱：關於第一點，各友邦對於中日戰爭，義當嚴守中立，乃竟任縱日人，利用租界爲軍事根據地，根本已破壞嚴守中立之原則，各國既無法制止日方，我國軍隊爲自衛計，當然有權採取必要行動，因之所發生一切結果，自不能負責。關於第二點，各國須知租界爲我國領土，租界上空爲我國領空，領空權乃我國主權之一部，我國空軍在本國領空飛翔，根本不容他人干涉，況飛翔目的爲殲滅利用租界爲軍事根據地之敵艦，各國更不應過問。俞市長繼謂，據確實報告，租界內有數處日本銀行及商行之屋頂，均架有高射礮及機關槍，租界當局不加干涉，殊堪遺憾。本市長特利用此機，順便提出抗議，如再不注意制止，則我方空軍恐將轟炸此項本非作戰而竟用爲作戰之建築物，屆時如發生不幸結果，其責任應由租界當局與日方共負之。

雙方談約一小時，領袖領事乃告辭。

我政府以日方軍艦往往故意停泊歐美軍艦或商輪之旁，使我方顧慮第三者生命財產之安全，不使自由攻擊，而彼反利用其優越地位，時以大砲向我軍陣地轟擊，認為日方託庇外人勢力，至為怯懦可鄙；而歐美商輪與軍艦，不使日方軍艦遠離，無形中不啻予日艦以保護，陷我方軍事於不利地位，亦非公平之道。外交部於十九日通知各國使領，凡各國在滬之兵艦及商輪，須於十二小時之內，遠離日艦停泊五海里之外，或使日艦遠離各國兵艦及商輪停泊地點五海里之外，同時並發表聲明如下：

中國在上海及其他各地之軍隊，現正從事自衛抵抗暴力，此項自衛行動，乃係對於侵略中國土地及破壞各種保持和平條約，如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等之國家，予以抵抗。就公道而言，則在此種戰事中，自衛國所應享受之合法作戰之機會，至少亦與侵略國相等。在上海衝突未發生前，中國政府即曾向各國聲明，謂日本軍隊如利用公共租界之任何部份為作戰之根據或退避之處所，則中國自衛軍隊，即將不獲已採取一切必要之辦法，以應付在租界內之日本作戰人員，而由此所生之一切結果，中國政府絕對不能負責。現在日本軍隊仍利用虹口及楊樹浦為攻擊之根據地，多數日本軍艦之在吳淞口及在黃浦江中者，仍繼續轟擊中國陣地，中國空軍攻擊此種軍艦時，曾不顧自身危險，特別慎重，以期對於第三國之船隻財產避免無謂之損害與危險。截至現在，中國飛機，並未對任何其他外國之兵艦或財產故意施以攻擊，即在將來亦仍係如此。但如因外國軍艦與日本軍艦地位過於接近，因而於中國空軍作戰時，發生不可避免之危險，中國政府要屬不能負責。是以最妥辦法，自應由關係各國，設法使日本軍艦，駛出黃浦，否則即由各該關係國，將其所有之軍艦暨其他船舶，自行駛出危險地帶。中國政府以上主張，公允正當，深信必易獲同情與諒解，尤因吾人奮鬬之目的，不僅在於中國領土之安全，且亦為世界維護正義計也。

就戰爭情形而言，在滬戰初期，日本以北四川路底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虹鎮日海軍操場與楊樹浦公大紗廠日軍司令部為重心，聯成一線，與黃浦江中的軍艦成犄角之勢。我方亦分三路抗戰，右翼由八字橋、江灣路進擊敵司令部，中路由江灣進擊敵海軍操場，左翼則進擊公大紗廠。我軍各路節節進展，先後佔領敵海軍操場與匯山碼頭，敵軍被切成兩斷，陷於我軍重重包圍中。

敵軍在虹口楊樹浦一帶既未得手，乃電乞國內增援。至二十二日，日援軍三師團抵滬，大將松井石根亦來滬指揮作戰。援軍抵滬後，即謀在吳淞之蘊藻浜張華浜獅子林以及寶山羅店等地登陸，浦江中之日艦也都開出吳淞口外，於是自二十三日以後，戰事之重心即由虹口楊樹浦外擴而至沿海岸一帶矣。

除了上海周圍戰爭之外，敵人飛機還不斷的飛往京、杭、鄞、贛以及安徽廣德等地轟炸，以擣亂我們的後方；但在我軍嚴密防備之下，敵人的陰謀顯無多大的效果。

敵人殘酷的暴行，是真堪髮指的。二十六日敵機竟在滬南站轟炸手無寸鐵的難民，死傷達七百餘人；九月四五兩日又轟炸非軍事區域之北新涇，人民死亡不可勝計。又同濟大學並非在戰區中，而又無軍事設備，也竟跟南開一樣全部遭敵機炸毀了，這樣暴虐的獸行，簡直是在向全世界的人類，全世界的文化挑戰了。

概括說來，截至九月初旬止，據估計日軍

在滬作戰之實力，陸軍至少已達七萬人，內有最精悍之久留米師團；海軍方面大小艦不下七十餘艘，砲位合計七百門，此外又有新式飛機二百架以上。以這樣龐大的武力，爲陸海空的聯合進攻，顯欲於短期內大舉登陸，實行所謂「中央突破」之謀。但自我軍在閘北虹口猛烈抗戰結果，使日軍準備已久之陸戰陣地，失去效用；其後乃襲「一二八」故技，圖在瀏河登岸未逞，因此移主力於浦江下流，企圖在吳淞一帶打出一條血路，將大批陸軍開上陸地，築成陣地及展開施用坦克車等現代武器之戰場，可是每達一處，輒遭我軍痛擊，雖有相當部隊，得於若干地點登陸，但始終不能達其深入之目的，而日軍「登陸面」日漸展長，已證明我軍持久的全面的抵抗之初步成功矣。關於吳淞一帶以後戰情，當於下期續述之。

日本艦隊之謬舉

志剛

宣佈封鎖我東南海岸

八月二十五日，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宣佈，自該日下午六時起，封鎖中國公私船舶及軍艦在東南海上之活動。此項封鎖區域，北起北緯三十二度四分，東經一百二十一度四十四分，南達北緯二十三度十四分，東經一百十六度四十分（即自江蘇南通縣屬之呂南沙及川腰港口至廣東潮梅縣屬之海門灣。）此項消息傳出後，各方甚爲重視。據日本第三艦隊國際公法顧問談：日本不能扣留或強迫外國船隻改變其行駛方向。但日本如懷疑該船國籍，可以派人上去檢察。中國船隻如在此區域行駛，必予以扣留。此非戰時封鎖，故日本不能阻止外國船隻裝運軍火赴中國。

同日在東京方面，除發表同樣聲明外，並以文書通告駐東京各國大使與公使。茲將各國之反響，摘錄如后：

（一）英國　英國外交界人士，現頗表示不安；並謂此項封鎖辦法，雖不直接妨害英國利益，但在「和平時期」並無實施之理由。因此英政府將向日本政府要求，提出解釋。關於此事，英政府現與法美兩國當局，不斷進行接洽，以籌應付之方。此外一般觀察家並謂，日本海軍若果盤問外國船舶，決非英國政府所能接受。

（二）法國　關於日本決定封鎖中國東南海岸事，法國負責方面，極爲關切。以爲此與日本未向中國宣戰一項事實，實相牴觸。按之國際公法，非於宣戰之後，不能封鎖敵方海岸。況依照現行條約，各國對於中國應維持門戶開放政策，封鎖之舉，尤屬不合。但日本當局對於外國船舶，業已保證不加留難，因此法國政府現尚無意提出正式抗議云。

（三）美國　國務卿赫爾宣稱：據渠所接遠東情報，日本不欲於封鎖中國海岸時，干涉外人航業。美政府以爲現已接到日本封鎖中國海岸之宣塲情報，但一方面仍徵集關於封鎖影響之事實云。

關於此事，我駐英大使郭泰祺氏，曾向該國報界發表談話，說明日本封鎖中國東南海岸之宣佈，係表示日本欲以攻擊之大戰，征服整個中國。舉世應認識此乃日本野心之初步。如其能佔有中國富源，則第二步必謀獨霸太平洋。故中國今日之抵抗，不但係爲其本身主權領土而戰，且係爲彼日本危及利益之各國

而戰。

當日外務省宣布封鎖我海岸時，駐東京各國記者，曾提出五點質疑。三十日午外務省發言人業已答復。特錄如下，以闡明其封鎖之性質：

第一問：平和的通商，是何意義，依船籍而言乎，抑係貨主國籍而言乎；答：係指依第三國船舶所載之平和通商而言。第二問：善意船舶或惡意船舶，是何意義，答：對於華船無認為善意之餘地；對第三國一般的不認為有惡意。第三問：對惡意船舶，將採如何措置；答：按照遮斷交通措置之目的，無濫行沒收船舶及貨物之意思，不越自衛手段範圍。第四問：華船如偽稱英或其他外國籍，懸外國旗時，將採如何措置；答：華船如偽稱其他國籍，懸掛第三國國旗時，當然不能免交通遮斷之措置。第五問：日對非平和的通商，將如何停止之乎；答：因每個場合而異，惟尊重第三國之平和通商。

英國關於上海中立之建議

市隱

八月十三日日本海軍陸戰隊以上海公共租界為根據地，向我軍開戰，我軍奮勇迎擊，於是上海租界之安全成為問題。英國外交當局為此屢向上海當地各國使領及海陸軍當局以及中日兩國政府磋商上海中立問題。結局英國於八月十八日作成並提出建議如次：（一）互相同意中日雙方海陸軍共同退出上海四週之地帶；（二）向日本擔保其僑民之安全，並向中國擔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為根據地，而保護日僑之責，則由租界內各國軍隊共同擔任之。對於此項建議，法美雖同意，但中國在原則上接受，日本則無肯定之答復云。

華北戰事再發前我軍撤退之經過

志剛

七月二十六日，日軍又攻擊我國在廊房的駐軍。同日北平的廣安門內和西便門附近，也發生衝突。這使最近華北苟安的和平空氣，起了極大的波浪。以後的進展如何，卻很難預卜。現在且把戰爭再發前我國軍隊撤退的經過情形，敘述一下。

一　第一次的撤兵

自日軍演習引起蘆溝橋事件後，中日雙方就立刻進行和平解決的談判。北平方面由秦德純、張自忠、馮治安、張允榮等與日駐屯軍參謀和知，武官今井接洽；天津方面由市府祕書長馬彥翀，警察局長李文田與日駐屯軍參謀長橋本，參謀塚田協商一切。因雙方都表示不願事態擴大，故進行頗為順利。

九日晨四時許，談判得到了結果。日方答應把攻宛平縣的部隊，退回到原演習地點。我方城內的守軍，也調到距宛平縣城以西二里的村莊暫駐；另由石友三統率的保安隊入城維持秩序。那知保安隊接防的時候，日方駐軍竟開槍射擊，因此幾乎又生枝節。後經雙方當局解釋，得暫時無事。

但至十日，蘆溝橋附近五里店地方，尚有日軍二百餘名，迄未撤退。關於這個問題，中日雙方負責人員，曾有數小時的討論。因為日方

意態堅決，所以毫無結果。並且日方調兵遣將，非常忙碌。我方目睹這種情形，亦施行適當的防衛準備。

在這種情形之下，和解顯然是不可能的。日方的舉動，祇是緩兵之計而已。果然十日下午四時，日軍又把宛平縣包圍起來。於是華北的局勢，便復趨惡化了。

二　從第一次到第二次撤退之間的戰事概況

第一次撤兵沒有結果之後，戰事便接着爆發了。這次的範圍，較前次廣大。現在把牠的發展，逐日歸納如下：

十一日　日軍三度侵犯蘆溝橋。
豐台及南黃土坡亦發生衝突。

十二日　大井村及五里店一帶，發生激戰。
日軍又大舉進犯蘆溝橋。
入寶山附近有劇烈的戰事。

十三日　日軍進襲北平永定門及南苑。
日軍佔據天津兩車站。

十四日　日軍進攻永定門外的大紅門。

十五日　團河附近發生小衝突。

十六日　大井村及蘆溝橋一帶，時有小接觸。

十七日　日軍佔據津浦路西站。

十八日　日憲兵竟派員檢查津郵件。
日飛機在順德、漳河橋、安陽等處，開槍掃射平漢列車。

十九日　北平四郊續有不斷的小衝突。
日軍向蘆溝橋附近的劉莊進攻。
大井村北日軍向我軍發砲。

二十日　日軍又猛攻蘆溝橋及宛平縣。
豐台亦發生戰事。
大井村及大紅門，亦有衝突。

在這幾天以內，我軍完全採取守勢，靜待負責當局和平談判的結果。他們雖然屢次受到日軍的猛攻，卻奮勇抵抗，毫不退讓，盡了應戰和不失地的責務。

三　宋哲元氏抵津返平

當蘆溝橋事變發生的時候，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氏，在原籍樂陵養息。後來時局日緊，宋氏便於十一日午前十一時，由樂陵偕隨員衛隊等乘汽車赴津浦路黃河岸站，換專車北返，於晚六時半抵津。

宋氏抵津後，於十二日發表書面談話，原文如下：

『此次蘆溝橋發生事件，實屬東亞之不幸。局部之衝突，能隨時解決，尚屬不幸中之大幸。東亞兩大民族，即是中日兩國，應事事從順序上着想，不應自找苦惱。人類生於世界，皆應認清自己責任。余向主和平，愛護人羣，決不願以人類作無益社會之犧牲。合法合理，社會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決不能和。希望負責者以東亞大局為重。若只知個人利益，則國家有興有亡，興亡之數，殊非盡為吾人所能逆料也。』

宋氏在津時的表示，並不甚多；但是有兩次，卻是比較重要的。第一，宋氏宣示不願接受國內對於二十九軍的一切捐助，說『殺敵乃軍人之天職，軍人受國家之豢養，已不能再受人民財物。』第二，平學術界推代表謁宋氏時，宋氏表示和平談判尚在進行，但絕不喪權辱國。

十九日，宋氏離津返平。以後天津方面的交涉，據說與日方商定由雙方分派張自忠及橋本等協議一切。

四　和平談判的進展

和平談判的眞象，外界是無從知悉的。但是自宋哲元氏抵津之後，牠的進行，好像是逐漸具體化了。正式的談判，是在十五日開始的；

因此在所謂的和平談判時期中（即十五、十六、十七等三日）前方並沒有劇烈的衝突。

在和平談判的程序中日方提出無理的要求，卻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日方雖然知道華北的當局決不會接受辱國喪權的條件，但是利用這種方法，來延宕時日，作軍事上的準備。

到了宋氏返平之後，和平的曙光，看來好像是在華北開始照耀着了。北平城內的防禦工程，逐漸撤除。不過日方軍事行動，比較以前更加厲害。平津道上日方軍運的忙碌，有增無減。這種情形，能否使華北得到苟安的和平，也成了問題。

但是二十一日，中日雙方在平議定停戰撤兵了。關於議定的內容據日方的宣佈，有兩個協定。

第一個是所謂七月十一日的地方解決案，在我方始終沒有公表。茲將日本方面發表的原文錄下：

盧溝橋事件解決全文（所謂現地協定）

（一）第二十九軍代表，對日本軍表示遺憾之意，且處分責任者以責任聲明防止將來再惹起如斯事件。

（二）因中國軍與駐豐台日方軍過於接近容易惹起事件，故在盧溝橋城廓及龍王廟不駐軍，以保安隊維持治安。

（三）鑑於本事件多胎胚於所謂『藍衣社』共產黨其他排日系各種團體之指導，設法取締之。

第二個是十九日的具體事項，共分三點：

（一）排除阻害中日國交之人物。

（二）徹底彈壓共產黨。

（三）取締排日之各機關各團體及其各種運動並認爲其原因之排日教育。

此外還提及三十七師的撤退。

華北當局接受這種協定，根據報端所載，是因爲顧全和平，並且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的。

五　撤兵的實現和戰事的再發

二十一日，宋哲元氏電中央報告中日雙方約定前線軍隊撤退，我在盧溝橋前方部隊，二十一日下午撤退二里，地方治安由石友三保安隊維持。日軍限二十二日午前撤退。如我軍撤退後，日軍仍不撤退，則我軍仍得自由行動，開回前防。北平城內治安調趙登禹師負責。

但是日方當局，不久就有否認撤退的聲明。並且在二十五日的晚間，又攻擊我駐廊房的軍隊。因此戰事便復發了。

二十六，七，二十七。

華北戰事擴展後之國際反響

東序

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我方雖步步退讓，惟日軍仍源源增兵，進攻各地，以致事態更形擴大，因此在國際上所引起之反響亦隨之緊張，茲將各國政府與民間之態度約略述之。

英國　先就英國說起，英國對於遠東時局最爲關心，故在事變發生後，即於十二日照會美國政府，採取相互諮詢辦法。並向中日二國提出照會，說明其所抱華北此次衝突，起因甚微，不應藉此擴大糾紛之意見。並謂中國或日本苟有擴大此事化爲國家尊嚴問題之任

何企圖，則將成為與英國至有重大關係之事件云。同時在下議院中常有關於華北事件之責問，七月十九日艾登外相在下院對於遠東時局有重要之演說，大意謂：

遠東局勢，現仍在不定之天，英國政府，業向中日兩國政府，表示期望此次糾紛，獲得和平解決。英國政府並與美法兩國政府，保持密切聯絡，此在美法兩國政府，意見與英國相同。對於此次糾紛，極為關切，希望獲得和平解決，但和平解決辦法，或者由中日雙方直接磋商最有成功之希望。至於第三國，則除對於維持和平一層，表示當然的關切之外，可不出而干預，然吾人已向中日兩國當局，聲明任何他國政府，對於此次中日糾紛之解決，若能有所補助，則自亦樂於在其能力範圍內，盡其棉薄也。繼則謂華北不定之局勢，若長此存在，繼續發生之事端，若仍以地方解決辦法，勉強應付，而此類解決辦法，效力與範圍，又傾向懷疑，則時局仍將充滿危險云。

二十一日艾登又在下院聲明，首稱：『華北目前局勢，若繼續不變，則英國政府即認為不宜與日本進行雙方合作之談話，余曾以不獲已而以此項見解告知日本政府。』又謂就『目前華北糾紛言，華盛頓九國公約及巴黎非戰公約均未規定英國政府負有任何種之約束，若其有之，則惟九國公約第七條所規定簽約各國互相諮詢之條文而已』云。（按九國公約第七條內稱，『締約各國，約定無論何時，遇有某種情形發生，締約國中之任何一國，認為牽涉本約規定之適用問題，而該項適用宜付諸討論者，有關係之締約各國，應完全坦白相互諮詢。』）

後來日軍進攻廊坊等地，戰事愈形擴大，於是二十七日艾登又在下院中報告，略謂日軍在北平城內外，據稱將有舉動，渠乃訓令駐日英代辦，向日政府表示避免此種舉動之希望。英政府繼續以其願見和平解決之關切，向中日政府言之，渠知法美兩國政府已在南京東京有與此同樣之行動，英政府現仍與其他有關係國政府，如蘇聯與美國政府等，時常接洽。至於保護英僑之地方計劃，今仍存在，如遇事變，即可實施云。

二十八日英下院討論華北中日衝突事件，關於召集國聯會議，處理中日問題之建議，外相艾登稱，渠不能提議此項步驟，因日美兩國，與遠東問題最有關係，而均非國聯會員國也。艾登繼稱，英美各國在任何情勢下，必盡力使糾紛獲得解決。

至於英國之一般輿論，亦仍繼續一致攻擊日本之侵略行為，如二十二日泰晤士報評論中日兩國糾紛云：

日本態度若此，殊有喪失英國同情之虞，日本已將小小錯誤，擴大為國際危機，匪特全世界為之驚異，即日本自身亦且莫明所以，又況此類錯誤，該國至少應負一部份責任乎，此其理由何在，實無從予以捉摸。中國軍隊係因保衞國土而有所調動，日本乃向全世界宣傳指為挑釁舉動，世界各國既不為之所動，即以德國而論，雖曾與日本成立反共協定，該國各報對於其姊妹國，此其所為亦不加以重視。英國對於日本各項問題，雖以同情態度加以注視，茲因日本對於各項最大問題之一，即戰爭多所留戀，亦難寄以同情」云。

二十九日倫敦新聞記事報對英國所採之態度，頗表不滿，其言云：

華北此次戰事，西方諸國未必有何舉動，非因其與吾人利害無關也，亦非因吾人贊成日本征服華北也，特因吾人在六年前，對於東三省事件，毫不活動，致吾人今日莫能有何舉動耳。此次新戰事，更證明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二年英政府之荏弱，不獨已背棄集體安

全，且亦背棄英人利益矣。自茲而後，阿比西尼亞與西班牙事件，相繼發生，今又事變發現於中國，此皆英政府之示弱，有以致之也。

美國　美國方面對於此次華北戰事，雖然非常同情中國，但政府仍採取獨立政策。十七日國務卿赫爾發表措辭嚴厲之警告，暗示中日兩國不得在華北開戰，以免直接妨害美國利益。文中雖僅以強有力之語氣，重申美國政策，而未直接指明中日兩國，但適於華北危局千鈞一髮之際發表，其用意不言可喻。赫爾警告，措辭直捷了當，爲美國近年來有數之文件，內稱：「世界各地，騷擾不寧，各方人士前來探詢意見提出建議者，實繁有徒，任何局勢，如武力衝突已在進行或武力衝突有發生危險者，則必使世界各國之權利義務，感受嚴重之威脅，嚴重之武力衝突，不論發生於何時何地，必致直接間接影響美國之權利義務，職是之故，余感覺職責所在，宜將美國政府之立場，昭示天下，美國志在保障世界和平，時加創導，不遺餘力，美國並主張避免憑藉武力以推行其政策，更反對干涉他國內政。赫爾又稱，美國始終不渝，贊成和平談判，與忠實履行國際協定，各國對於他國權利務當加以遵重，而過分之貿易障礙亦當加以減少，以謀實現通商機會之平等及國際軍備之限制云。此宣言發表後，南美各國咸皆爲之聲援。

又據華盛頓哈瓦斯二十六日電，美對遠東時局，仍取審愼態度：

此間官方人士，對於遠東事變，現仍加以密切之注意，但對於目前局勢，則不欲有所詳論，美國政府，現仍保持審愼態度，與華北中日兩國糾紛發生時無異，關於糾紛情形，自華北接得之報告，內容輒多互相抵觸，美國當局不能藉此以斷定事變發生之原因。總之，國務院始終期望保留嚴格的中立態度，據官方人士所得印象，國務卿赫爾，力求避免效法前國務卿史汀生之所爲，而寗使美國政府處於純粹法理的立場。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教訓，使美國目前執政者，相信提出強硬抗議，實屬毫無效益，且足使美國與日本或美國與中國間，造成緊張之空氣。據一般專家意見，中日兩國糾紛，終始爲地方事件，而美國一切舉動，自亦以使糾紛地方化爲其目的，但在目前爲止，國務院方面表示對於華北事件，仍取觀察態度，不擬向中日兩國駐美大使，提出何種新交涉云。

但民間方面之反日態度，非常明顯，如衆議員波納德考維、康納爾、希爾等四人曾於十四日致函國務卿赫爾，謂最近華北方面中日衝突已破壞九國公約，要求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爲世界和平計，此舉實屬需要，彼等並引一九三四年密希爾少將對聯邦委員會之證言，稱日本爲美國最危險之敵人云。

十五日美國紐約泰晤士報亦抨擊日本之侵略手段，謂：

『主張此項衝突爲地方事件，并主張不得由南京中央政府干涉，乃日本一向破壞中國領土完整之故技，日本聲稱開發華北富源，亦即侵略之一種，日本今日之所謂近衞意志自由內閣，實亦顯然爲日本軍閥所操縱，日本政策之目標，究竟何在，姑不必論，但已使中國人民之自衞心增強，而使歐美人士之輿論鮮予以同情矣。』

又據中央社二十八日紐約電報：

華盛頓當局宣布，美國曾與法英兩國訓令各該國駐中日大使向中日政府表示避免戰事之希望。各重要報紙如紐約泰晤士報及紐約講壇報等，今日社評均以嚴詞抨擊日本軍人之態度，僉稱日本武人屢次採取侵略技倆，實使美國輿論界爲之齒冷云。紐約泰晤士報社論，於論述日外相廣田對議會之演詞云，廣田

所稱日本政策，純在由中日「滿」之合作協調，遂行東亞之安定云云，此種表示，在吾人視之，實爲虛飾之詞。日本發表此項官方聲明後，竟隨之在北平郊外施用重砲，手溜彈，來福槍，誠爲一極大之謬舉。日本揭櫫其使命爲維持其誠爲東亞安定力之地位，實則日本爲威脅東亞和平之唯一國家。該報繼謂日本藉口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竟圖脅迫中國政府，放棄對冀察之管轄，並請求日本軍隊合作滅共，凡此種種，均足表示日本所謂「安定」者，實卽「霸權」耳。日本現所採取之行爲，均使中日兩國之合作爲不可能。日本屢次刺激中國人民之情感，無視中國領土之主權，致釀成此次不幸情形，日本應尸其咎。該國首相近衞，星期一日向中國朝野呼籲請重行考慮並表示自制，實屬可笑，良以日本內閣，現正放縱日本在華北之軍人，任意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也。最後該報謂，廣田表示希望各列強充分瞭解日本忍耐及自制之態度，此種口吻，殊屬樂觀。緣除德國或意國外，其他各國均已向日本表示深慮日本所提之要求，將使遠東陷入戰禍，此固爲公開之祕密。日本自與蘇聯發生衝突，引起嚴重之危機後，輒以爲各國對日本侵略中國之政策表示贊同，此實爲日本曲解西方各國之態度云。紐約講壇報社評稱，日本認爲將中國「好戰」之一師軍隊換防，而易以比較溫和之軍隊駐紮，則日本軍隊繼續夜操，可無事件爆發之虞，此點實與事實大相逕庭。廣安門事件，日軍官命軍隊由豐台開赴出事地點，該軍官如非企圖肇事，卽屬諸愚蠢之流，總之，不論中國任何軍隊駐紮該處，均不能避免不發生事端也。該報結論謂，華北所能享受之和平，良以華北和平之不能保持，正因日本之不欲和平。

八月三日舉世聞名之哥倫比亞哲學及教育教授寇伯屈博士，今日語新聞記者謂：

日本在華之行爲，實屬無恥而愚蠢，天津南開大學之被毀，不足使該校歸於消滅，良以日軍炸彈殘酷手段之結果，適足使該有名之學府，萬古不朽。日本軍人此種恐怖政策，不特不能使日本獲些微利益，且日本以武力所獲得之土地，其結果仍將物歸原主，終爲中國所有也。再則日本以創造戰爭爲擴充貿易之見解，彼以炸彈轟炸南開大學學生，夫學生爲將來之統制階級，此其行爲實屬荒謬，而不合邏輯。總之，按照余意，日本目前之行動，適足使中國抗日意志益趨一致，日本不久必將對此次暴行表示惋惜，吾人拭目待之可也。

關於美國施行中立法問題，各政治家及著名報紙多持反對態度。例如七月三十一日民主黨領袖勒維斯，在參議院辯護美國對於華北不採用中立法之政策時謂：『要求立卽實施中立法者，不知吾人一經宣布任何一方爲侵略國，及宣佈雙方在戰爭狀態中後，中國或日本或中日兩國，皆將以美船載有物品供給敵方爲理由，拘捕吾人在東方之商船，如已在海上之美船，被人拘捕而轟擊之，美國勢將被迫而反對此種侮辱舉動，至是，則美國將對東方開戰矣，因此理由，羅斯福總統不得勸告西班牙與東方兩處互相衝突之雙方，在可接受之條件下，復歸和好，並設法不使美國陷入漩渦，致傷失其調解之勢力。』

又八月一日泰晤士報社評，題爲美國外交政策，謂：

美國國會議員中有促羅斯福總統，對於遠東事件，採取所謂一九三七年之中立法者，此種法律，規定美國不得以軍火輪供戰鬪國家，並授總統特權，在現金購買，與運輸自行負責之原則下，得准他項材料之輸出。一九三七年過去五個月中，美國輸至中日兩國之貨品，共値一萬六千五百萬元，大都爲棉花，廢鐵，機件等，此類貨品在情理上，均得認爲戰爭所用材料。倘總統確認亞洲已入戰爭狀態，則現金購買，與運輸自行負責之交易，顯然有害於中國，而無損於日本。緣日本藏有大量黃金與現洋，可作現金，有大批商輪可供運輸，中國之金準備，僅及日本三分之一，既無近代商輪，復無近代海軍之可言。是則中立法果眞施諸亞洲兩大國家，徒見其不中立而已。此種結果，自與美國無關，蓋美國所冀諸中立法者，無非爲維護自身地位，不顧其他結果，但此種法律，非惟不合中立原則，抑亦不

能實行，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畢特門氏之言曰：總統現正力圖保護中國戰區內之美僑，但中立法一旦施行，總統調停戰爭與保護美僑之權力立卽受其摧殘，易言之，徒使美國所處地位愈增其危險。尚有一點爲畢特門氏所未曾道及者，卽歷來美國之遠東外交政策，爲維護中國領土之完整，與門戶開放政策，易言之，各國在華須有商務上之均等機會，倘因中立法而使美國與國際事件相隔絕，則美國之外交政策，安得不遭障礙。要而言之，美國倘不準備維護海外之權利，擔負本身之責任，對於犧牲者與侵略者不分其軒輊，則是自滅其世界一大強國之勢力。

此外八月四日紐約著名之鷹報發表社評云：日本以維持亞細亞和平自許，但對華侵略，仍在積極推進中，九國公約爲中美日共同簽字者，違犯此約，卽違犯國際公法，故英法等國，近均對日表示，遠東和平須由各國共同負責云。

法國　法國對於遠東衝突，極對吾國表示同情，法政府曾同英政府採取一致態度，向日提出不擴大事件之照會。其輿論界之反對態度尤爲明顯。如前任越南總督社會黨衆議員范連尼，最近曾赴中國各地考察，頃在「巴黎晚報」發表長文，就中日兩國糾紛之起源，及其國際的影響，有所論列，略謂：

「日本雖曾力謀避免墮入德國術中，然今仍不免落入德國之圈套矣，日本被捲入於三角同盟（按卽指德義日三國）其所擔當之任務無他，僅在牽制俄國一部份兵力，使其駐守遠東而已。蓋此際歐洲政治局勢，異常複雜，大戰有隨時爆發之可能，故德義兩國乃欲利用日本以分蘇聯之兵力，此就最近蘇聯與滿洲邊境之事端可以證之。日本既蓄志蠶食中國，乃先在蘇聯邊境，作聲東擊西之計，蘇聯倘出而與日本作戰，則其在歐洲之地位，將因之而削弱，反之蘇聯倘不加干預，則日本將益無所忌憚，以征服華北之全部，而日後大戰爆發之際，日本可擁有鞏固根據地，以對我作戰矣。抑日本政府前曾準備就日軍佔領北平週圍之問題，（按當係指冀東僞組織問題）與中國政府，謀友誼之解決，然以現內閣完全聽命於軍部，以致解決無從着手。日本軍部蓄意控制全國政權，故於本年春間，迫令政府下令解散議會，四月三十日議會改選之結果，證明日本民意不直軍部之所爲，然軍部並不因此而就範，馴至日本外交政策，均出自軍部之授意，去年日德兩國之反共協定，實際上並未經日本外交官之手，而係由軍部代表之所簽訂，職是之故，就目前事變而論，向中國所放之大砲，是否係由柏林之所發射，誠令人不能無疑矣。」范連尼繼稱，「此次日本之行動，勢將遭受中國方面認眞抵抗，蓋一則中國具有無窮盡之潛勢力，二則目前中國之行動能力，已非數年前所可比擬，就中國軍隊而論，近年以來，顯然大有進步，此在一二八上海戰爭中，日本固已深感中國軍隊之不可輕侮矣。假令日本必欲輕於一試，則勢必促成長時期之戰爭，且困難重重，耗費不貲，其最後結果，日本必將以重大之代價，獲得一種教訓，此教訓爲何，中國有四萬萬人民，且有二百餘萬久經訓練設備完全之軍隊，欲加以滅亡，斷非輕而易舉是也。」最後范連尼說明法國之觀點則謂，「法國絕無任何反對日本之成見，惟吾人固有萬分理由，相信中國具有和平之意向，中國絕不欲威脅任何他國，其所孳孳以求者，無非在於民族復興之工作，此吾人所以不禁向中國深表同情也。總之，日本國民，倘能明瞭其目前之統治者，正驅策其國家，以入於冒險之途徑，甚或崩潰之途徑，則庶幾回復清平之理智，而爲懸崖勒馬之計乎」云云。

其他各報每日亦載有反日之言論。共和社會聯合黨全國代表大會於閉幕後，該黨常設代表團於二十六日就中日問題，通過決議案，略謂『中華民國爲國聯會會員國之一，現正努力從事建設工作，今則和平組織，突然橫遭侵略，彼侵略者目的何在，雖未明言，但已盡人皆知。本黨對於中國，茲特表示同情，並予以鼓勵焉。』決議案又主張，凡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各項現行條約之各簽字國，對於此種武力企圖，務勿予以承認，國聯會亦當提出抗議，並

考慮用各種方法以挽救和平，而保障公理。

八月七日法國詩人前駐日駐美大使克勞德，曾在駐華公使館任職多年，在右派斐伽羅報發表一文，評論中日爭端，略謂日本對華，乃「武力與政治手段并用，」務欲攘奪中國北部而後已，吾人倘在亞洲大陸劃一直線，而以中國北部爲出發點，必有一日可循此直線，自天津取道蒙古，直達西伯利亞，……至北平地方，以政治言，原係中國首都，以地利言，則又偏處一隅，其爲中國政治中心，爲時甚久，過去雖曾遷移數次，終能恢復首都地位。彼侵略國用意所在，乃欲利用此種地位，以便私圖。抑知稱霸於中國者，定必遭遇莫大之障礙，尤其是中國文化與精神，力量整齊劃一，實無法予以擊破。日本定必遭受無形之抵抗，而欲克服此種抵抗，則非以極厚之兵力，極大之戰事不爲功，又況日本憑藉軍事優勢，冀在經濟上獨霸中國，必爲英美蘇三國以及全世界各國所反對歟，要之，任何人凡曾與中國相經過者，無不諗知中國人賦性之明敏，及其消極抵抗力之巨大，他日全世界各國若果一致爲之聲援，其抵抗侵略力量之大，自更不言而喻矣。

蘇聯　蘇聯各報仍對日本侵略行動加以抨擊，對於英國態度有所指摘，如二十二日消息報撰文痛論華北事件之意義，首稱：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事件，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強佔滿洲事件頗有相同之點，此不難指出，日本與六年前相同，方調集大軍，恫嚇中國，同時則僞飾鎭靜，冀減輕列強之注意，此意義深長的類似點，使消息靈通的觀察家深覺目前的華北事件，不過係日帝國主義業經長期佈置周全的征服中國第二階段計畫之初步。「九一八」時日本佔領滿洲之成功，乃西歐列強，採取消極態度之結果，此毫無疑問之事。而英國之公開縱容，尤爲促成日本侵略之主因，彼時一部份英國政客，完全錯估遠東勢力之交互關係，以爲日本佔領滿洲後，將不向華北華中而向他方發展，今日英國乃復有採取一九三一年時立場之傾向，此誠非常可悲可異者也。

英國保守黨報紙，現在與六年前相同，仍然企圖輕視華北事件，似以爲與他國利益無關，換言之，即彼等竟乃支持日方軍閥，借以掩飾其準備周到的軍事行動之口實。英國保守黨現正在遠東重施過去不但在遠東，並在東非及西歐早已失敗之政策，保守黨政客顯已爲恫嚇虛張聲勢及威嚇之手段所懾服，而不問此種手段係來自遠東抑中歐。

消息報繼指出一九三一年時日本曾宣佈其侵略僅限於滿洲境內，然結果則完全背約，繼之以佔領熱河，創造冀東傀儡「政府，」強迫建立所謂冀察政委會，奪取察北六縣。「今者，日本乃續圖武力佔領華北平津，進一步更準備武力侵入華中，而其在台灣等地之活動，更切實證明華南亦在整個侵略計劃之內。」形勢如此，而仍企圖邀得日方軍閥之承諾，使其業已開始的擴張計劃局部化，尚有何用，苟日本肯放棄其侵略計劃者，則惟有在某一政府停止縱容此種計劃之時而已。　消息報當週述英外次克蘭波勳爵曾於一九三七年五月間否認英國「一意欲不尊重中國之主權，」從而問曰，英國目前之抹殺華北事件的極端重要性，其意義豈非謂英國不尊重中國主權乎，不僅此也，其意義甚至可謂英國已在放棄其在華利益，同時並顯示倫敦對於遠東勢力的交互關係，乃重覆估計錯誤耳。」

最後，消息報論及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事件與六年前「九一八」事件本質上之不同稱，「即不提蘇聯國力加強多倍之一決定因素，亦有兩點應與指出，六年以來中國人民之抗日運動已非常發展，而日本之後方，則反因六年之冒險政策而大爲削弱與騷亂，目前日本物價之高漲，罷工浪潮之擴大，財政之困難，以及其他多項因素，證明此次對華侵略新階段之展開，乃在國內形勢異常不穩定之條件下，別方面，自新中日衝突爆發以來，吾人即眼見中國抗日運動之愈益

堅強與發展同時民族意識以及人民對侵略者憤恨亦極端發揚。

數年以前，英國的立場事實上曾決定日本的勝利，今者嚴重的時機又已來臨世界列強尤其是英國，已復須採決肯定的立場矣。華北事件以及列強對該事件的態度其將成爲國際形勢中最重要之因素乎。

七月三十一日眞理報評云：

「日本軍閥已決定變華北爲第二『滿洲國，』此爲適宜的時機，世人周知日人之侵略方法，首先自造『事件，』繼則派兵鎭壓，最後則屠殺平民，佔領鄰邦土地。華北事件之展開，更使全世界深知日人所謂反共運動，實際全係侵佔鄰邦領土。」該報繼論廣田關於中日糾紛之演說稱，「彼廣田先生未嘗不知中國人民決不延頸受日帝國主義之宰割，然渠仍誇示鎭靜，俾能完全確定在華利益有關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將坐視侵略，不加聞問之後，乃大放厥辭。廣田之演說，證明日本政策毫無變更，仍係遵照軍閥之命令行事。」該報復論及日蘇交涉，謂「蘇政府早對日方表示願意組織解決邊界糾紛委員會及勘界委員會，並要求在勘界以前尊重北京及奉天條約規定的現存邊界，而日方則悍然不顧，委員會迄今未能組織。」

眞理報結論云，「日內閣在特別議會發表的演說，證明該國外交政策自「九一八」以來，毫未變更，佐藤允任外相之短期中，西歐政客曾以爲日政策漸趨緩和，實屬完全錯誤。」

八月五日消息報又著評論云：

華北事變初起時英美一部統治者層無視事變眞象，有意低估所含意義，稱爲「常有的」地方事件。此種立場當然適合日匪之意，彼既知美國採取孤立政策，不爲和平積極奮鬭，英國亦繼續讓步與妥協，乃肆意橫行，展開全線的斷然進攻。世界列強，尤其是英國的統治階級中，頗有人士迄今仍冀日本對華北的侵略能改取另一方向，至少暫時不再繼續向華中華南及太平洋方面進攻。最近事件的發展，已證明此種幻想，乃完全錯誤。日本一方面既見英美並不切實反對，別方面又已切實經驗『另一方向』困難極多，遂決計續向抵抗力最弱的方向前進，深入中國內部，並對華中華南準備大規模挑釁，直接侵犯英國利益。同時，最近的事件，更證明日帝國主義決不以併吞中國爲滿足，其用意乃在變中國爲演武場，替新的再分配大戰造成有利條件。就最近形勢觀之，報載艾登先生曾邀請德義兩國共同調解中日衝突一事，尤足使人驚異。此與眼見事主爲盜匪所据，不但坐視不救，且敦促其他事主以劫掠爲務的同黨匪徒出任『調解，』亦夫何異。過去「滿洲」之被佔，已證明懇請日帝國主義放下屠刀，回復理智，實屬無益之舉，而期望日軍閥尊重國際義務，亦屬妄想。眞象已完全明白，任何拒絕共爲和平奮鬭的孤立政策，任何不干涉日方侵略的政策，退讓與妥協於日匪之前的政策，唯有促其更加肆意侵略，增加世界大戰的危險，日本軍閥僅承認惟一權威，即武力的權威。苟眞欲制止日本軍閥的暴行，避免世界大戰的巨禍，惟有成立有效的國際和平組織，惟有全世界志願和平的國家共同團結，爲和平積極鬭爭，方能獲收實效也。

此外德意二國之態度，無甚明顯之表示，惟德國政府曾表示採取不干預政策，至國聯會人士曾於二十二日，就中日兩國糾紛，發表意見云，當事雙方若不能成立和平解決方案，中國或當向國聯會提出申訴，而以國聯會行政院現行組織而論，中日糾紛苟欲予以處理，其事實較一九三一年滿洲事件時爲便，蓋可按照先例，援引國聯會盟約第十六條，並可援引十七條各項規定故也。此外，某某方面並主張按照先例，對於侵略國禁運軍火，又在財政上援助被侵略國，但一般人仍望中日兩國，終能避免衝突，要之，國聯會盟約第十六十七兩條所載各項規定，非俟友好解決方案悉數用盡之後，不致付諸實施云：

各國對於滬戰之態度

東序

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後，爲分散我國應戰力量與轉移國際視線起見，又於八月十三日藉口虹橋事件，發動上海戰爭。我市區駐軍爲保衛國土起見，亦卽起而抗戰，予敵人以重大之打擊。上海爲我國經濟文化之中心，亦爲各國重大利益所在之處，故上海戰事所引起之國際反響，亦較華北戰事所引起者爲重大。茲約略述之如後。

上海戰事發生後，英美法等國爲保護租界及其僑民安全起見，均派兵隊來滬增防。英國因在滬有重大利益，對滬戰尤爲注意。英政府於密切注視遠東形勢之後，於八月十八日正式向中日雙方提出設立上海中立區建議（見另文，）後又因駐華大使許閣森爵士被日本飛機襲擊受傷，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

至英國輿論方面，對於日本之侵略行動，破壞遠東和平，靡不加以痛擊。十四日孟卻斯德指導報社論稱：

「日人殆尚有相信日本可不遇抵抗而攫得中國又一部份者。時局不許作學理上討論，是非不成問題，條約無煩解釋。日本既吞東四省，尚未消化及半，今復垂涎華北，其簡單有若是者。目前吾人之唯一考慮，爲如何制止日本，日本所欲要求者，輒爲在情理上不能接受者，列強之決定，固屬困難，而蘇聯荷無英美之合作，亦未必有何舉動，然此三國之共同行動，此其時矣。蓋今日猶有措詞嚴峻的宣言及共同提議的調解，當可左右日本之機會也。日本對於法律與秩序，固所漠視，但對於此三大國之實力，尤其是經濟力，則未嘗不尊重而了解之也。」

十七日倫敦標準晚報評論云：

日本與中國大規模之戰爭，當可支持半年，半年以上，則日本餉需一項，恐有不繼之虞矣。蓋日本海外貿易地位，至爲脆弱，貿易平衡日見不利，而金準備則已幾等於無，借款更屬無望。該報稱日本國內之財政經濟，若以今日較之侵略滿洲以前，則已大見減色，已呈外強中乾之象，蓋「外表雖一片愛國熱心，究其內心，則農村蕩然，以前允許於農民，謂侵佔滿洲後，國外財源，卽可源源而來者，今則皆等於畫餅充飢，倘猶長此黷武不已，則民不聊生之後，將使甲冑解體」云。

二十二日星期泰晤士報載有前北平英使署參贊德志門爵士所著一文，謂：

英美在華之利益相同，兩國恆志在促進中國成立強有力之穩固政府，以統治團結之中國之人民。日本則異於是，恆慫起地方事件，而與區域之當局談判，其行逕實違反中國政府統一與穩固之整個原則。職是之故，英美之政策，與日本之政策，逐年相距益遠，然日本必須與中國貿易，其繁榮端賴中國之富庶，爵士結語曰，凡誠摯希望兩國共榮者，今切盼日本政治家能早覺悟，日本能否以力制服華人，實無把握，今唯承認新中國受平等待遇之要求，始能保全和平云。

二十三日孟卻斯德導報刊載評論，稱上海所受戰爭影響如何，均非日本所願顧及，蓋上海之毀滅，固亦日本用意之所在也。該報繼說明日本之政策，共分三個階段，（一）戰勝中國，（二）戰勝中國後，使中國發生道德上及實質上之崩潰，（三）然後利用此種崩潰，將中國任何部分加以吸收或使之「自治」，於是再使中央政府降爲日本之隸屬，以遂其「密切合作」之大願。故上海者，卽日本所以削弱中國之途徑，所可痛惜者，中國爲保衛自己領土而戰，日本則爲侵略者而戰耳。

二十四日每日電聞報載有社論，題曰，「日本危險的企圖」謂：

如使上海公共租界處於戰區之外，則日僑可保安全，各方之調解，其結果似將遭日方之拒絕。此則必須承認者也。日本任何穩健勢力，今已爲主戰之軍閥所蹂躪矣，凡對日本之復興具有同情者，今對日當局之決

議，危害其五十年來空前進步中所獲之一切，實不勝扼腕。日本今以大軍參加兩處陣線之戰事，目下且有延及他處之勢，其財政上經濟上實無應付之力，日本之資財，用於中國之事業，已有窮蹙之勢，而其對國民所許在活動新場所可得之利益，亦未實現，日本之政治家，對於是否值得以國家之整個經濟作孤注之一擲，以求其繼續侵略之勝利品，從長計議，今或未晚云。

英國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於二十四日發表宣言，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猛烈予以抨擊，並要求英國政府會同國聯會其他會員國暨會與中國訂有條約各國，尤其是美國，採取必要措置，務使日本尊重國際法，與此項條約所載明之權利云。

自由黨新聞記事報於二十五日載稱：

「日本現方刦掠中國，並威脅世界和平，推厥原因，英國政府前於一九三二年背棄中國而不與美國合作，實有以致之，今茲美國懲前毖後，對於英國相與合作之議，自必處以愼重。英國前外相西門爵士五六年前所種之因，吾人乃於今日食其後果矣。」

九月一日倫敦泰晤士報之外交記者，著有評論，稱：

日本侵略中國，倘中國不起而抗戰，則國內將陷分崩之現象，前途至爲危險，「今既起而與日本週旋，則其國際間之地位，已躋於若千年來所未達之高度。倘今後將委員長能善用其軍力，使中國不至慘敗，則以中國幅員之大，必可長久支持之。至以日本之策略而論，則今日日軍在上海之行徑，顯欲在上海四週設置鐵圈，使中國軍隊被逐之後，卽無法再侵入，換言之，卽日本企圖再重演一九三二年之舊劇，使在上海所得利益，更爲鞏固，而集中其主力，由華北向南推進也。」該報記者繼論及此次日軍出征之經濟觀點，謂華北爲各種廉價礦產，及原料之資源地，故日本軍隊之侵華，卽以經濟爲辯論之要點，謂以武力作經濟侵略之前驅，開發新財源，並利用德國式之入口控制，以支撑國內之經濟狀態。以上所言，卽實業界贊助侵略之原因也。該記者末謂，此種軍事實業份子，可謂爲日本之中庸份子，蓋一端爲左右大局之軍閥，而他一端則爲普通實業家及商家，彼等相信和平之侵略，必可以小銷費而博大贏利者也。現最後一種人，大有擴張之勢，惜過於遲緩，未能使軍閥易其初衷也。日本在過去一年中，已減少其外債，而在其對外貿易百分七十金融賴以周轉之倫敦市場中，日本信用現尙穩定，惟國內則深感支付軍備鉅額經費之困苦。加以實業發展所需之原料與機器，既感缺乏，而精練工人之不敷應用，與一般物價之繼續騰漲，尤使其困苦愈甚。在一九三二年世界物價皆低降時，日幣改値尙屬可能，但在今日，則日幣價値之減低，卽將阻塞其所必需各種輸入品之流入，而使日本無以從國外採辦充分主要物品，如來自美國與東印度之煤油等，爲日本必不可少者，將不能源源輸入日本矣云。

美國對於此次滬戰發生後所表示之態度，非常積極。其國內之孤立主義者本主張美國退出遠東利益，但美政府除命令其僑滬婦孺撤退外，已堅決表示決不放棄遠東利益，同時對於中立法之施用，無論在民間與政府方面，亦多表示反對。如商務部長羅泊於十八日發表談話稱：

因中日兩國所處地位之不同，倘美國宣佈施行中立法，則有援助某國之嫌，此則吾人所不願爲者也。羅泊謂本年前五月中，美國出口品之赴中國者値二六、二五六、〇〇〇元，而赴日本者則爲一四〇、三二五、〇〇〇元，運日貨品以棉、油、及煤油爲大宗，倘中立法施行，此等貨品是否將認作軍用品，將成爲重要問題，再則中國最近添購火車頭六具，似不致受戰事影響而停運云。

又據中央社華盛頓通信云：

中日問題發生以來，美國對於日本之侵略行爲，極端憤慨，既一致反對施行中立法，並有主張專對日本禁輸戰爭材料者，美國伯明罕新聞報近著時評，略謂羅斯福總統對於中日問題，倍極關懷，以其足以影響美國以至世界其他各國，美國爲九國公約之簽字國，保證中國政治與領土之完整者，日本以前奪取中國之

滿洲時，美國未能有何舉動，在今日情勢之下，或者稍稍有所措施，至少已有一種步驟，可以採取。緣美國有鑒於近年日本購買美國廢鐵及鋼料之踴躍，並洞悉日本可以利用其什一之低廉工資製造軍火，前途實至危險，現正設法禁令廢鐵及鋼料之輸出等語。

就是素以反對美國干預國外事情著名之參議員波拉，亦於九月一日宣稱：中國境內現發生「侵略戰爭」，足證美國中立法「不切實際。」波拉對於中國人民深表同情，對於美國政府嚴守中立，亦表贊同。至對於中立法所規定「付現取貨」辦法，則力加攻擊，以為徒利日本云。

此外八月二十三日國務卿赫爾又向中日二國發出呼籲，勸告各該國務勿從事戰爭，並謂：

雙方現行爭端，應依據「大多數國家關於調整國際關係所承認之各項原則」予以解決。溯自中日兩國發生衝突以來，美國政府即已不斷籲請雙方務必尋覓和平解決方案，「美國政府對於成立同盟條約與絕對孤立兩項政策，均不之信賴，反之，美國政府以為惟有進行和平工作，本人上月十六日書面談話中所列舉之各項目的，（見上文）始可予以完成。」赫爾又說明政府現已採取各種措置，用以保護中國境內之美國僑民，并謂多數國家，尤其美國，均在上海保有利益，享有權利，以故上海情形，允稱「特殊。」「中國境內美國駐軍，負有保護僑民之責任，而無侵略性質之使命，但目下遠東糾紛範圍之廣大，已逾非保護僑民生命與利益之迫切問題所可比擬矣、要之，美國政府對於和平政策，至為信賴，亟願使之發生實效，自當竭盡所能，務使此項政策之各種基本原則，得以完整無缺，並能在太平洋與全世界各處，一律見諸實施」云。

紐約泰晤士報於二十四日著論，對於赫爾聲明加以評論云：「國務卿素來主張華府九國公約與非戰公約簽字各國所接受之義務，務應予以恪守。此項立場，迄今並未變更。要之，美國外交政策，仍以保障中國獨立與領土完整為目標」云。

此外美國輿論方面之攻擊日本侵略行為，幾無日無之，此處不擬予以轉錄，至民間團體方面亦有嚴正之表示。如外交政策協會警告總統，不能實施中立法；美國反對戰爭與法西斯主義會舉行示威運動，包圍駐美日本使領館；美國海員公會議決請政府對日經濟封鎖，以待日軍悉數退出中國國境之時為止。凡此種種表示，均於我國抗戰前途極有幫助也。

法國政府對於上海戰爭，除派遣大兵來滬保護租界安全，並贊同英國之上海中立區提議外，並無若何明顯表示，惟輿論上抨擊則甚嚴厲。八月十五日人道報載稱：

「日本帝國主義正向中國進攻，而欲使佔華北各省與上海市，中國民族為保衛領土，維護生存與攸久的文化，俾勿受野蠻的法西斯主義蹂躪起見，茲已一致奮起，決心抗戰，全世界進步份子，咸皆向之表示同情，一如同情西班牙民族者然，世間酷愛和平民治者，咸知中立政策，實即破壞集體和平之謂，此項集體和平組織，乃欲以互助方式，援助被侵略國也。」急進社會黨共和報載稱「上海乃世界最富庶城市之一，在日本垂涎已久，在中國必以死力抵禦，原屬意料中事，觀於戰況之烈，足見日本獲勝之望，尚屬渺茫，但日本人性情固執，他日或以外交方式，而成立何項協定，亦非不可能，至戰事之曠日持久，則有可斷言。」

又法國極左派機關報今晚報連日登載署名狄伏才拉之論文多篇，就遠東局勢，有所論列，九月一日所載，係最後一篇，略稱：

「日本對中國倘獲勝利，則將成為對於法國之一種威脅，而吾國在遠東屬地，亦將岌岌不可終日矣，日本處心積慮，謀在中國之外擴張其侵略行動，已非一朝一夕，近年謀在暹羅開鑿克拉運河，以連結太平洋與

印度洋，而威脅印度即其一例。然受日本威脅最甚者，則厥爲越南日本倘控制中國，則蠶食越南必易如反掌。日本業已開始作未來之準備，查與越南東京隔海相峙，英屬香港之南有一島嶼，即中國廣東省所屬之海南島是也。該島係軍略要地，港灣曲折，可用作潛水艇根據地，由該島以赴越南，不過數小時可達，日本對於該島覬覦已久，職是之故，法國今當與英美兩國協作，而對日本採取堅決之態度」

此外德意二國，在華北事件發生時，尚保持中立態度，而自滬戰發生後，則已漸漸表現其袒日之態度，尤以德國爲顯明。國社黨機關報於八月二十五日登「莫斯科在中國之暗影」一文，謂日本之進攻中國，實即向共產主義作戰云，此種荒謬之言論，竟出於國社黨機關報之上，實値得吾人深省。又據二十五日哈瓦斯社柏林電稱：

德國工業界現正希望，可自日本方面接受大批定單，據德國輸出業商人宣稱，日本政府要求德國放款日金五十萬萬元，約計四十萬萬馬克，作爲向德國購買軍用品之用。此項交易倘獲成就，則中日衝突發生以來，德國對華貿易所受損失，當有所抵償矣。

如此消息成爲事實，德國顯已履行日德防共協定之義務而成爲吾人敵人之幫凶矣。

至於蘇聯對吾國抗戰之態度，向來異常同情，此觀於八月二十一日簽訂中蘇不侵犯條約一事，即可知之。此事已另詳他篇，茲不贅。

中蘇不侵犯條約成立

志剛

東亞和平基礎之中蘇不侵犯條約，係八月二十一日在南京簽訂，已於二十九日在南京，莫斯科同時正式公布。茲錄條約全文及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對該約內容與意義之談話如后：

一　中蘇不侵犯條約全文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政府，爲欲對於一般和平之維持有所貢獻，並將兩國現有之友好關係，鞏固於堅定而永遠的基礎之上，又欲將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簽訂之非戰公約中雙方擔任之責任，重行切實證明起見，因是決定簽訂本條約，兩方各派全權代表如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長王寵惠，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特派駐中華民國大使鮑格莫洛夫。兩全權代表業經相互校閱全權證書，認爲妥善，約定條款如左。

第一條　兩締約國重行鄭重聲明，兩方斥責以戰爭爲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以戰爭爲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並依照此項諾言，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國，對於彼此爲任何侵略。

第二條　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爲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

第三條　本條約之條款不得解釋爲對於在本條約生效以前兩締約國已經簽訂之任何雙面或多邊條約，對於兩締約國所發生之權利與義務有何影響或變更。

第四條　本條約用英文繕成兩份。本條約於上列全權代表簽字之日發生效力，其有效期間爲五年。兩締約國之一方，在期滿前六個月，得向彼方通知廢止本條約之意思。倘兩方均未如期通知，本條約認爲在第一次期滿後，自動延長二年。如於二年期間屆滿前六個月雙方並不向對方通知廢止本條約之意，本條約應再延長二年，以後按此進行。兩全權代表將本條約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訂於南京　王寵惠　鮑格莫洛夫

二　我外部發言人對本約內容與意義之談話

「中蘇兩國已於八月二十一日簽訂不侵犯條約。此舉不獨對於中蘇二國間之和平多加一重保障，且爲太平洋各國以不侵犯之保證共謀安全之嚆矢。中蘇二國現已重申一九二八年非戰公約中之原則，即兩方再行聲明不以戰爭爲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以戰爭爲施行國策之工具。兩方依照此項原則，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對於彼此爲任何侵略。又兩締約國之一方受第三國侵略時，他方約定不得對於該侵略國予以任何協助，或有不利於被侵略國之舉動。故此項條約之內容，極爲簡單，純保消極性質：即以不侵略及不協助侵略國爲維持和平之方法。約文簡賅而宗旨正大，實爲非戰公約及其他維持和平條約之一種有力的補充文件。世界各國在最近十年間，締結不侵犯條約者不知凡幾，即雙方所抱主義迥然不同之國，亦多有締結此約者。中蘇兩國簽訂之不侵犯條約，與各國締結者並無異致。雖在太平洋各國間尙屬創例，而與世界確保和平之主旨，正相符合。中國今日雖受外來極度之侵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然酷愛和平爲我國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凌我者，苟能幡然覺悟，變更其國策，則吾人亦深願與之簽訂不侵犯條約，共維東亞之安全，而謀人類之幸福。是中蘇二國不侵犯條約之締結，或爲東亞大局好轉之朕兆，我人所企望者在於此耳。

全面抗戰展開前夕中日雙方之態度與言論

奧　松

自七月八日日軍進攻盧溝橋後，我二十九軍將士奮勇抵抗，誓死守土，全國上下，一致感奮。中間冀察當局雖曾與日方進行和平談判，數度議定撤兵辦法，但日方不顧信義，一再食言，並任意源源增開軍隊至北方，二十七日晚起，竟又進攻廊坊，轟炸平郊，截至本稿纂集時止，平市爲漢奸所盤踞，宋哲元已率部離平；天津在日機殘酷轟炸之下危在旦夕。凡屬正義人士，對此橫暴侵略行爲，無不髮指眦裂；現在舉國上下，已一致興起，準備在中央領導之下，與猙獰之侵略者拚命。關於抗戰情形以及各國之態度，已另有二文分別敍述，本稿祇將中日兩國政府所發表之言論與態度加以纂集，藉資參考。

將委員長之重要談話

將委員長十七日在廬山談話會第二次談話時，對盧溝橋事件，有所報告，茲紀其演詞如下：各位先生，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衆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爲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爲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

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刼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爲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前後，還傳播着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撤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僞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祇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任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們已快羅臨到這極人世悲慘的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鎭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蘆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眞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祇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的準備中。因爲我們是弱國，又因爲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端既開之後，則因爲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便祇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爲中日戰爭，全繫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爲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總之，政府對於蘆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祇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愼，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着，準備自衞，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咸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我向九國公約國致送節略

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於十六日謁英外相艾登，面遞中國政府所送出之節略，就中日兩國糾紛之情勢有所說明，此節略係同時送遞華盛頓九國公約各簽字國，惟日本不在其內，（按即美國、比利時、英國、法國、意國、荷蘭、葡萄牙七國）此外並送遞蘇聯與德國，其內容均屬相同，略稱：

此次紛擾發生之際，係在七月七日夜間。其時日本軍隊正在舉行演習，最初發生衝突之地點，係在蘆溝橋一帶。日本軍隊在該處毫無權利足以根據，蓋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第九條規定，外國軍隊駐在地點，並未將蘆溝橋，宛平縣城，及豐台包含在內，日本根據此項條約而提出要求，原已不合時宜，絕無根據，且卽就辛丑條約條文而論，日本在各該地方駐紮軍隊，舉行演習，亦絕無理由。……日本軍隊藉詞要求在中國軍隊防地內，搜尋失蹤之日本兵士一名，竟圖以強力於夜間侵入中國軍隊所駐防之宛平縣城，明知中國軍隊

必加以拒絕，乃故意出此，藉以發動對於華北更進一步之侵略行爲，此固屬顯而易見者也。」節略繼稱，現有日本飛機百餘架，陸軍約二萬員名，集中北平及天津附近，「中國當局竭盡一切方法，甚至允許雙方相互撤兵，以冀停止敵對狀態，無如每次獲得解決辦法之後，輒因日本軍隊重行進攻，以致立卽成爲無效。」節略最後則稱中國政府認爲：「此項侵略行爲，實屬破壞華盛頓九國公約所規定之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倘任其發生，則足以在亞洲及全世界產生重大之後果，此在中國方面，現仍準備談判任何榮譽之協定，「惟中國國民政府，對於談判解決之基本條件，不得不加以密切之控制，蓋恐嚇地方當局，促成華北分裂，原爲日本軍人慣用之策略，而爲世人所熟知也」云。

顧大使之談話　七月十六日，法外長先後接見中日蘇三國大使，就華北事件有所磋商，事後顧大使向哈瓦斯社訪員發表長篇談話如下：

中國政府已通告各國政府，凡日本強令華北地方當局所締結之協定非經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國概不加以承認。中國已抱決心，如日本方面對於中國領土主權再有任何種僭越侵奪之行爲，當用一切方法，加以抵抗。「假令中國北部，竟由日本加以控制，則勢將成爲第二次日俄戰爭之序幕，其影響所及，固不難想像而得矣，抑尤有進者，國際法與國際關係之各項基本原則，現已因日本之態度，而遭嚴重之威脅，中國之獨立，不僅爲維持東亞均勢所必不可缺，卽爲維持全世界之均勢計，亦屬必不可少也。日本如一旦控制中國，則不僅歐美各國在中國之廣大利益，將悉被剷除，且對於歐美各國在亞洲之各屬地，危險亦至爲鉅大」云云。

中日互致備忘錄　日方因我國態度強硬，乃於十七日由其駐京參事官向外部提出備忘錄，希望我國於兩日內答復，十八日復由武官大城戶向軍政部提出「警告」，茲分錄如下。參事官日高，於十七日午後十一時半與外交部長王寵惠氏會見，先以口頭說明外務省訓令之要旨，然後面交備忘錄，其內容如左：

「日本帝國政府曾於本月十一日業經聲明決計堅持不擴大事態爲方針，並不放棄和平解決希望。隱忍自重，努力由地方解決。但中國政府非僅繼續取挑釁態度，且以各種手段與方法妨礙冀察當局之實行解決條件，而威脅華北之安定，帝國政府承認爲至堪遺憾者也。倘就此任其推移，深恐發生嚴重不測之事態，中國政府之方針，亦在乎不擴大事態，業經貴部長迭次申明在案。帝國政府有鑑於此，倘中國政府確實抱有此種希望，則爲實現計，應請卽時停止一切挑釁的言行，並不妨害現地當局之實行解決條件，是所至盼。上述各情均望迅速給與適當之答覆。」

日高面交該項備忘錄以後，並要求在十九日之前作答。駐京日陸軍武官大城戶，於十七日午後六時代表日本陸軍訪最高軍政長官何應欽，適何部長事忙，以次長曹浩森代見。日武官大城戶卽面交公文如左：

「自昭和十年五月十一日至同年七月九日，其間由華北日華兩國陸軍當局間成立各項諒解，中國方面皆目無此項協定，派兵（航空兵力亦包含之）北上，或有行使航空兵力之態度。倘事已至此，則日軍當採取認爲適宜之處置，其結果所發生之一切事態，應由國民政府負責，特此通知。昭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日本陸軍駐京武官陸軍步兵大佐大城戶三治。」

十九日下午二時半，外部派科長董道寧赴日本駐華大使館，會晤參事日高，面致備忘錄。內容如次：

「自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我國始終不欲擴大事態，始終無挑戰之意，且屢曾表示，願以和平方法謀得解決。乃日本政府雖亦曾宣布不擴大事態之方針，而同時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迄今未止，顯欲施用武力。我國政府於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作自衞之適當準備，然仍努力於和平之維持。本月十二日外交部長接見日本大使館日高參事時，曾提議雙方停止軍事調動，並將軍隊撤回原地。日方對此提議迄無表示，不勝遺憾。現在我國政府願重申不擴大事態與和

平解決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議，兩方約定一確定之日期，在此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並將已派武裝隊伍撤回原地。日方既抱和平折衝之希望，想必願意接受此項提議。至本事件解決之道，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商議，俾得適當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總之我國政府極願盡各種方法，以維持東亞之和平。故凡國際公法或國際條約對於處理國際紛爭所公認之任何和平方法，如兩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我國政府無不樂於接受也。」

又日本駐華陸軍武官喜多誠一，十九日下午四時赴軍政部晉謁何部長，交換關於蘆溝橋事件之意見。喜多謂中日局勢已到最後階段，希望撤退軍隊，否則局勢有擴大之虞。何部長答稱，目前緊張情形，全係日方派遣大量陸軍空軍所造成，我方自始希望和平解決，並無擴大之意。但鑒於日方調派大軍於河北省，不能不有所準備，此種準備，全係於自衛，並無挑戰之意。中國軍隊均是國軍，無所謂中央軍與其他軍，中國政府在中國領土內必要調動國軍，係屬當然之事。但如日本能將新增之軍隊撤退，中國方面亦可考慮作同樣之行動。總而言之事態之擴大與否，在日方而不在中國也。

日方接得我備忘錄後，認為不滿意，乃令日高再訪王外長，同時東京於二十日開兩度緊急閣議，討論此事。日參事官日高二十日晨至外部謁外長王寵惠，就十九日我外部所提備忘錄有所談洽。日高首詢我備忘錄是否為對十七日晚日方備忘錄之答覆，抑係我方另外提出之件。王謂我方注重內容，至形式上視為答復可，視為我方提出之件亦可。日高繼言，北方問題向由冀察政委會接洽，此次何妨授權該會折衝。王答，交涉須由中央辦理。次又談及撤兵問題。王鄭重聲言，須兩方同時撤退。最後日高謂蔣委員長演詞，已大體讀過，而未詳加研究，蔣委員長真意果如何。王答，蔣之演詞，實際乃外交部迭次對日方所屢言者，不過引申而詳言之，其最可注意者，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二語。日高行時稱，對王外長所答意思完全明瞭，惟恐日政府尚未能認為滿意之答覆云。二十日上午八時，日高又赴外部官舍晉謁王部長，繼續交換關於蘆溝橋事件之意見。王外長告以際茲事機緊迫，彼此不必作無益之辯論，貽誤大局，務須雙方採取迅速行動，避免事態之擴大。如謂中國在河北省之軍隊調動有可非議之點，則日本大部軍隊之在該省，當尤顯為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王部長旋更重提昨日節略中之提議，謂雙方應立即約定日期，彼此同時停止軍事行動，撤退軍隊，以為此係惟一可能的避免衝突之方法。王氏並稱，雙方既均謂不欲擴大事態，且均謂軍隊之調遣不過預防萬一，則中國之提議自無不能接受之理由。關於地方交涉一點，王部長則謂任何國家之外交，無不由中央政府主持辦理，就本事件而論，中國政府固無時不準備與日本政府交涉，以謀迅速公正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方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最後王部長並稱中國政府已屢次表明其熱烈願望，願將此不幸事件，得一和平解決，只須有一線和平希望，中國決不放棄其依據外交途徑從

事和平解決之努力。

馮副委員長之談話　中央社記者於二十一日訪軍委會副委長馮玉祥，叩詢馮氏對盧事意見，茲將該社記者談話經過照錄於後：（以下爲記者問，馮氏答。）

(問)副委員長對於日軍此次行爲之觀察如何，(答)盧溝橋事件之發生決非偶然，日本有些軍人好大喜功，亦爲此次挑戰之一因。彼等鑒於東四省之不戰而勝，熱中於升官如拾芥，故又欲以九一八之故技，復演於華北，而忘記古訓頓兵堅城之下，將不勝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予相信日本人民中不乏明智之士，日本政府中亦不乏明達之人，如果迅速徹底放棄侵略政策，猶不失爲亡羊補牢之措置，否則追隨少數輕燥者之後，續調大軍，擴大事態，則不僅破壞東亞及世界之和平，其自身恐亦遭受不可挽救之後果。(問)盧溝橋抗戰之經過，副委員長所知如何？(答)事變經過，據余所知，決非二十九軍挑釁，乃日方假借非法演習之名，完成其進攻準備。後以一士兵失蹤爲藉口，猛向盧溝橋及宛平城進攻，企圖一舉佔領，以控制北平，當時我軍守盧溝橋者祇兵一連，而敵兵則以三連及大砲機關槍集中於盧溝橋轟擊，致我死守該橋之官兵，全作悲壯犧牲，其未死亡者不過四人而已，我守宛平城者爲吉星文團長之一部，即沉着抗戰，將盧溝橋克復，繼又組織襲擊隊，利用夜襲殺傷敵兵甚多，總計我傷亡者達二三百人，但侵略者之損失，當過於此。予在知戰事消息後即復二十九軍將士一齊電，內云：『諸君乃革命軍人，抗敵守土之責，斷不容絲毫退讓，以保千萬年之光榮歷史也。予深信二十九軍及華北民衆，正準備爲捍衛國家而繼作更勇敢之奮鬥，更偉大之犧牲也。』(問)副委員長對此事前途之觀察如何。(答)此事前途全視日本有無悔悟，我國固望和平，但斷不能容忍侵略事態之存續與擴大，因爲國家之獨立自由，爲全國上下不惜犧牲一切以求之者，且華北官吏與軍民，忍辱負重，數年於茲，其忠勇愛國之教育與歷史，以及救亡圖存之一致信念，斷不能輕自斷送。關於我國軍民應有之態度，已見委員長之談話，恕不重複，全國軍民應團結一致，不畏不驕，忠誠勇敢，就各人之地位，貢獻一切力量，在政府統一領導之下，爲民族生存，爲國家復興，來堅決奮鬥也。

、日政府之無理聲明

日首相近衛外相廣田於二十七日先後在議會中演說，竟謂侵我國七係「必要時之自衛行動，」並誣我統一爲抗日，茲摘錄廣田之演詞如下：

夫確保東亞安定勢力之地位，貢獻於眞正世界和平之樹立，乃爲日本帝國之國是，今已毋待贅言。維當其實行之際，首應考慮日、「滿」、華、蘇間之關係，此爲余所確信者也。綜觀最近中國之情勢，以統一國內輿論，鼓勵國家意識爲手段，而以日本帝國爲目標，提倡所謂抗日精神，甚至成爲運動具有組織強化而利用之，基因爲上項情形，於是不祥事態層見疊出，帝國政府認爲至堪遺憾者也。帝國政府曾於成都事件勃發之際，即欲糾正在日華國交上根本障礙之中國對日態度，關於改善國交與該政府之誠意等等具體問題，求其有所表示。但不幸而該項交涉因遭華方反對，不得已爲之停頓，其後日華兩國關係，直言之，決難認爲滿足者也。東亞之日本帝國，其根本方針在乎日滿華三國間之融和提攜，以阻止赤化勢力之東漸，俾便實現東亞之安定，自毋待重申前言。故帝國政府切盼華方對此根本方針及早得到充分理解與認識，但事實上華方非僅缺乏上項理解與認識，且近來「抗日」精神，變本加厲，甚至本月七日夜間，忽有盧溝橋事件之爆發，要不外乎前因之結果耳，帝國政府對於此次事件之態度，曾於本月十一日業經聲明在案，當以現地解決與不擴大事態爲方針，企圖和平解決，同時並盡力希望南京方面設法善處，迅速收拾時局，此余所以極望華方及早反省，切實履行本月十一日晚雙方妥約現地解決之條件，帝國政府此項態度，已令駐外使臣詳細轉達各國政府，當承充分諒解，惟以南京政府之態度若何，則對於中國一般民衆之反響，未許樂觀，或不無激發不祥事件之危慮，故屢向華方中央及地方當局對於取締排日行爲及保護日僑促其注意，以應付事態之推移，而策萬全，總之，此次事變，其解決關鍵，完全繫於華方之行動若何，余則期待華方容納我方所希望，迅速結束時局，處以適宜有效之措置耳。

我外部發言人之談話　自二十五日日

軍在廊坊重啓戰釁，我外部發言人當於二十七日發表談話如左：

自本月七日夜，日軍在盧溝橋無故向我駐軍襲擊以來，雖其責任完全不在我方，但我當局爲顧全東亞和平，始終表示願以外交方式謀適當之解決，我外交部長並曾迭次向日方正式提議，雙方約定日期同時撤兵，不幸日方對於我方歷次和平表示及提議，不獨不予接受，且大舉增兵集中平津，同時與我地方當局議定解決辦法。我中央得報後，察其內容，與我既定方針，尚無重大出入，爲貫澈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對。我方極度容忍，維護和平之苦衷，應爲中外人士所共見。方謂日方前線之軍，從此可以撤退，後方之軍，亦可以停止進發，乃一週以來，日軍不獨毫無撤退模樣，且日本國內及朝鮮各地，仍續派大量軍隊絡繹向平津出動，念五日晚間並無故向我廊坊駐軍襲擊，繼之以飛機轟炸，念六日復向我地方長官提出無理要求，兼在北平近郊四出挑釁，其蓄意擴大事態，別有企圖，蓋已昭然若揭，兩旬以來，我方已盡和平最大之努力，嗣後一切事態之責任，自應完全由日方負之。

宋哲元發表通電

自日軍進攻廊坊後，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亦於二十八日通電全國，表示決心抗戰，其原電如下：

委員長蔣各院會均鑒各部各省市政府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軍長各師旅長各法團各報館均鑒，哲元自奉命負冀察軍政之責，兩年來以愛護和平爲宗旨，在國土主權不受損失之原則下，本中央意旨處理一切，以謀華北地方之安甯，此國人所共諒，亦中日兩民族所深切認識者也。不幸於本月七日夜日軍突向我盧溝橋駐軍襲擊，我軍守土有責，不得不正當防禦，十一日雙方協議撤兵，恢復和平，不料於二十一日砲擊我宛平縣城，及長辛店駐軍，於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駐軍猛烈攻擊，繼以飛機大砲肆行轟炸，於二十六日晚，又襲擊我廣安門駐軍，二十七日早三時，又圍攻我通縣駐軍，進逼北平，南北苑已均在激戰中，似此日日增兵，處處挑釁，我軍爲自衛守土計，除盡力防衛聽候中央解決外，謹將經過事實，擲誠奉聞，國家存亡，千鈞一髮，伏乞賜教，是所企禱，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叩感印。

蔣委員長再度發表意見

二十九日北平形勢突變，宋哲元率部離平，天津危在旦夕，二十九日蔣委員長應新聞記者之請，發表下列之意見：

(問)宋委員長突然離平，致失重鎮，未悉中央對其責任問題，如何處理。

(答)在軍事上說，宋早應到保定，不宜駐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張。余身爲全國軍事最高長官，兼負行政責任，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余一身負之。余自信必能盡全力負全責，以挽救今後之危局，須知平津情勢，今日如此轉變，早爲國人有識者預想所及。日人軍事政治勢力之侵襲壓迫，由來已久，故造成今日局面，絕非偶然。況軍事上一時之挫折，不得認爲失敗，而且平津戰事不能算爲已經了結，日軍既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之手段，則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決非其戰事之結局，國民祇有一致決心共赴國難，至宋個人責任問題，不必重視。

(問)今後我政府對日方針究竟如何?

(答)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余在廬山談話會，曾切實宣告，此事將爲我最後關頭之限界，並列舉解決此事之最低立場，計有四點，此中外所共聞，絕無可以更變。當時余言我不求戰，祇在應戰，今既臨此最後關頭，豈能復視平津之事爲局部問題，任聽日軍之宰割，或更製造傀儡組織，政府有保衛領土主權與人民之責，惟有發動整個之計畫，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爲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國人須知我前次所舉之四點立場，實爲守此則存，逾此則亡之界限，無論現時我軍並未如何失敗，即使失敗，亦必存與國同盡之決心，決無妥協與屈服之理，總之，我政府對日之限度，始終一貫，毫不變更，即不能喪失任何領土與主權是也。我國民處此祖國之存亡關頭，其必能一致奮鬥到底，余已決定對於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國民衆，沉着謹慎，各盡其職，共存爲國犧牲之決心，則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我也。

孫院長談革命抗戰

立法院長孫科，於二十九日對新聞記者發表抗戰之意見，茲照

錄於下：

孫氏首謂日軍進犯華北，佔據我交通樞紐，軍略要地後，其志在必得，故屢戰屢和，藉以增厚實力，本人在兩星期前，即致電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說明及早抗戰之必要，以免平津淪於危境，今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等相率離平赴保定，可見北平孤城，已非常危險，今日唯一希望，爲二十九軍能堅守平津，以待援軍趕上應援，長驅反攻，使華北領土主權恢復完整。

吾人須知日本並無對華全面作戰之決心，其所取策略，爲分化中國，逐步併吞，今日擊稱對付二十九軍，先控制平津，目的達到之後，即將併吞整個河北察綏，河北察綏到手後，必索山東山西，晉綏之後，又要隴海路，囊括中原及西北，勢必及於長江流域，長此逐步侵佔，其藉口雖爲對付某人某軍，或某某政權，而非與整個中國作戰，但吾人決不能爲敵人宣傳所惑，以爲今日戰事，爲日駐屯軍與二十九軍之戰，墮其術中，吾人必須認爲中國爲整個的，中國軍隊爲整個的，無論侵略何處，必須全力以赴，日本進行其各個擊破之陰謀，吾人必須以全面抗戰答復之，如此始有和平希望可言，否則敵人步步進迫，吾人着着退讓，何異率全國以降敵？

有人以爲中國今日準備，尚不充分，不能即起抗戰，此種論調，實似是而非。第一，今日之事，非吾人求戰，而爲敵人迫我不得不戰，如再屈服，即等於投降。投降後，尚有何準備可言；第二，我準備，敵亦準備，永無並駕齊驅之一日，且敵人不容我從容準備；第三，中日戰事，非強國與強國作戰可比，因強國與強國戰，雙方軍備實力相等，可決勝於邊境陣地之上，我國則不然，戰場在我國境內，我惟有革命戰，始足應付之。即全國人民，均隨時隨地參加作戰，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日本有幾何兵力，可以征服中國，戰事延長，日本自然祗有失敗，又有人以爲中國經濟重心，均在沿海，戰端一啓，損失太大，不能不先作準備，其實亦似是而非。因吾人必認明抗戰目的，在求民族生存，當然不能不受犧牲，如怕受犧牲，則準備亦無論。欲以經濟重心移於內地，固非短時可辦到，然敵人咄咄進迫，豈能容我準備十年二十年乎？

孫氏次述中國外交路線，謂法蘭西爲歐戰後戰勝國家，尚竭力覓取朋友，中國爲弱國，當然更須朋友，決不能因怕得罪敵人，而不敢覓取友邦，自陷孤立，與遠東政局有關係者，爲英美蘇聯三大國，英美爲海軍國，在遠東雖有利益關係，但決不會運用其海軍力，以參加大陸戰爭，援助中國，故中國唯一可找之朋友爲蘇聯，蘇聯爲遠東唯一大國，且爲陸軍國家，如中國與蘇聯有互助公約等存在，日本即未必敢輕於啓釁，現在日本之所以急急侵略華北，即先下手爲強之意。

最後孫氏表示今日華北局勢，已到最後關頭，全國人民，固應信任政府，沉着應付，但必須使全國抗敵民氣，能充分發揚，庶國力充實鞏固，爭得最後之勝利，孫氏對滬上各報言論，均痛闢當前和平談判之錯誤，認爲非常確當，認此種言論，深符蔣委員長在廬山談話之主旨云。

汪主席講最後關頭

汪主席於七月二十九日演說「最後關頭，」茲採錄原詞如下：

各位同志，本月十五日兄弟曾對各位同志說了幾句關於救亡圖存的話，如今所要說的，是就從前說過的幾句話，加以引申。本月十五日蘆溝橋事件已經發生好幾日了，當時兄弟曾說，這事件之演進如何，雖未能預測，然這事件決不是偶然發生，而是一種預定計劃，那麼我們也只有據着已定方針，以爲應付，及至十七日，蔣委員長在第一期談話會裏已經鄭重的把方針宣布出來了，全國報紙都已登載，各位同志都已看見，這裏頭有一句，最明確最緊要的話，是說中國今日已到了最後關頭。兄弟如今想就「最後關頭」四字加以說明。我們記得在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全大會裏，蔣委員長曾經說過：「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輕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幾句說話，在二中全會裏曾經有明切的解釋，三中全會對於外交方針；也是根據着這幾句說話，以爲進行。我們知道日本對於中國是侵略無已的，自九一八以來，對於中國是一步一步的殺進來，而中國呢，却是一步一步的往後退。中國爲什麼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呢？因爲中國比較日本進步遲了六七十年，中國的國家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然則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外交內政的方針，是怎樣呢？總括說來，在外交上不能擋住日本一步一步的殺進來，只能想些方法使他進得慢些。中國不能不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只能想些方法使我們退得慢些，爲什麼想慢些呢？難道想趁此偷安苟

活麼？不然，我們只想趁着這慢些，騰出一些時間來，在內政上做種種準備的工作，以加強我們的抵抗力，這便是九一八以來中國外交內政的方針。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以九一八事件訴諸國聯，原想藉國聯的道德制裁，經濟制裁，武力制裁，使日本不能向中國一步一步的殺進來。然在事實上國聯除了有些微的道德制裁之外，經濟制裁武力制裁絲毫休想。因此日本的殺進來一步一步沒有停止，東三省遂次第淪陷了。我們在這時候，只能做得一些號召全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工作，然這些工作，只是起頭，還沒有什麼成就，於是日本一步一步的殺進來的結果，由九一八事件，而進爲一二八事件了。以十九路軍第五軍及各處援軍之苦戰，及國聯調查團之斡旋，三月初淞滬失守，因而有淞滬停戰協定之締結。淞滬停戰協定自然是重大的損失，而當時所以締結這協定，是想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趁着這慢些趕快做種種準備的工作，例如江西剿匪之得以進行，東南各省公路網之得以完成，這是否得不償失呢？留待公論。淞滬停戰協定之後，不過一年，而熱河戰事長城各口戰事，又發生了。日本之殺進來一步一步的緊了，及至我軍敗績，熱河失守，長城各口亦以次失守，於是又有塘沽停戰協定，這自然是更重大的損失，而當時所以締結這協定，是想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趁着這慢些，趕快做種種準備工作。我們發覺精神方面物質方面，缺憾太多了，抵抗力薄弱而且零碎，不能將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抵抗力量完全發動，而且還有許多從旁從後來掣阻撓我們，因此在精神方面，謀團結謀組織之改善，謀訓練之加緊，在物質方面，則國防設備與國民經濟建設同時並進，兩三年間，精神方面有些成就，物質方面的成就也有數目字可以計算。統一事業，不能說是完成而不能說沒有進步，至於剿匪，則東南數省，次第肅清了。這是否得不償失呢？留待公論。

塘沽停戰協定之後，繼續發生的是通車問題，通郵問題，我們在不承認偽國原則之下，通車以不用偽國車票，通郵以不用偽國郵票而勉強解決。至於通航等等問題，仍在繼續堅持，而二十四年六月，日本之殺進來又一步一步的緊了。從五月二十九日起，口頭交涉至六月九日，我們鑒於形勢不能不作種種緊急處分，因爲至六月十二日，便是日本自由行動的時候了。這種種緊急處分，其爲重大損失，確是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仍然忍下去讓下去，當時所以如此，是想使日本進得慢些，我們退得慢些，因此之故，各種準備的工作，仍得進行，精神方面物質方面，儘可能的努力去做，其間如西南剿匪之完成，兩廣之統一等等，這是否得不償失呢？留待公論。這樣的忍了又忍，讓了又讓，已經整整的六年了。我們不能不想着這樣的一步一步的殺進來，是無底止的，這樣的一步一步的往後退，是無底止的；而且我們的準備，我們知道，日本也知道。我們固然很坦白的說：「這些準備都是現代國家所必需，我們恃此以與人爲敵，我們亦恃此以與人爲友，爲敵爲友，不只在我，而且在人。」然而日本會這樣的說：「我們不只不許你們與我爲敵，而且不許你們與我爲友。」那麼我們之準備，不但不能得到慢些的結果，反而是喚起日本之加緊的一步一步殺進來了。這樣的不準備不可，欲準備不能，使我們於想些方法一步一步的往後退的時候，不能不劃定一個最後關頭，未到這最後關頭，容許我們想些方法，能不退最好，不能不退，也盡可能的退得慢些，及至到了這最後關頭，則我們一齊站着，不能往後再退一步了。

從前說過「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當「未至」的時候，我們要有絕大的決心與勇氣來忍耐，及已「至」的時候，我們要有絕大的決心與勇氣來犧牲。我們當日若不忍耐而孟浪犧牲，則犧牲爲無意義；今日若不犧牲而猶言準備，則準備爲尤無意義。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已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爲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裏，這意義誠然是嚴酷的，然不如此，則尚有更嚴酷的隨在後頭，質而言之，我們如不犧牲，那就只有傀儡了。中國歷史上爲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數次，全亡者兩次，這些亡不是侵略者能將我們四萬萬人殺盡，能將我們四百餘萬方里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人之後，大多數沒血性的人，將自家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爲富貴之地，使侵略者因此極寫意的便將我們大多數的人，以及全數的土地得到手裏，我們今日是不是仍然要做傀儡呢？不做傀儡只犧牲。我們

是弱國，我們是弱國國民，說到打倒別人或者不能做到，說到犧牲自己那就無論怎樣弱法，也沒有不能做到之理，如其不能做到，是不爲，不是不能，所謂不爲，便是沒有犧牲之決心，而只有傀儡之決心了。我們不但因爲不願做傀儡而犧牲了自己，我們並且因爲不願自己犧牲之後，看見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們必定要強制我們的同胞，一齊的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是通都大鎭，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雖不能擋住敵人之殺進來，然而我們必能使敵人殺進來之後，一無所得，我們幾年以來，處心積慮，講團結，講統一，講組織，講訓練，爲的是到最後關頭，能夠發動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之精神的力量，以駕馭使用日積月累得來的各種物質建設，加強對於侵略之抵抗，所謂抵抗，便是能使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爲抵抗侵略而犧牲。天下旣無弱者，天下即無強者，那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我們高呼一句最後關頭，我們更高呼一句犧牲。

汪主席廣播演說　八月四日晚八時，汪主席在中央廣播電台講演，題爲「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原詞如次：

各位同胞：當此存亡危急的關頭，兄弟所要說的只是幾句話：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

論到責任，原是大家都有的，服務政府機關的各有各的責任，服務社會機關的也各有各的責任；就政府方面來說，從前的措置如何，現在的措置如何，將來應該如何的措置，這固然是很大的責任；就社會方面來說，幾年以來，人民所供給的血汗，實在不少了，除了以法定的貢獻供給國家之外，還有許多的義務捐以至樂捐，其於責任可謂已盡。然以之比較日本對於所謂「華北事變經費追加豫算，」一動筆就是四萬萬圓，其相去又如何呢？

中國歷史上有兩句最痛心的話，一是鄭國說：「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明知不能救韓之亡，而徒欲延其數年之命；這樣的以人參湯來延最後之喘息，到底不是辦法。一是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之亡，而惟欲一死以自盡其心，然想到了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爲奴爲隸了，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

然則不能不商量怎樣的大家負責任了！兄弟的愚見，以爲大家若要負責任，則必先之以大家說老實話。所謂說老實話，是心口如一，心裏這樣想口裏這樣說，這是很要緊的。中國宋末明末曾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於不說老實話。心裏所想與口裏所說，並不一樣，其最好方法是自己不負責任，而看別人去怎樣負法。當和的時候拚命指摘和，當戰的時候拚命的指摘戰；因爲和是會吃虧的，戰是會打敗仗的，最好的方法還是自己立於無過之地，橫豎別人該死，於是熊廷弼傳首九邊了，袁崇煥凌遲柴市了！此之可悲，不在其生命之斷送，而在其所有辦法，在這種大家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的空氣之中，只有隨處碰壁；除了以一死塞責之外，簡直替他想不出一條出路。

宋亡將及百年，明亡將及三百年，這樣長時期的亡國之痛已夠受了。自十九世紀以來亡人之國，不只武力，一切經濟文化皆可爲亡人之國的工具。所以國不亡則已，旣亡之後絕無可以復存；除了波蘭因特殊情形亡而復存外，更無可舉之例。在大戰中俄國敗於德國，幾乎亡了，德國土國敗於協約國，幾乎亡了。然卒能保存且能復興，這都是於垂亡之際，人人下了救亡圖存的決心，人人肯說老實話。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這種做法，無他巧妙，只是說老實話而已！

這說老實話不是等閒的，人人能說老實話，纔能人人負責任；反之人人不說老實話，則必人人不負責任。人人不負責任的結果，除了亡國，還有那一條路。

我們知道現代戰爭，有強國對於弱國的戰爭，有弱國對於強國的戰爭，強國對於弱國的戰爭，利用自己力量豐富，運用迅速，期以一舉而摧毀弱者使無復戰鬭能力。弱國對於強國的戰爭，自知力量不及，但是已經下了決心，就要將所能使用的心力物力完全使用，不留一點一滴，那麼自己的力量固然使盡，而強國的力量也爲之消耗，強國於是便不能不有所顧慮了。我們必須知道強國之對於弱國，如饕餮之徒，貪得無厭，如果吃着甜頭，那自然越吃越甜，永無不吃之理。除非吃着了苦頭，方纔會把貪慾打了回去。所以我們若能將

所能使用的心力物力，完全使用，不留一點一滴，則至少至少總可使他吃些苦頭。

還有一層，我們也必須知道，現代戰爭，不只是有形之戰，而且是無形之戰。一個強國平日對於其他強國，雖不以兵力相見，然野心既大，樹敵必多，其兵力已有備多力分之苦，何況除了兵力之外，還有經濟戰，商務戰，工業戰等等無形之戰，時時刻刻都在性命相搏，絲毫不肯相讓。因此之故，一個強國對於一個弱國，爲有形之戰，以消耗了兵力以至於財力，則無異對於其他強國發生了破綻，使之得乘間而入，其始只是若干消耗，其終且成爲致命之傷。一個強國無論如何的強法，對於此點，決不能無所顧慮的。

明白了以上的意義，則可知一個弱國，對於一個強國不得已而應戰，極度的犧牲是萬萬不能免的，而這種極度的犧牲，決不是白白葬送了去，絕無效果的。反之不肯犧牲，犧牲而不肯極度，則強國不但吞食得容易，而且消化得也容易，這眞使他越吃越胖，不但不因消耗而發生破綻，且將以這一個弱國爲資源，更爲吞食其他強國之用了。有人說道：「我們雖是弱國，但我們的力量不可估量太高，也不可估量太低；估量太高，則將輕於嘗試，估量太低，則將卽於消沉。」這些說話，誠然是至理名言，但是估量兩字，是不容易做到的。例如歐戰開始，德國原欲聚其兵力，於最短期內擊破法軍，直入巴黎。當時德國估量自己兵力必然可以做到；但是後來遇著比國皇愛巨之抵抗，以及法國馬斯阿之立定陣線，原定計劃，不能達到。這是德國估量自己力量太重，法國力量太輕，以至於此。德國的軍事學，世界有名的，尚且對於估量，不免有差。又如近來意大利之攻擊阿比西尼亞，當時各國的軍事觀察家，皆以阿比西尼亞多沙漠不毛之地，而且又有雨季，屆時意大利軍隊，必不能前進，然而後來意大利之進兵迅速，阿比西尼亞之一敗塗地，竟不待至雨季，一般軍事觀察家所估量的完全錯了。由此可知估量二字，是不容易做到的。大抵一個強國對於一弱國，用兵之始，必欲以雷霆萬鈞之力，糜碎之於一擊之下，當此之際，這一個弱國，惟有硬着頭皮，盡力掙扎，掙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舍此實無生路。

又有人說道：「我們雖是弱國，但我們是愛好和平者，如果被人侵略，將必得尊重和平者之援助。」

這些說話，誠然也是至理名言；但是我們固然愛好和平，而和平之存在，不取決於愛好和平之志願，而取決於維持和平之力量。沒有維持和平之力量，而言愛好和平，這不是愛好和平，而是輕蔑和平。世界上固然有尊重和平的國家，但只知尊重和平而不知拿出力量來，與其稱爲和平之尊重者，毋甯稱爲和平之嘲笑者。然而拿出力量來是不容易的：第一爲先要我們自己拿出力量來，第二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雖然是人類應有的道德，然就現在世界上國家民族林立的局面來說，那一個國家民族，不是爲自己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拔刀？那一個國家民族肯爲別個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拔刀？除非是共同利害，即使是共同利害，而權衡輕重，斟酌緩急，也大有提刀四顧，躊躇滿志之餘地，由此可知一個弱國被人侵略的時候，全靠自己盡力掙扎，掙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舍此實無生路。

於是有人說道：「然則以弱敵強，豈不甚難？」拿破崙說字典無難字，我們說字典無易字，因爲知其難而說是易，那就不免隨便的說，隨便的做，說既不老實，做又不負責任。反之，知其難而說是難，知其難而仍然向著難去做，那就說是老實的說，做是負責任的做。這決心與勇氣，當然增加十倍，卽使困難十倍於此，亦可將他打破。我們大家說老實話，我們大家負責任，我們不掩飾，我們不推諉，我們不作高調，以引起無謂的衝動。因爲這種衝動，是易於頹喪的，我們不作奢想，以引起無聊的希望，因爲這些希望，是易於幻滅的。總而言之，我們守著弱國的態度，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的一致呼聲了。

馮副委員長廣播演說

馮副委員長於八月六日晚八時起，在中央廣播電台演講，題爲「我們應如何抗敵救國」，原詞如次：

諸位同胞，在今日我們的民族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又以武力攻佔我們的平津，屠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平漢鐵路，津浦鐵路，和平綏鐵路沿線，到處轟炸我們的時候，眞正到了我們民族存亡的最後關頭。我看到聽到許多同胞，無有一個不是在憤怒敵人的暴行，都在打算如何爲國家民族的存亡而奮鬭，我們看到平津一帶的軍隊如何忠勇地犧牲自己的性命，抵抗敵人的進攻，雖然戰爭的結果，我們暫時小有失敗，可是這一

切表現，已證明我們能夠抗敵救國，並且保證我們能夠獲得抗戰的最後勝利。所以我今就來和諸位談談「我們應如何抗敵救國」的問題，我們政府對於敵人的態度，已經蔣委員長幾次明白愷切地昭告於全世界，就是我們以平津及華北主權的不受侵犯，爲我們暫時忍耐的最後關頭。所以現時除了日帝國主義徹底悔悟，返還一切侵佔去的領土主權以外，我們只有爲爭取國家的生存而奮鬭，我們只有實現蔣委員長的主張而抗敵，說到如何抗敵救國，我們可以分三點來說：第一，我們應如何正確的估計敵人；這個問題，我們又可以分成三點：（一）六年來敵人不斷的對我國侵略，尤其是最近敵人在盧溝橋和平津的轟擊，轟炸，已經最後一次的打碎了少數人以爲日帝國主義的侵略還有止境的幻想。另一方面這些慘痛的事實，又不免激起一部分同胞把全日本人民都看成敵人的錯誤認識，我們要知道侵略中國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兇橫殘暴的是日本軍閥，至於日本人民，我相信大都還是愛好和平，擁護公理和正義的，我相信他們終有一天會和我們攜起手來，制裁他們橫行無忌的軍閥，打倒他們帝國主義的政治。但是我們對於日帝國主義和軍閥卻決不應該再存有絲毫的幻想。他們是只有覆亡於我們全民族革命戰爭的鐵血之下時，才能收拾他們貪得無饜的野心，才能認識世間的公理和正義，（二）我們還有些人把敵人的力量估計的太高，把我們自己的力量估計的太低，他們所以把敵人力量估計得太高，一方面是太高估計了敵人砲火的效力，另一方面又相信日本可以在我國國民中用威脅利誘的卑劣手段，收買許多人去做工具。關於現代戰爭中，砲火的效力，我們在後面再去詳細說明。現在就以盧溝橋的戰事而論，這是敵人處心積慮，至少計劃了一二個月以後的行動，爲什麼他們攻擊了兩個星期，傷亡到由五百至三千人，還沒有攻下。由此可見只要我們的將領和士兵能忠勇愛國，不怕犧牲，相當的有點準備，就可以抵抗敵人武器的優勢，就可以打擊敵人外強中乾的輕舉妄動。同樣的我們平南戰爭的失敗，固然由於敵人武力的集中與衆多，然而亦由於我們自己的準備不夠，否則敵人是不會這樣容易得手的。又比如敵人早已把二十九軍和二十九軍的將領看成可以隨意支配的工具，然而宋哲元到了緊急的關頭，還是要不顧一切的還手，二十九軍的官兵，還是要忠義奮勇的抗戰起來，所以二十九軍這次幾千人的死亡，死的眞有價值，實不愧爲中國的革命軍人。再如日本一手製造的冀東僞組織之下的保安隊，因爲張慶餘和士兵的幡然反正，一天功夫就把通州的日本兵殺死了二百多，而舉起抗敵的旗幟。由此可知敵人所製造所希望的，我國內部的矛盾，在民族生死關頭的時候，必然能夠一致的站在抗敵戰線上共同挽救危亡，而日本所誇耀的武力，並非是不可戰勝的。況且現在有的不過是前哨的戰鬭，如果展開了全面的持久戰時，他們的內部問題，還要更多更大。（三）另一方面又有些人把敵人的力量估計的太低，以爲只要我們的軍隊一還擊，敵人就得敗亡，這也是不合事實的想法。因爲民族革命戰爭，固然不能單靠武器的優良，但是我們祇少得有決心，有計劃有準備，我們要避免敵人之所長，以襲其所缺，利用我之所長，以攻其所短，因爲敵人內部，固然有許多矛盾，士兵們都有畏縮怕死不願打仗的心理，但是亦必須在我們長久的抗戰與反攻之下，牠們內部問題和矛盾，才能完全暴露出來。總之，我們對於敵人的力量，估計的太高或太低都是錯誤的。估計太高了，結論只有等待作亡國奴，或是甘心情願的做漢奸。估計太低了，不免要受許多不必要的失敗和損失，反而增加了敵人的凶燄。因此我們對於敵人的正確估計，應該是敵人的物質力量並不可怕，我們必能戰勝，而這個必能戰勝的條件，就是我們舉國上下堅毅一致的決心，週密具體的計劃，盡可能的充分準備和持久的大規模的抗戰。第二我們應如何正確的認識抗敵政策，我們現在所以要實行抗戰，完全是我們的敵人逼迫出來的。我們並不是不愛好和平，正因爲過去我們過於愛好和平，所以成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不已的對象。現在只有用抗戰手段，才能取得眞正的和平，才能使全世界的各民族獲得平等自由的生存發展之權利，因此我們的堅決抗戰，不是以一死了事，保全了個人的人格和國格就以爲足，而是以少數人民犧牲，求得全民族無數人的永久生存。我們不是毀滅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建設，使敵人卽使佔領了全中國，亦毫無所得，而是要在敵人的侵略中，把無論未被或已被敵人侵佔了的地方，用我們頑強抗戰的手段，完全把敵人驅逐出去，而取

得國家自由與平等，我們這個最後勝利的信心，決不是幻想而是教訓。 總理中山先生曾分析武昌起義的事說明這個道理。他說：「有熊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索黨人，若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置於死地，而後生等死耳，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對。後由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僅有此數，槍聲一起，砲兵營首先響應。瑞澂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於革命黨人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非不備也，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瑞澂且商諸某國領事，請其撥軍艦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諸君試思兩盒子彈，至多不過五十顆，即使一一命中，殺敵不過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余以爲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於武昌一役決之。此第就本國而言，已有此先例。試再言外國，前次義大利人，有加利波地者，爲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當其渡海攻城，也以一千人與三萬敵人相持四五日，卒由他路抄襲入城，此在戰略上戰術上，無論如何，均不能取勝，而事實之相懸若此，將謂以少勝衆乎？眞乃精神勝物質耳。」這一段遺訓，是我們今日所當切記的。現在的日本帝國主義，其戰鬥力固遠勝於滿清政府，但是我們現有的武器亦遠勝於辛亥時的革命軍。況且我們有的是偉大的民族精神，而日本帝國主義，恰如日俄戰爭時之俄國，毫無精神可言。所以這次中日戰爭的結果，只要我們徹底抗戰，失敗者必定是日本，最後勝利者必定是我國的，第三我們應如何實行抗敵救國，從上面所說的看來，我們對於抗敵救國的辦法約有三點：(一)發揚我們民族抗戰精神，如同甲，毀家紓難的令尹子文爲公不爲私，乙，申包胥的爲國不爲家。我們首先要把許多不良的觀念比如自私，不誠實，怕死，爲家不爲國，明哲保身等等，這些觀念如不剷除淨盡，不留一點奴隸坯子，我們現在應該刮垢磨光，以「爲公」代替「自私，」以「忠實」代替「不誠，」以「犧牲」代替「怕死，」以「戰死於戰場」代替「壽終正寢。」我們如果個個人做到只知有公不知有私，忠於國，忠於民族，不顧家庭，犧牲個人小我的生命，換取民族大我的生存，則我們的國家，必能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獲得自由平等的地位。比如土耳其和蘇聯的反抗戰爭，都是以民族抗戰精神，而獲得勝利的最好榜樣。(二)我們要知道抗敵戰爭的進行，是一個長時期的艱苦巨大的工作，我們除了貢獻我們的身體到戰場上去奮鬥，還應該貢獻我們的金錢財產給國家，以充作一切必要的戰費。最近聽說侵略主義的日本，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他們的國民，尚有捐助一百萬元五十萬元給國家的，我們是被侵略的國家，我們是在生死存亡之最後關頭的人民，所以我們更應該比敵人還要加倍踴躍的來毀家紓難。人人將他所有的金錢，貢獻一大部分給國家，則我們自然不怕財政困難，不怕我們沒有新式的武器來抵抗敵人了。

(三)抗敵戰爭無疑的是一個巨大的消耗戰，我們國民應該加倍的替抗戰生產用品，加倍的替抗戰節省私人用品，實行不供給原料與敵人，而將節衣縮食和生產所得的物品，完全集中到國家手裏去。這樣我們的抗戰，就可以持久，力量就可以加大了。最近敵人已經在他們國內實行第七次的徵兵，並且增加戰費四五萬萬元，又宣傳要將二十八個師團來攻擊我國，民國四年的時候，日本曾以動員軍隊嚇住了袁世凱，使他完全承認了牠所提出的二十一條。同胞們，現在已不是那個賣國政府時代了，我們要動員四萬萬五千萬人以答覆牠動員二十八個師團，我們要把精神，把金錢，把物力都貢獻給抗敵戰爭上去，以拼死的戰鬥打擊我們的敵人，現在世界上還無所謂什麼眞理及和平，誰的力量大，眞理和平就在那一邊。現在是我們全體國民爲公理，爲正義，爲生存，爲和平，爲國家，爲民族，爲自己，爲子孫犧牲一切精神物質的最後關頭。要人人起來參加抗戰，方可生存，不然則亡。總理中山先生教訓我們說：「安南有一個大官住在河內，叫做黃高啓，從前安南沒有亡國的時候，他做過了宰相的，所以他是升過了大官，發過了大財，因爲他很有錢，所以他置在河內的產業，便非常之多，家中的花園，也非常之大，但是安南現在亡了，他就是做過了大官，發過了大財，還是要做法國的奴隸。國家亡了，要做外國人的奴隸。就是升官像黃高啓，發財也像黃高啓，要人不罵他是亡國奴，他還有什麼榮耀呢？國家之存亡，和我們人民有很大的關係，如果國家是強盛，大家便榮耀，國

家是衰弱，大家便恥辱。」中山先生的這段遺訓，也就是我今天貢獻給諸位的意見。希望全國人民都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之下，實行堅強持久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敵人是不足怕的，一次兩次的小失敗，也是不足慮的，只要我們全體國民愈接愈厲的抗戰下去，勝利總是我們的。

市隱

中美成立貨幣協定

去歲我國派陳光甫前往美國商談貨幣合作，經於五月間成立一協定，以大批白銀購取美元，存於美國，大有助於我國幣制之安定。最近財政部長孔祥熙遊美，復與美國財政部長毛根索成立一貨幣協定，於七月十二日簽字，其目的在於以銀易金，藉以增加現金準備中之金準備部分。茲將七月九日孔毛共同發表之聲明書，譯錄如次：

一九三六年五月美國財政部與中國財政部代表會談所成立之貨幣合作，對於中國新幣制之順利進行極有貢獻。中國國內經濟及美國貿易雙方均蒙其利。吾人現能宣布中美兩國貨幣合作更進一步以續行一年前所成立之諒解。此際美財政部長聲明余信中國國民政府所進行之貨幣程序，不特基於健全之通針，並且爲趨向世界通貨安定目標之重要步驟。吾人爲增加達到此種目標之努力起見，在幣制改革及通貨安定程序上維持合作起見，並爲遵照吾人之購銀政策起見，已明確表示願在互能接受之條件下，向中國中央銀行購買大量白銀，並使中國中央銀行可在保障中美兩國利益之條件下，獲得美匯，安定通貨。同時中國財政部長聲明深信中國政府所採取幣制改革之新計劃及與美國所商定之辦法，足以保證中國通貨之安定，並可藉此促進中國國民經濟之改善及繁榮。雙方已商定中國政府將向美國購買大量黃金，爲協助中國政府增加其黃金準備起見，又爲遵照一九三四年美國購銀法起見，美國財政部將向中國政府續購白銀。美國財政部並擬將雙方前已商定辦法之範圍，卽中國中央銀行在此辦法下得以保障中美兩國利益之條件，獲得美匯，藉以安定通貨者，予以擴大。

中美兩國財政部長對於兩國均有利益之結果深感滿意。此種結果實由於去歲兩國所成立之諒解有以致之。中美兩國且能宣布兩國之更進一步合作，尤爲欣幸。中國幣制之改革與通貨之安定已告極大之成功。中國與他國，尤以佔中國國際貿易第一位之美國之貿易業已增加。中國財政部長深願代表中國政府與人民表示感佩起見，特親至美國進行談話。目前此項談話已告結束。美國財政部長此次得親與中國財政部長接觸並商議推進兩國之幸福，誠屬欣幸。

中美新貨幣協定之趣意，照此共同宣言已可明瞭。惟兩國互相購買金銀之確數，尙未宣布，因孔毛兩氏均以宣布確數徒使投機家引爲有價値之資料也。又中國所購之黃金將留存美國，以爲中國通貨之準備云。

七月二十二日

升學考試　準備用書

中學各科要覽

本館前出各科要覽，內容簡明扼要，讀者咸稱便利；惟因出版稍久，迄今社會甚多變遷，學校課程亦屢有更張，爲應目前需要，並充實科目起見，特徹底改編或新編，務使讀者在短期內能將各科之知識整理而複習之，以作準備初高中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考試之用；一般人士亦可用作各科常識讀本。各科內容，悉依教育部二十五年修正課程標準。材料鎔合現在通行教科書，本館前出各科要覽及日本研究社表解參考書等之精華。編排採表解式，主要事項，大致歸納於一頁或二三頁，並加解說及插圖，次列本文所載之要點或蒐集近年各省會考及大學專門學校入學試題，並酌附解答。擔任執筆者，均富有教學及編著經驗。各書用次道林紙精印，袖珍版式，茲將書名列下：

書名	册	編者	定價	特價
算術	一	駱師曾 匡文濤	.二五(元)	.一八(元)
代數學	二	桂叔超 金品	.五〇	.三五
幾何學	二	桂叔超 金品	.五〇	.三五
平面三角法	一	駱師曾 匡文濤	.二五	.一八
物理學	二	張開圻 柳大維	.四〇	.二八
化學	二	舒貽上	.四〇	.二八
植物學	一	馬光斗	.二五	.一八

書名	册	編者	定價	特價
動物學	一	周建人 劉紀	.二五(元)	.一八(元)
生理衛生	一	程瀚章	.三〇	.二一
本國史	二	周景濂	.六〇	.四二
外國史	二	朱鴻禧 李崇厚	.六〇	.四二
本國地理	二	曹玉麐	.六〇	.四二
外國地理	一	陳家	.三五	.二五

郵費　每册二分半　掛號費外加

各科精華　薈萃無遺

表解詳明　瞭若指掌

應試準備　事半功倍

特價發售

照定價七折計算

十月十一日截止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時事日誌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

⊙日軍壓攻受鉅創，我軍固守原來陣地日新司令香月抵津，關東軍開到增援。

⊙外部發言人聲明盧溝橋事件日軍違約，應負全責。

⊙全國各界紛電軍事當局，請決心抗爭衛國。

⊙宋哲元抵津。

⊙憲政協進會在滬成立。

⊙孔祥熙離美京赴紐約。

⊙法決廢止邊境監察。

⊙蘇聯瑞典外交談話結束。

同　十二日

⊙日軍進攻財神廟經我軍擊退。

⊙大批關東軍開抵天津。

⊙日高等訪王外長交換意見。

⊙蘇聯航空家三人又作美蘇不停飛行。

⊙土外長抵莫斯科。

⊙中美簽訂金銀交換協定。

同　十三日

⊙日軍以重兵進犯南苑，對北平取大包圍形勢。

⊙政會各部會長官由廬返京。

⊙李滋羅斯表示，中國恢復繁榮，英日均蒙其利，軍事侵略，影響貿易。

⊙蘇聯航空家抵美洲大陸境。

⊙羅馬參謀長訪晤法陸長。

⊙英美密切協商遠東局勢。

同　十四日

⊙日騎兵進攻二十九軍被擊退；中日雙方人員在津進行談判。

⊙日軍源源開到，津市加緊戒備。

⊙滬各團體組援助抗敵將士委員會。

⊙蘇美間飛行又告成功，蘇聯航空家降落聖傑辛多。

⊙法社會黨代表大會閉幕。

⊙英國擬就不干涉計劃折衷案提交調整會。

⊙傳德國志願兵續開西班牙助戰。

同　十五日

⊙宋哲元指派張自忠、張允榮、鄧哲熙三人負責與日方代表磋商，解決時局條件。

⊙戈定遠赴牯謁蔣。

⊙全國商聯會電各地商會迅募慰勞金匯前敵。

⊙英美法三國對遠東局勢密切交換意見

⊙英國對西班牙問題再提折衷方案。

⊙孔副院長離美赴歐，將提前返國。

同　十六日

⊙秦德純等電滬闢謠。

⊙大井村激戰；日積極佈置軍事，完成大包圍北平形勢。

⊙廬山談話會舉行共同談話。

⊙調整會各國代表一致接受英國折衷方案。

同　十七日

⊙天津談判難關重重。

⊙廬山談話會討論外交各問題。

⊙我政府駐外使節向九國公約簽字國提出備忘錄。

⊙美當局重申嚴正立場。

⊙英德英蘇海軍協定簽字。

⊙羅斯福召見赫爾商討遠東局勢。

同　十八日

⊙日軍又向宛平進攻。

⊙宋哲元會晤香月。

⊙日機掃射平漢路列車，外部提抗議。

⊙滬各界懇切勸勉宋哲元

⊙西班牙內戰一周紀念，總統阿柴那沉痛演說，國防部長宣稱爲獨立自由而戰，必求最後勝利。

同　十九日

⊙伊朗與伊拉克成立友好條約，兩國界務爭執解決。

⊙蔣委員長對盧溝橋事件發表重要意見，謂臨到最後關頭惟有堅決犧牲，吾人祗準備應戰，而並非求戰。

⊙日軍通牒稱將進攻。

⊙外部派員赴日使館面致備忘錄。
⊙瑪德里西北郊空中發生大戰。
⊙孔祥熙抵英。

同　二十日

⊙日軍全線向我軍攻擊，宛平戰事異常劇烈，吉星文團長，又負傷。
⊙蔣委員長自牯嶺返抵京。
⊙日高訪晤王外長。
⊙各國輿論贊美蔣委員長宣言。
⊙英國下院討論中日問題。
⊙法國財長宣布緊縮政策，預算撙節六十萬萬法郎。
⊙蘇聯黨員七十萬人開除。
⊙無線電發明家馬可尼逝世。

同　二十一日

⊙蘆溝橋方面我軍向後撤退，日軍亦有一部向後移動。
⊙李宗仁白崇禧等通電擁護蔣委員長抗戰主張。
⊙何香凝宋慶齡等發組婦女援助抗戰團體。
⊙英外相艾登宣言英日談判中止進行。
⊙蘇聯駐德大使呈遞國書。
⊙世界地質學會議在莫斯科開幕。

同　二十二日

⊙我方遵約撤兵，日軍陣地並未移動。
⊙馮玉祥對蘆溝橋事件發表談話。
⊙平漢路修復。
⊙英法美對中日問題進行新接洽。
⊙英下院討論巴勒斯坦問題告結束，報告書提國聯委員會。

同　二十三日

⊙前線日軍繼續增加，傳另有企圖。
⊙馮玉祥返京。
⊙財政部令滬關禁止麵粉出口。
⊙滬大批日僑乘上海丸返國。
⊙日本特別會議開幕。
⊙日意成立經濟協定。
⊙羅斯福司法改革計畫失敗。
⊙比皇諭總理設置國際經濟研究局。

同　二十四日

⊙中樞當局商討應付危局大計。
⊙北大全體教授發表宣言，歷述日野心軍人的暴行。
⊙滬閘北日陸戰隊放哨戒備，形勢緊張。
⊙德意大使晉京。
⊙西班牙問題依然僵局，法使返國請訓。

同　二十五日

⊙平津中日雙方分別召開重要會議。
⊙廊坊日軍鳴槍示威。
⊙滬日陸戰隊崗位撤退，閘北形勢和緩。
⊙瑪德里西北屏障白脊尼特鎮陷落。
⊙日本特別議會開幕。
⊙羅波向英探詢組織防共陣線。

世界各國著名雜誌論文摘要

二三〇

政權奪取之今昔觀

黃廷英

原題爲"Power, Ancient and Modern"，係英國當代著名自由主義者羅素(Bertrand Russell)所作，載於本年倫敦出版之第二期政治季刊(The Political Quarterly, April-June, 1937, Vol. 8, No. 2).

人類所受三種外來的束縛——一是由無生物界來的，一是由下等動物界來的，一是由人類相互所加的，——科學曾經將一二兩項大大減少。但是科學在最近時期內也同時產生不少的變化同樣地增多第三種的束縛於人類。當科學祇影響人類的思想而沒有及於他們的經濟技能的時候，它是沒有這種效果的。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時，科學給予人類的社會解放比它解脫人類所受無生界的束縛還要來得厲害一些。工業革命後這種社會解放運動仍舊是繼續着，直至十九世紀，這種運動已得着最大的成功。但是這種運動所本的觀念乃從工業未發達前傳下來的。

自工業制度創始的時候起，因爲組織需要增加，結果產生了不少自由主義派思想所不及的變化。自該時起人們已逐漸失去個人判斷的自由而爲集體所拘束。我們不能夠完全管轄我們所做的事，我們所能夠管轄的只是百萬人所做的一小部份而已。因此，很多人自認爲「滄海一粟」對于一已的權力缺乏興趣，結果他們情願將他們各自所有的權力讓給一班比較有活動能力和具專制手段的野心家了。而這些野心家因近代社會之結構是如此，結果他們便攫着一種亘古未有的權力。

在現代，工業技術雖然有許多的新奇發明，然而獲取政治權力的方法却沒有什麼新的改變，反而回到很古的方向去。這些方法現在簡直是和古希臘羅馬時候所採取的沒有兩樣。例如歐洲今日最有權力的人物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史太林等，他們的出身和教育都沒有給與他們什麼創業的助力，他們成功全由於政治煽動者，陰謀家，和流氓頭這三種品質而已。他們所以成功的必要條件是：一個重要的不滿現狀的階級，一張會說騙話的嘴，用來使不滿足的人相信你能爲他們伸怨；長於組織黨團及私有軍隊的能力，用流血及陰謀以攫取並維持政權的毒辣手段。等到你已經獲得政權以後，你祇須統制宣傳和報紙，哄騙人民將你看作神聖般的人物，好好地給養軍隊，幷且養着一大批爲你偵探聽消息的心腹人員。這樣，除了吃敗仗以外，你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偉大的狄克推多們都是從一種自由競爭的制度中產生出來的（不是那種爲自由主義派所讚揚的；却是那種採用任何方法，甚至大批屠殺亦所不恤的，一種自由競爭的制度。）然而他們自己却定下許多新制度，在這種制度下，競爭已不再自由了。

近年來這種「復古」的傾向是很顯著的，然而這種現象，其實祇是現代若干發明的自然結果。現代的民主政治，因爲代表制度之運用，已發生很大的變動，和希臘羅馬時代所有的這種政治大不相同。古時民主政治因爲實施範圍祇限於狹小的城市，凡有什麼問題發生，都由人民直接投票表決，所以沒有設立民選議會的必要。當時公民實際上享有一些政治權力者，祇不過住在城區以內的，郭外的公民是無法享用的。在現代，這種地理上的困難，由于採取選舉代表的方法，已無形消滅了。目前因爲無線電廣播，迅捷的交通，以及報紙宣傳等等，廣大的國家已一天比一天像古時的「市府」了，在中樞的人與遠處的選民之間，有着較多的個人接觸，黨徒可以加壓力於領袖，而領袖也可以施影響於他的黨徒。結果便減少了代表的重要而增加了領袖的重要了。國會現在已不復是選民與政府之間的有力的媒介機關。以前祇限於在大選時候採用的一切曖昧的宣傳方法，現在都可永久不停地運用着。古希臘的「市府」以及它的煽動家暴君，衛士，和放逐者們，現在都復活了；因爲當時它適用那種宣傳方法，現在又都適用起來了。

經濟學——財富的科學——產於十八世紀，正當政權似乎穩固而新的階級正在迅速地趨于富饒的時候。然而和經濟學一樣重要（或者可以說它還要重要些）的政治科學，到現在還沒有發達完全。經濟學自亞當斯密司以降，都集中注意在以法律爲憑藉的那種財富，打刼的行業是不算在實業之內的，也不能被認爲一種合法的「國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之源。然而羅馬在古代，巴格達(Bagdad)在八世紀，西班牙在十六世紀，以及倫敦在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其能躋于富庶者，就全靠着整個民族採取這種行業。如果我們詳細研究印度的征服與工業革命之間的關係，一定發見同上一樣有趣的史實。現在日本正以運用武力的古老方法來攫財富，德國和意大利也正預備這樣做。經濟學與政治學的區別，到了現在顯然比以前更見得虛假的了，這是因爲國家在商業及工業上日見重要的緣故。德國沙赫特博士是一個經濟勢力抑是一個政治勢力呢？這個疑問顯然是荒謬可笑的。

在權力的科學中，有兩種不同的技術是值得加以考察的：（一）產生組織的一種，（二）對組織加以控制的一種。前者是經濟領路，而在後者則經濟老是落在政治後面。最足促進人類活動的組織的，就是經濟上的需要，如鐵道，電力站，大規模的灌溉等。但是獲取經濟勢力的方法比政治的方法要老式得多了。政治上王位世襲的原則自從法蘭西大革命時候受着攻擊後，到了一九一八年差不多已是消滅淨盡了。可是在經濟學上，這種原則還是被認爲天經地義。多數有錢人大抵都把他們的錢遺留給他們的妻子兒女。現在的經濟皇朝如阿斯脫（Astors）

洛克斐勒(Rockefellers)和摩根(Morgans)等，都沒有人覺得他們和民主政體不合。總之，在政治上獲取權力的方法到現在雖然變得很厲害，可是在經濟方面獲得勢力的方法却始終保持着法國大革命以前它們在政治上所用的方式。

經濟與政治的關係，現在是日漸地不能夠分開。經濟與政治的分離，好像孟德斯鳩的立法行政司法分立論一樣，祇是那種喜歡過着安逸生活而不稀奇權力的溫和派的快樂幻想。假如你是具着一個充分強烈獲得權力的慾望，你必然不免要希望一切的權力都集中在一個組織之下，即使這種處置會引起較長或較短的內戰亦在所不恤。現世界的整個趨勢傾向于更大更有效率的組織，是反對經濟活動與政治活動分離的。這種趨勢尤其是當戰爭或對戰爭的恐怖在國民生活中佔着重要部份的時候，因為戰爭是一種政治的行動，但是現在却大都是用經濟的武器來作戰的。

我們現在必須以「政治人」("Political Man")來代替舊式教科書中所說的「經濟人」("Economic Man")了。經濟人是假設祇求財富，那末政治人是假設祇求權力了。兩者都是抽象的，但是一切科學都是從抽象着手的。政治人所能給予我們對於現世界的「近似」，總比較經濟人所能給予的略勝一籌吧。這並不是說祇要想獲得權力的人就是一個政治人；不過我們可以說因為權力的傳統的來源已消滅了，今日能夠獲得權力的人，概括地說起來，必然是那最熱切地希望得到權力的人。今日一班狄克推多們能夠成功的話，都是時勢造成他們的。因為自由主義的學說使爭取權力的自由戰鬥變為容易了，結果於是發展成許多的現代專制政體。

事實上我們一切煩惱所以發生，是因那批最希望獲得權力的人並不就是那最會運用此權力以謀公共福利的人，這是常常如此的。當一個人求財富的時候，如果他說他求財富祇是為要做慈善事業，那末他一定會被人訕笑的；但當一個人求取權力時，他那些冠冕堂皇的宣言，竟會被大衆照它們表面上的價值一一加以接受的。迄今為止，民主政治本來可說是控制執政權者的唯一方法，但當選民沒法抵抗修辭學的時候，民主政治也就失敗了。如果要民主政治成功的話，我們需要一種素來缺乏的大衆教育——那就是對於精確的判斷，對于懷疑論，甚至近似「犬儒主義」(Cynicism)的一類教育。

一二二

德意志之轉變

金亞伯

原名"The German Metamorphosis"，係W. Walter Crotch所著，載於一九三七年六月份之十九世紀月報內(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Vol. CXXI, No. 724)

歐洲局勢，雖紛擾如故，然由另一方面觀之，則較數月前，和緩多矣。數月前歐洲戰雲，已迫在眉睫；蓋希忒拉之外交政策，得步進步，幾無一

不急切推行，如違反約章，擴充軍備，實行徵兵，退出國聯，恢復薩爾，重占萊茵，締結日德協定，力謀德義親善，強令西班牙法西斯蒂化，以冀包圍法國，而斷其本土與屬地之聯絡。凡此種種，皆本希氏預定之方針，以武力盡量達之。觀其最近舉動，雖素抱之宗旨，未曾稍加變更，但達其外交目的之速度，似由急轉緩；因而世界危狀，亦漸呈和緩之現象矣。

德國國內經濟，固甚窘逼，但其國民，猶甘忍受，以容忍個人之難苦，希圖全國之利福，爲其素有之國教。即竭舉國之資財，耗舉國之精粹，而專事擴張不事生產之軍備，亦所不惜；故簡練軍實，以侵凌全歐，重取失地，以增厚富源；占領新土，以移殖國民；皆爲其國人民所希望者。

雖然，具此心理，抱此幻想者，初亦僅全德人民之半數耳。其餘半數深盼希氏從速作戰，以爲戰爭之日，至，即倒希之時機成熟，否則雖欲變政，亦不可得。是以至今年爲止，其國內人民，尚分兩派，一派高唱戰爭，以謀重振國威，一派力求戰神蒞止，乘機改革國政。惟今則不然，一因軍事領袖態度之改變，既速且劇；一因民衆輿論之改變，正在醞釀進展。

先論德國軍部領袖態度之轉變。德國軍部領袖態度轉變之原因有三：（一）英國擴軍計劃之實現，（二）英法同盟之復活，（三）此次西班牙內戰中所受之教訓，（尤以第三原因爲最重大。）德義少數政客，每妄想西國叛軍，如獲德義之援助，其凱旋也，必至速且易；而明達之軍部領袖，對德之干預西國內戰，至深疑懼。夫以一親德之西班牙，固可橫斷法國之交通要道，威脅比里牛斯邊境 (Pyrenean Frontier) 封鎖地中海之門戶；然必將德國全部軍隊，開西助戰，方可收此成效，而德國軍事領袖則以德國本部國防爲重，不願輕出斯舉。陸軍部長鮑命堡將軍 (General Blomberg) 爲求陸軍脫卸干預西國內戰之責任，曾向希氏建議，將黑衣黨軍悉數開入西班牙助戰，而正式軍隊，則一軍不發，即槍炮，飛機，唐克車之供給，亦予以有限之數量，藉以一試其軍備之實力。因此赴西協助佛蘭哥將軍參戰者，僅三萬國社黨軍與三數軍部之技師及將校耳。迨國社黨軍出戰疆場，而未見勝利，於是國社羣賢，誘勸軍部，予西國以無限之干預，但軍部領袖不爲之動，反力主從速停止干預，蓋德國輸入西班牙之軍械，一經實地試驗，已顯見其力量之薄弱矣。

德國所製之軍械，除小型之高射砲及轟射唐克車砲，於內戰中頗著成效外，他如唐克車之行動，既不敏捷，質料又不堅固；即大砲之力量，猶不敵法國所製者。不寧唯是，德國所發砲彈，發而不炸者，幾近百分之四十有二。考其原因，則自一九三四年起以迄今日，兵工廠工人每多怠工之舉，因而所製砲彈，雖實而不爆者，比比皆是矣。德之飛機，其轟炸機與驅逐機，均遠遜法俄，即與義大利相較，尚望塵莫及。飛機駕司，因訓練時期較短於俄，故其駕駛技術，戰鬥能力，亦不若俄義，遑論英法。

上述軍備之缺陷，既非朝夕所能彌補，則德國參謀部之態度，自由好戰而變爲和平，故暫時決不冒險作戰。即希忒拉之外交政策，亦於西班牙內戰之教訓中，見其缺點。仇俄親義本爲希氏之外交定策，自墨索里尼遣西軍隊，於瓜特拉牙拉 (Guadalajara) 慘遭失敗後，德之將校，

察之以軍事之眼光，莫不以爲德國應一反其仇俄親義之本計。

西國內戰中，蘇俄未嘗派遣一師一旅之大軍助戰，僅飭令少數將校，技師及飛機駛員予以技術上之援助而已。由機械上觀之，蘇俄軍備之充裕，實力之雄厚，毫無可疑。卽其將校之才能，技師與機司之技術，雖有可疑之餘地，然於此次內戰中，亦證實其非是矣。職是之故，德國軍事領袖，皆有親俄之意態，以恢復德俄兩軍舊存之友好關係；至親俄意態，能否遽成事實，固屬疑問，但蘇俄之欲見好於德，其心之誠摯，其志之迫切，一如英法之於德者，殆可斷言。故德國軍事領袖之態度，自當有：(一)改親義爲親俄，(二)決不於斯時，輕於作戰，以冒其險之兩種重要轉變。

再論德國民衆輿論之轉變。德國民衆輿論轉變之原因與軍部領袖態度之轉變者相同，卽英法同盟之復活與西國內戰之教訓。英法同盟旣已復活，德國有識之士咸以爲其國斷不能再蹈一九一四年威廉二世之覆轍。西國內戰中旣受嚴重之教訓，反對現政府之人民，亦不再以戰爭爲革命之捷徑，且深信改革內政，並無引起戰爭之必要。今試舉魯爾鋼廠某一工人之言，以證明之：『破壞法西斯蒂主義之方法有二：一爲戰爭，一爲和平。但究以何者爲宜？先論以戰爭爲破壞法西斯蒂之方法。本鋼廠專造空前之殺人利器，足見異日戰爭之殘酷與恐怖，爲史所無。戰爭一至，現政府固將傾覆，但德國人民，亦將與之偕亡，其犧牲過於浩大。以和平方法破壞法西斯蒂主義，固多困難，然其代價，必不若戰爭之高。況希氏執政以還，始終以戰爭爲職志，德之擴軍大計，與睦義親日政策，皆其明證，蓋戰爭可爲其解危之方，自救之道，故欲反對希氏，舍和平尙有他法乎？論者於一九三三年曾謂：「若希氏出握政權，不及三月，必歸失敗。」今此說之謬，舉國皆知。而今之論者又謂：「若戰爭一起，希氏政府，殆將傾覆。」此言之謬，與前說如出一轍。一九三三年，凡我國人，應效法西國，羣起組織反抗，不應袖手旁觀。今若鼓勵戰爭，則適足擁護希氏而非反對之。全國人民旣多主和平，則我人應協力組織一人民陣線，以提倡和平，反對戰爭與希氏。』

昂不爾厄(Hamburg)之某一商人，對無須以戰爭改革內政之意見，亦發表如次：『自集中全國經濟，專事擴軍以來，德國百業，更形衰落，尤以商業爲甚，故昂不爾厄之商人，莫不企望戰爭之速至，蓋戰禍一生，此項愚策，亦必隨之而終。雖然，國社黨之愚策，固可以戰爭破壞之，殊不知全德文化，亦必同遭摧殘。是故我人不應希望戰爭，而忽視海外酷愛和平之勢力。今德人旣畏戰爭，國內民衆之不滿不安，又隱隱可見；若經濟困難，日甚一日，則民衆不滿之象，亦必劇增。是以我人唯一之希望，厥爲和平，以戰爭將消滅人民組織反抗之機會。』

自上述之意見發表以來，教皇主張信仰自由之敕諭，乃得暢流全德。巴維也拉(Bavaria)之某一天主教團嘗申言曰：『德謨克拉西爲維護信仰自由之唯一政制，我人已於過去數年之事實中洞見之矣。卽左傾各派，亦無不以此爲然。是故我人務須團結，若不團結，則戰爭一來，我人將同歸於盡。』由此可見德國天主教會與國社黨間之裂痕，益形

深刻。德國天主教徒既占全國人數三分之一，（海、陸、空軍及警軍亦在內）則是三分之一之人民，已與現政府處於對立之地位矣。反對人數之衆，增加之速，固爲國社黨秉政以還所未有，其成敗之希望，果何如耶？

德人之盲然服從本係其國民之傳統性格，然値此飢寒交迫，戰禍將臨，戚戚爲憂之時，則盲從不難一變而爲反抗，今反抗之意志已日益增強，試以罷工次數之多寡證明之：一九三六年最後之三月中，全德工廠之罷工，不亞一〇三次有餘，其中達目的者，竟七十有五次之多，則人民反抗之烈，當可想見。

總上所觀，德國人民不滿之心理，與反抗之意志，均與日俱增。但壓迫人民之工具，仍操執政者之掌握，故人民雖事反抗，而組織綦難，尚未有一人民陣線之出現。一旦人民果能列於一線，頑強反抗，則政府恐將引起國際戰爭以爲掩息國內政變之利器。卽軍部領袖之不主干預外國政治亦非眞愛和平，實以德國作戰時期，尚未成熟也。

二三一

英國對於西班牙之政策

耿淡如

原名 "British Policy Towards Spain," 係 D. Graham Hutton 所作，載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份之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 Vol. 15, No. 4)。

西班牙之內戰不僅爲西班牙人民政治命運之決鬭，且爲分裂歐洲之一切信念利益，與政策之試驗。在內戰爆發以後，國社德意志與蘇聯之對峙，英意對於地中海之衝突，摩洛哥未來地位之爭執，左右派理想之鬭爭，以及民主與獨裁間之基本劃分，皆在西班牙表演出來。

西亂所引起之外交軍事上之困難問題，對於英政府，在時期上，極爲不利。對意外交挫折之反響，猶在震動。對於國聯制裁之反復行爲，猶在於英選民之憶念。一九三五年選舉運動中外交政策基於集體安全之諾言，亦未遺忘。並且當西班牙危機使英國陷入於困難地位時，英國之擴軍計劃，方在開始。意德兩政府以飛機，軍火，與人員接濟叛軍，俄國亦採同樣的態度，贊助西政府。因此西班牙成爲歐洲兩種思想鬭爭之場所。英政府曾反復聲明對於兩種政制，無有任何抉擇之必要，然至少在外交政策範圍以內，英法兩大民主國家，勢不能不有所取舍；卽必須決定：贊助叛軍與德意黨治的國家，或贊助合法政府與俄國的黨治國家。此外尚有軍略的因素在焉：倘使西班牙落到德意勢力範圍內，則英法之海陸軍計劃皆將遭到危險。法國三面陸地邊境將被法西斯陸軍所包圍。英法與其供給人力、食糧、石油與原料殖民地間之交通，將被阻止或全被封鎖。意德政府在援助弗蘭科將軍之所得者，將不僅爲得一同情的同志，且可得到外交上之優勢。

對於上項情勢，英國之大部輿論，在西亂開始時，卽已予以注意。法西斯國家之魯莽行動使英國政府派之中央與左翼保守份子，感覺不安。惟極端右派份子，因受共產主義恐怖之影響，表示窄狹的不列顚利益之階級觀念。此使英國內閣發生裂痕。年老的多數份子與西門勳爵

所領導之國民自由派，大部注意於規避義務。使英國免除一切困難與各種糾紛。年青的保守黨員以及反對派的自由黨人與工黨黨員大部注意於保障不列顛之經濟與軍事的利益。至於不列顛之大部選民工人與職工組合主義者，則保持傳統的對於西班牙下層階級之同情。

自去年七月到現在，英內閣對西決議，多雜亂無章，竟有互相矛盾者。但其政策似乎是只要不列顛人、貨物、與船舶，不受直接損害，則英政府一任西班牙半島，巴利雅里克，與西屬摩洛哥事件之自然發展。

當去年八月中，法政府向英意建議迅速採用不干涉政策時，英政府即表示贊同。嗣俄、比、意、德等國，亦接受原則。參加不干涉協定之國家分成兩派：(一)大多數拒絕承認叛軍爲交戰團，但同時因爲不干涉故，拒絕援助西班牙之合法政府。(二)意德承認叛軍爲西班牙之政府。所以一面英法及其他民主政府實施禁止協定所列舉之軍械、飛機、與軍事材料之出口。另一方面，意德葡之公民與法西斯及國社黨之黨員，繼續以人力與軍事材料供給叛軍。德政府禁止軍事材料之出口，但意葡俄政府各同意實施禁運，以其他兩政府之同樣行動爲條件。

至於英政府參加于不干涉協定之理由，其當局早已說明。去年八月中，英政府宣佈：『我人應知倘欲阻止西班牙不幸事件在他處發生嚴重反響，則我人應維持嚴正的不干涉態度。』又警告人民凡援助西內戰之任何一方者，不得政府之保護。此項拒絕援助一個友國合法政府戡定內亂之舉，曾引起英法內部之激烈衝突。左翼諸黨指責不干涉政策爲法西斯與民主政府袒護叛軍之烟幕。九月中不干涉委員會第一次在倫敦開會時，英法希望法西斯國家與俄國同意使不干涉政策發生實效。當時曾有英法政府組織聯合海軍封鎖西班牙全部海岸線之擬議，但以內政外交上之困難，未果實行。英政府亦未施行充分壓力於葡政府，阻止大批軍械與士兵由里斯本運到叛軍總部。在九十兩個月中，不干涉委員會成爲相互責難之場所。俄代表與意德葡代表繼續不斷，斥責對方破壞不干涉協定而給西班牙內戰之一方以援助。

在不列顛，一般覺得政府決意採用『等待觀察』之政策，一任法西斯國進行其外交步驟。去年十一月中，意德承認叛軍爲西班牙政府時，此項情緒變爲濃厚。當英政府提出議案，使英船轉運軍用材料至西班牙之行爲成爲犯罪時，英國輿論更確然不安。因此，艾登宣佈：因爲交戰權利未曾給予西班牙之任何一方，英海軍將保護在西班牙三哩領海外之一切英船，免受捕拿與搜查。嗣復說明：此項新議案並不禁止英船裝運煤、食糧、與貨物至西班牙。(此項貨物未曾列入同意的禁運表。)政府發言人迭次聲明：政府的政策是爲免除歐洲因西班牙內戰而陷入於更惡劣的情勢。

英政府于十二月中通告德、意、葡、俄限制志願兵之參加，並採用國際監察制。艾登又警告德、意，謂西班牙之領土當保持完整，並將不受任何方面之威脅。到本年一月中，艾登兩次申述一切西班牙領土之完整，包括摩洛哥地帶、略納里島與巴利雅里克島，應依條約，極力維持。在此

種明白表示以後，英外交部努力於對西國際監察制度之實施。二月中英取得葡萄牙同意，由英葡委員會監察其邊境。當時倫敦委員中，俄、德、意代表又互相責難。而英政府之反對派，以監察制度之運用將有利於叛軍，而變爲震驚。當四月十二日鮑爾温宣告：在聖戎德洛資港（St. Jean de Luz）英驅逐艦司令勸告若干英國食糧船勿前進至皮爾波港時，反對派大爲憤怒，以爲英國之放棄海洋權利是公開承認援助叛軍餓死皮爾波城之計劃。在下院兩次激烈辯論以後，政府方同意任何裝載非禁運品之英國商船，並決定蔑視叛軍之所謂封鎖者，在三哩界線以外，得要求英海軍之完全保護。此在德意兩國報紙認爲英政府贊助西軍之姿態，而英反對派認政府之使用海軍爲其立場之勝利。

西班牙之海岸邊境監察制度於四月二十日，開始實施。二十二日第一批食糧船進入皮爾波港。佛蘭哥將軍封鎖皮爾波港之計劃，亦歸於失敗。但巴斯克省革尼迦（Guernica）聖城被德國飛機炸毀事件又引起歐洲民主國，尤其不列顛之憤慨。英政府也許屈服於公憤，同意使用海軍保護裝載難民由皮爾波港至法國之英國商船。此又激怒佛蘭科將軍對其法西斯黨徒。

總之，在過去九個月中，英政府對西班牙外交政策上之行動，英人未能認爲滿意。設佛蘭科將軍得到勝利，則此由於倫敦委員會所未能阻止之德意兩國的援助。設彼失敗，則由於德意志不繼續與意大利共同援助佛蘭科故。在西班牙慘局中，不列顛之公意是未有多大變更。今日大多數仍期望西政府之勝利。當然右翼保守份子贊成佛蘭科將軍，並不顧不列顛之利益，歡迎意、德、葡法西斯黨人贊助之。但此種份子究屬少數。然反對派指責政府確然故意偏袒叛軍，亦屬不當。政府並未故意贊助叛軍，不過其政策未免優柔不斷耳。英內閣在消極方面，頗能一致，但在積極方面，則意見分歧；所以顯示其躊躇、苦悶、與恐怖，但亦不能認爲無遠見。設英國之擴軍計劃使內閣大膽採取堅決的外交政策路線，則不列顛人民最歡迎之。因此將加強民主陣線，以對付歐洲之『極權國家』(Totalitarian Powers)故也。

二三三

史太林的清黨運動

——一個備戰的舉動——

黃君碩

原名"Stalin's Purge-A War Measure"，係 Eugene Lyons 所著，載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份之現代史料（Current History, Vol. 46, No. 4）

在革命之後二十年的今日，雖然已經有不知多少的文章來解釋過，但是對于外國人，蘇聯仍舊是一個謎。有些時候，外國人好像得到正確的了解了。於是又發生種種的事情，使他們重復墮入五里霧中。

自從『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實現之後，蘇聯國內卻立刻發生了最專斷的徵象。政府中的重要人物，祇經過形式上的審問，就處以極刑。還有一些要人，竟不知道爲什麼原因使自殺了；全國充滿了間諜活

動的傳聞政治密探、紅軍和工會的領袖都被割職。這些奇奇怪怪的現象，更弄糊塗了外人對於蘇聯的認識。

共產主義的信徒和左傾的人們還說她是『社會主義』的典型國家。右傾者攻擊這個『共產主義』的國家，也同樣的固執，至於其他的人，眞是沒有一個不在惶惑之中。以前有許多學者，對於蘇聯曾經有過好評，現在也不得不改變態度了。

唯一可靠的事實，是蘇聯正在經歷一個極厲害的變動。韋白兄妹的名著蘇維埃共產主義：一個新的文化，雖然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剛才完成，但是現在看來，已經陳舊不堪，這足見蘇聯的改變的迅速。

列寧及屈羅斯基時代的蘇聯和史太林時代的蘇聯，是極不相像的。過幾年之後，前時期的精神，或者有復活的可能。假使這一旦而成爲事實，那末所有的反動派，一定贊助史太林，而進步派和人道主義派，都會起來反對他。

在上一次大戰中，專制的帝俄會和英、法、美共同作維護民主主義的戰爭，這眞有點奇特。在未來大戰中，這情形很有復現的可能；史太林的獨裁政府，說不定會和民主國家合作。上次的結果帝俄政府爲革命所推翻，而擁護民主主義的情緒，都一致同情于那個革命運動。假使在未來戰爭中，歷史的進展眞的和以前相同，蘇聯的人民又起來推翻新的專制，那末擁護民主主義的和進步的情緒，一定也會贊助這樁事情。

依作者看來，史太林政府最近的舉動，是由於一種恐懼，怕在國際戰爭的時期中，國內發生革命。蘇聯的新領袖，都是實際主義者。他們曾經爲了集體農場制度的實現，犧牲掉百十萬人們的生命。他們看到俄國在二十世紀的國際戰爭中，結果都是革命。一九〇五年如此，一九一七年也是這樣。他們決不願在第三次國際戰爭中再發生這種的事變。

因此他們採用流血的方法，來消滅所有眞的或想像的革命根源；殺戮一切不滿意的共產主義者，免了他們做反對派的領袖；改組軍隊，工會和密探，以實現更有效的集權政府的統制。

蘇聯的民衆雖然還稱和順，但是以前曾經數度起過革命。而對外戰爭的時候，正是國內革命的機會，現在國際間空氣一天比一天緊張，所以蘇聯當局下決心殺戮舊共產黨員，傳佈種種間諜活動的消息，拘捕紅軍領袖，以防止未來的禍患。

關於屈羅斯基的叛逆行爲，不過是用以消滅反對派的煙幕。在事實上，共產黨的存在，在在足以使史太林和他的爪牙感覺得不安。民衆對於共產黨，依舊有相當的信心，牠到危急的時候，仍舊有反抗牠的領袖的可能的，這種說法，似乎很奇特，不過決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捕殺共產黨要人，在前幾年中，決沒有人會相信，現在卻變成家常便飯了。因此過幾年，安知道不借着『民主主義』和『無階級的社會』的標語，而實行劇除共產黨呢。

清黨運動裏最顯著的事情，是關於紅軍和政治密探的改組。

先說關於紅軍的事。現在每個紅軍區域裏，都有兩個非軍人的監

督者。軍事當局所發表的命令，一定要有他們中一人的簽署才發生效力。在紅軍初成立的時候也曾經有過這種的制度。因爲那時的軍隊，不得不用帝俄時代的軍官，而這些軍官是否能夠忠於新的政府，却是問題，因此便採用了這種監察制度。但是革命後二十年的今日，這種制度又復活了，足見蘇聯現政府的不信任軍隊，正和以前的情形相差有限。

蘇聯政府對於牠的軍隊，曾經有很厲害的宣傳；說牠如何非常的忠於國家，並且沒有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的惡習。牠的軍官，百分之九十是共產黨黨員。但是他們現在所受到的待遇，却和帝俄時代的軍官一樣。假使對於他們沒有眞正的疑懼，決不致於會有這種現象的。

一百五十萬紅軍之中，會沒有不滿意的情緒，這當然是不可信的。何況大部份的軍人都是農民，很明瞭民間的疾苦。這種情形，是足以使史太林政府擔憂的。因此牠不得不用斷然的手段，調動許多上級軍官，這對於軍隊的紀律，一定有極不利的影響。

政治密探長雅哥達（Yagoda）的去職，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和工會、紅軍以及共產黨的肅清運動，都有關係。他是共產黨的老前輩，非常之忠於共產主義。並且這種的老共產黨員對於革命時期的精神，是極尊重寶貴的。因此史太林疑心他們在危急的時候，有起來反對他和他的政策的可能。爲了防止這種種的危險起見，史太林把政治密探裏的共產黨老前輩，一概去職，換上一批由他一手所提拔出來的後進人物。這樣，史太林統制的權力，又牢固了許多。假使史太林不疑心共產黨，他決計不肯把這些忠勇份子一網打盡的。

因此由各方面看來，蘇聯的獨裁者，一面正在剷除革命時期中所剩留下來的種種因子，一面在新的基礎上，鞏固他自己的地位。假使國際的戰爭一旦發生，他可以沒有內顧之憂。但是眞正的國家的統一，能否從恐怖的方法中產生，却是疑問。由這種方法所造成的舉國一致的現象，在一個長時期和非常浪費的戰爭裏，或者在軍事上失利的情形之下，究竟能夠維持多久，祇有將來的歷史可以證明。

二二四　印度之轉變

王成組

原名 "The Reshaping of India"，係白朗 (J. Norman Brown) 著，載於美國亞細亞 (Asia) 雜誌一九三七年七月號。

印度的文化，延續二千五百年，也許已經有五千年，在宗教、藝術、思想等方面，向來是建立在同一基礎之上。他所受到的三種外來文化的侵襲，其中有兩種至今還有衝突。由於西方文化的傳播，而引起的印度的轉變，並不是廢棄故有文化，而是使得他適應現代的工業組織，交通方法，以及政治社會思想。目前的衝突，如何解決，要看他對於外來的文化，如何選擇。

印度文化的起源，現在還不能確定。亞利安人在公元前一五〇〇左右，遷入印度；再以前的時代，直等到一九二二以來，在印度河谷發現

幾處古城的遺址，才證實至少在公元前二七五〇年左右，早已有繁盛的文化。當時建立這些城市的人，是否亞利安人所遇到的特拉維達(Dravidian)人，暫時還無從斷定。他們當時已經兼用石器與銅器；他們的文化，有若干成分，顯然遺傳到後世，例如卍字。

印度文化的語文形式，是從亞利安人的遷入發端。他們所用的梵文，以及由梵文孳生的各種方言，至今是表明印度的主要思想的工具。但是亞利安人最早的典籍理具吠陀，一方面同早先的印度河文化，不像有共同的成分，一方面關於最近的二千五百年之內，在印度盛行的輪廻觀念、殺生戒律、單元哲學、階級制度，都還沒有痕迹。也許其時亞利安人在語言上是處於征服地位，在思想上却是處於被征服地位，而上述各種成分，並非肇端於亞利安人。因此印度文化的形成，可以說是在公元前第六世紀，就是產生佛教與耆那教(Jainism)，以及著述烏帕里夏特(Upanishads)的主要各篇的時代。

希臘文化的侵入印度，是在公元前三二六——三二五年亞歷山大征服印度河流域之後。在這裏所建立的希臘王朝，宮廷兼用希臘文與印度文，而且遺留無數的建築與雕刻，有些是公元後第五世紀的作品。然而現在的印度文化，所受希臘影響只有少數學者可以看出。從第四到第六世紀的孔雀王朝，印度所創作的文藝、建築、雕刻、繪畫，放一異彩，表明故有的文化在經過這一次的衝突之後，反而氣勢更盛。

回教的文化是同印度文化衝突的第二種，從第八世紀開始侵入，而在一〇〇〇年左右發生嚴重的爭端。希臘文化同印度文化的衝突，不過是在語言、文藝、科學、哲理、美術等方面，因為移殖到印度的希臘人接受佛教，而佛教也不承認階級制度。回教文化，除去語言等隔閡之外，在宗教與社會組織兩方面，也是與印度文化不相容。關於宗教思想，印度教對於回教，並不嚴格排斥，竟可以看得像本教的一種特殊宗派，但是回教徒絕對不肯容認印度教那種異端的存在。關於階級制度，印度教限制極嚴，而回教一視同仁。況且這兩派不通婚姻，所以並沒有平安混合的機會。雙方的知識階級，所通用的文字又是不同，——印度教用梵文，而回教用亞拉伯文與波斯文。習慣上也有許多分別，回教絕對廢除偶像，印度寺院特別多各種人獸的塑像。印度教戒殺生，尤其尊重牛，而回教徒把供給肉食作為牛的主要功用之一。

在武力佔優勢的時期，回教往往用毀滅寺院，屠戮僧侶的暴行壓服新信徒。像克什米爾等部份，印度教勢力幾乎完全被消滅。然而印度教的勢力依然存在，因此回教方面屢次想遷就印度教。功績最著名的蒙兀兒皇帝亞格巴(Akbar, 1556-1605)曾經創立一種新教，自稱教主，融合印回兩種信仰。自從印度受制於歐洲人以來，回教終止以暴力推廣，據一九三一年的人口清查，在全境的三五三、〇〇〇、〇〇〇人之中，印度教徒約佔三分之二，而回教徒不及四分之一，就是在回教佔勢力的地方，現在對於印度教佛教的古蹟，也很盡力保存。

從歐洲來的基督教文化，甚至把他所用的語言，作為學校教育的

工具。這樣使得全印度的知識階級，共同採用一種語言，是原來所沒有預料到的結果。但是學生必須用一種外國語來學習各種課程，勢必多一重困難，文學的情景尤其難以領會。基督教的傳播，並不依賴武力，但靠統治權的威望，從旁協助。西方人對於有色人種的歧視，使得印度人非常反對。

但是歐洲文化對於印度最大的打擊，還是在經濟方面。印度的手工業，抵敵不過歐洲，尤其是英國的機器工業。普通的機製品，能以廉價壓倒印度的手工製品，使得印度但能利用原料的輸出來交換軍火，又能保障軍事上與政治上的侵略。西方的各種學術，把印度的許多傳統見解，都認為迷信。於是許多印度的子弟，以為唯有引用西方的制度，可以補救印度的經濟社會一切病態。然而印度還是沒有屈服；一般民衆並不肯放棄他們的舊制度，學者也有一種富於抵抗力的保守性。

這三種在印度互相衝突的文化，各有他的政治機構。歐洲基督教文化，是屬於當局的方面。英國為帝國主義而佔領印度，其實並不想剷除當地的文化。她所以採用西方的教育，是想訓練能幹的公務人員。然而英國人的自負的行為，經濟的壓制，教育的不健全，都易於使得印度人發生反感。這就是印度民族運動的動機。

回教徒是在野的少數派，更怕印度人的民族主義，所以寧可聯絡英國人。他們知道選舉權的競爭，決不能敵過人數三倍的印度人。現在採用社團選舉制，他們才能在各級議會得到代表。所以有許多回教領袖，主張把回教徒特別多的西北印度劃為回教國。印度政府對於回教徒與印度教徒，雖則在委任公務員等各方面努力公平分配，也明知道那一派更可靠。回教的勢力，現在只能推廣到處處受虐待的最賤階級，如果印度教能保留住賤民階級，回教人數就無法擴充。同時在信仰方面，回教也在逐漸受印度教的浸潤。

產生民族運動的印度文化，是以印度國民會議為主力。印度各級人民都有參加，但是最高與最低的兩級是例外，因為王公畏懼民治，而賤民不能與其他各級為伍。國民會議代表中產階級，在印度十一省的議會裏，已經有六處佔多數。他們主張自治，對於新憲法認為一方面過於遷就不合時宜的貴族，一方面過於限制多數黨的權力。

在回教與歐洲文化的衝激之下，印度文化終究是在轉變。婦女的參加政治活動，是四十年前所不能料到。階級觀念，在甘地等領導之下，也在稍稍打破。但是他的勢力依然是在發展。太戈爾等用近代方言的作品，極受歡迎，並不因英語教育而頓挫。印度方言，在學校課程中，也在佔到教授工具的地位。建築、繪畫、戲劇、電影等各方面，都在產生根據印度故有藝術的特殊風格。駕乎這許多特點之上，戒殺的觀念，也許還要使得印度文化成為一種新勢力——那就是個人以至於團體及國家，都不用暴力解決爭端。

婦女與家庭

日本婦女生活之考察

韻霓

日本雖是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但其國內婦女的生活與地位，比之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婦女，不論那方面固然相差極遠，就是和產業落後的中國比較起來，在某些地方也仍然是遜色的。為着了解日本婦女生活的實際概況，現在且在這裏作個簡略的考察。

一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婦女

日本婦女在明治維新以前，不用說是完全附屬於男子，所受男子的驅使和支配而以絕對服從為美德的，日本儒學家貝原益軒在他所著女大學一書中對於結婚女子所當遵守的道德就曾說：『婦人除夫外無主君，謹慎事之，不得輕侮，婦女之道，一切在從人，對於夫之詞色，須殷勤而恭順，不得怠慢而違抗，不得奢侈而無禮，是為女子唯一終身任務。夫有教訓，不得背叛，有疑問必須詢夫，安然從之，夫問須恭正置答，回答疏慢即無禮，夫怒時須畏而從之，不得強諫以逆夫心，女以夫為天，不得反覆逆天「得天之罪。」』實際上也正因為日本婦女在此種奴隸道德律的薰染與麻醉之下，才造成了日本女子異常柔順與怯弱，這只要是見過日本女子的人，誰都會感覺得日本女子特別幽嫻貞靜，柔順和謙恭。她們這種習性是從孩提時代就養成的。無論那一個日本女孩，從極幼小的時代起，她的父母就很仔細地教給她怎樣伺候別人，怎樣走進屋子，怎樣的拿一隻托盤或碗，到合度的高低，怎樣用最靜雅的姿勢，獻一杯茶或一碟果子給客人，和怎樣鞠躬，怎樣在尊長面前下跪等禮節。在日本人的家庭中通常都備有一部叫做「閨門寶訓」的古書，一般日本少女對於這本書都非熟習不可，因為它是婦女們的道德法典。

一般日本的女孩，在家庭中所過的生活，也同中國一樣，因家境的差異而各自不同。家境好的，她們可以有工夫和小朋友在一起玩耍，如果家境不好，她就須在她的母親身邊幫忙，照顧自己的弟弟妹妹。她們在家庭裏有時竟會像一個僕人一樣，除了要服從和侍奉她們父母外，還要服從和侍奉她的哥哥和弟弟，日本女子地位之低下，在孩提時代就可看得出來。

但當她們到達了成人時代，一般作父母的，因為她不久就要離開家庭，所以才在生活方面給予她們以相當的自由和優待。在這時她們

可以在父母的允許之下去遨遊市集或寺廟，去享受她們可以享受得到的快樂，尤其對於服裝方面，她們的父母這時就會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做些華麗的衣服給她們穿，使她們顯現着青春時期少女特有的嬌豔和美麗，這算是她們一生中最快樂的黃金時代。但這種快樂的生活，到了她們出嫁時就喪失了。因爲在出嫁之後，許多家庭的瑣事都壓在她們的身上，她們很少有機會穿那華麗的衣服，到市集或寺廟去遨遊了。如果家境好的，因有僕人幫忙，她們還有一點空閒，家境不好的，那她們簡直就是一個女僕，從早上起床後，她們就和中國舊式家庭的女人一樣，必須先把茶和早餐燒好，然後叫丈夫起來，當丈夫早餐後，要出去辦公時，她們就把一切需要的東西預備好，悄悄地送到門口，合攏她的雙膝很恭敬的向他鞠一鞠躬，並且還要祝福一聲「萬事如意」的話。等到他的影子看不見的時候，她才回轉室內做一日間所必須做的工作，如揩地板，整理家具，裝飾房屋，買菜烹飪等極其瑣屑而繁重的工作。

日本婦女在家庭中當妻子時，無論做一件甚麽事，都要徵詢丈夫的意見，在財產關係上，夫婦的財產雖然大多數是分開的，但仍舊歸丈夫一人掌管。日本婦女甚至在丈夫從外面歸來時，也要跪着去迎接；當她自己有事要出去向丈夫請求的時候，也往往要很恭敬地跪在他的面前，這在婦女方面雖不見得願意如此，但社會的習慣和道德律，卻逼迫着她們不得不這樣做。在男子方面，不僅不認爲這種舉動是不應該，而且認爲是當然的，足見他們簡直不把婦女當一個「人」看待了。日本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既然如此卑下，那末她們在社會上毫無地位可言，當然是更用不着多說了。

二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婦女

自明治維新以後，因日本資本主義飛速地發展，家庭手工業日趨破產，而工業方面恰又需要大量的賤價勞動力，於是長期伏處在家庭的婦女，就投身於工錢勞動的領域而做資本家的奴隸。日本婦女，因參加社會生產事業，在經濟方面獲得了不依靠男子亦可生活的能力，於是她們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便逐漸隨着社會進步而改善了。不過日本婦女的地位改善，仍舊是異常之遲滯的。雖然從明治維新到大正以前這個時期，日本女子教育有相當可觀的發展，但日本婦女這時仍舊不能做政治上的官員，就是在教育上也不能做到學校視察員以上的職務，婦女沒有資格做律師，在商業界也不能做銀行商店的經理，至於投票選舉的權利那更是談不到了，在法律上完全是以男性爲中心，婦女沒有承襲任何遺產的權利。以日本女子教育方面說，在明治以前，因教育完全是屬於少數貴族階層，一般普通男子尚享受不到教育的權利，而處於奴隸地位的女子，當然是更不消說了。到明治維新以後，因日政府積極倣效歐美教育方法，實行強制的小學義務教育，日本的女子教育，亦隨着一般教育之發展而發展起來，但以日本女子教育當時

的內容來說，是完全以賢妻良母爲骨幹的，在教材方面有修身、國語、數理、圖畫、家事、縫紉、音樂、體操等科，若是男女合校的實業教育，女子也可以選讀實科。這種女德女工的教育內容從小學一直到大學都是一樣的。因日本所施行的是一種義務教育制度，凡自六歲至十二歲的男女，都稱爲學齡兒童，對於到了入學年齡的兒童父母負有督促入學的責任，所以自六歲至十二歲的日本女子，差不多都是就學的。據大正十一年的統計，共有學齡兒童九百零八萬三千四百七十七八，其中就學者爲九百萬八千零三十九人，約佔百分之九九・一七。

日本的高等女校是與男子中學相等的，不過在編制方面，卻少有差異，有定修業年限爲五年或四年的，也有定修業年限爲三年的，但普通都以五年或四年爲原則，平常小學畢業或年齡在十二歲以上而有小學同等程度者，就可入修業五年或四年之高等女校。但這種學校是和男生分開的，女子教育專注重家政。高等女校和家政專科佔日本婦女教育最重要的地位。據統計，在一九三三年有學校九七五所，學生人數三六六、九九九人。至於家政專科在一九二六年就增至一九八所，而學生也增至二七、五・〇八。

日本教育當局爲着培植中等教學人才起見，特設女子中等師範學校，分小學師範科和中學師範科兩種。明治七年全國已有十一個女子師範學校，明治十八年因文部當局積極獎勵創辦女校，於是女子師範學校遂日漸增加，至一九二五年全國女子師範學校已達一百零二校。至於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和專門大學，全國僅有兩處，這不僅在數量上較男性高等學校相去很遠，就是以質量方面說，也都不及男子大學。

日本的女子教育，在明治維新後雖有相當的發展，但一般的說來，仍舊比較男子教育落後得多。日本婦女因日漸發展的女子教育之啓發和歐美諸國婦女解放思潮之激盪，也就漸漸地覺醒起來，而開始反抗一切束縛女子的思想和奴隸道德，特別是明治維新後的十年與二十年間，日本婦女解放運動更有相當可觀的發展。在這時日本的社會風俗習慣方面，也都因資本主義之發展和婦女反抗的結果而有相當的改變，如男女社交公開自由戀愛與結婚以及男女同學等都成爲當時的風尙。在日本婦女方面說，這些當然都是較爲進步的現象。

二 現階段的日本婦女

日本婦女生活在現階段當中的實際狀況究竟如何？這是需要我們來作個簡單論述的。

第一，我們所要論述的，就是工廠中的女工生活，在日本因工業飛速地發展，婦女參加產業勞動的數量也就日益龐大，在這龐大的勞動婦女羣體中，現在且就下列幾種婦女生活來作一個簡單的考察吧：

(甲)絲廠和紗廠的女工　日本爲着想壟斷全世界生絲的市場，對於絲業近年來更積極地實行擴展和改進，絲廠的數目也就因此而日漸增加。據調查現在日本全國的絲廠大小共有一萬餘所，女工亦達

數百萬人。在這些女工當中，有許多是小學畢業的，她們的工作時間每日平均十二小時至十三小時，每月所得的工資還不夠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近年來的日本絲廠，對於工人的待遇，雖已逐漸有相當的改善，許多規模較大的絲廠雖已有工人獎勵金，醫藥費，喪葬費等的設立，但在資本制度之下，工人始終是一個被剝削者。至於日本的紗廠，也和中國的紗廠一樣，是日夜換班工作的，日間工作十二小時，從午前六時起至午後六時止，這樣工作一週間，即換為夜班。夜班作工時間為午後六時至第二日午前六時，日間睡覺夜間吃飯，日本婦女靠這種工作而生活者不下數十萬人，她們都是成年的女子或中年婦人，未成年的女孩也有。至於她們的生活當然是很苦的，尤其是在作夜工的時候，肚子既餓，精神又極端疲倦，當她們在第二天早晨從工廠裏出來時那種面色灰白，全身酸軟的悲慘情形，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她們雖整天整夜，地拚命工作，然而所得的報酬，卻不過幾毛錢，僅足糊口而已。

(乙)紡織廠的女工　日本的紡織事業，是異常發達的，紡織工廠不僅在日本國內到處可以看見，就是在中國也有相當可觀的陣容。在日本國內除規模宏大的紡織廠外，尚有許多小規模的紡織工廠。據幾年前的統計，日本婦女從事於這種工作的有三四百萬人之多。她們每日在那令人頭目暈眩的機器旋轉和叫囂的緊張狀態之下，工作十一或十二小時，然而每日所得的工資不過四五十錢（一錢合中國錢一分，）最高者可以得到六十錢，但十五錢的飯費是必須從這裏面扣去的，所以結果整日勞動換來的，只有三十多錢。在寄宿舍內的女工，她們在工作時間之外，還要被課以種種雜務，如掃除自己住屋以外的場所，揩抹屋廊的地板，至於廚房的幫忙，那差不多是每天要去的。此外，只要有點閒空，就要大家集合着聽什麼訓話啦，佛教會啦，烹茶，裁縫的方法，以及裁花之道……等等，但這些卻不完全是女工們自願的，而大部分是為了工廠的利益和體面而被迫這樣作的。

至於那些小規模的紡織工廠的待遇，是更加可憐了。那些紡織廠大都採用一種期約制，期限普通為三年到五年，有時也有延長到七八年的。在這裏做工的，多半是未成年的女孩子，其工資為父母所有。在約定的期限內，女子的衣食住以及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都由顧主供給，但待遇方面卻較成年女工更為惡劣。這些女孩子在工廠裏不但沒有一點自由，且常受嚴酷的責罰和打罵，簡直是過着奴隸牛馬一般的生活。

(丙)女礦工　礦工的生活雖不適宜於婦女，但在日本的工業中，除紡織工業外，次之就要算礦工了。婦女在礦工作，以在煤礦方面工作的佔多數，金屬礦較少，在煤礦中，婦女大部分從事於架棚等雜役工作，在礦內的勞動者因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之惡劣，其死亡率是異常之高的，約佔全體礦工十分之四，再加上肺結核死的十分之二，實達十分之五還多。此外，如十二指腸病、眼球震盪症、黃疸病、熱病等，均為長期工作者所不能免的職業病。在礦工中的勞動者平均差不多每千人中就

有六百人受傷幾十人因災而死或殘廢，而女礦工的死亡率又比男工爲多。在礦區中的勞動婦女比男工還要多受一層苦痛，那就是當她筋疲力竭地回到家裏時，還要料理家事照顧孩子，有時甚至還要受丈夫的打罵，這便是女礦工的生活。

（丁）軍需工場中的女工　在以前，日本的女工大部分只限於纖維工業，可是最近四五年來因瘋狂的擴充軍備，在許多軍需工業中也就大批地雇用起女工來了。軍事工業雇用女工的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爲女工的工資便宜；其次是因女工比男工温順懦弱，易於駕馭統治。但在工廠中女工的生活狀況和待遇如何呢？在日本名古屋大軍需工廠裏的女工所得的報酬亦只及男工的工資一半，至於工作時間方面，往往作到十小時以上，最近雖在所謂保護女子勞動的原則之下，減少了一小時至二小時的工作，但實際上，所謂減少其工作的效率還是一樣，就是說以前十二小時做完的工作，現在必須在十小時之內做完，這於其說是保護婦女勞動，毋甯說是強制熟練，這不過是資本家剝削婦女勞動者一種巧妙的手段而已。

在工廠作工的女工，除上面的幾種外，還有煙草工廠、印刷工廠、摺染工廠、以及各種化學工業等，都有許多婦女參加工作，但因地位不甚重要，故略而不談。

第二，我們所要敍述的是日本的農村婦女，在日本全部人口當中散居於農村而從事農業的勞動者約佔一半以上，在農業人口中自然有一半是婦女。據一九二〇年的調查，農業勞動者總數共有八百九十六萬人，其中男子佔三百一十二萬，女子佔五百八十三萬，在這些農業婦女勞動者當中做兼業者約一百十六萬八千人，純勞動者約十四萬七千人，當然現時的日本農業婦女要較這個數目爲高，是沒有疑問的。

隨着婦女農業勞動者的日益增加，工資也必然日漸減低，據日本農業要覽所載，婦女的工資比男子少百分之十，而她們的勞動時間還超過男子以上，由此可見日本農村勞動婦女的地位之卑下了。

日本農村婦女的勞動範圍，包含農業、畜產、林業等部門，工作分常年工、日工和季節工等，就是在一定的期間離開自己的家庭到別人家工作，換取低廉的代價來養活自己的家庭。

一般地說，日本農民的生活是很惡劣的，特別是農村婦女，其生活更加惡劣不堪！據日本經濟年報所載，一家七口的農民每年的副食物費（有些是自己收穫）支出現金約十九元零五十八錢，平均每人一年約二元零八十錢，這還是中等以下的生活，還有連這樣的生活都不可能而時常挨餓的也很多哩。至於衣服費，據調查統計中等以上的農家的衣服費，一家六口每年是四十五元零七十二錢（包括襪、木屐、網、手巾、棉花等）中等以下的農家，一家七口祇用九元零二十九錢，新衣服祇有姑娘們才穿一點，勞動婦女是根本沒有的。住宅也和衣食同樣的惡劣，自然談不到衞生和空氣陽光等問題了。處在這種家庭中的農村婦女，她不但要燒飯侍奉丈夫和撫養孩子，而且在農忙的時期，還要

和男子一樣在田間工作，養蠶的時間，連晚上都不能睡覺，雖然如此，但因高率佃稅和高利的剝削，因戰爭而騰貴了的肥料和日用品等影響，使被壓榨的農民的生活，更一天一天地陷於饑餓破產的境地。為了減輕家庭的負擔，拯救全家人的飢餓，婦女們不得不支撐着疲乏的身體，再去找幫工和做各種副業，如編草蓆、草繩等，雖然所得甚微，但對於她們的生活也不無小補。

在日本社會各階層中，受經濟壓迫生活最痛苦的要算農民，尤其是佃農和貧農。而農村婦女則更多一層壓迫，生活更加痛苦，是不待言的。因為農村破產的結果，婦女不但在家庭裏面首先要減衣節食，而且還時時有被賣到都市中迫操賣淫的可能，這便是日本農村中的婦女生活狀況。

第三，女教師的生活，日本的女教師生活雖比較女工農婦的生活優越得多，但她們的工作方面依然是異常之繁重的，通常一個教師總要管理五十或六十個學生，有時甚至到七八十以上。她們不單是教課，還要兼管許多雜務，如關於體育上的各種事情，和學校的事務。她們每天至少須作八小時或十小時的工作，有時還須帶回家去作，甚至星期日也要作學校裏的工作，女教師中已結婚的很多，她們一方面擔負着學校繁重的事務，同時又須從事為妻為母的家庭職務。至於所得報酬亦很微薄，在這種工作繁重生活困苦的情況之下，對於她們身體的健康上當然有很大的妨害。據說日本的女教師中有肺癆的要比普通人大三倍，這就足以證明她們生活痛苦之一斑了。高等學校的女教師，雖比較好一點，但所得薪金仍舊不能和男教師相等，這也是男女不平等的一種表現。

第四，女店員和家庭僕役，女店員也是日本婦女的重要職業之一。她們大部分都是中學畢業的，小學畢業的也有，各百貨商店的女店員，差不多都是中學畢業的，至於咖啡店裏的女招待，則以小學畢業者佔大多數。這些女店員的生活狀況，都是很苦的，不但工作時間很長，而且所得的報酬也是很微薄的。她們大多數都是極其活潑的青年女子，在學校時就養成了一種很好的服務能力，對於顧客的接待，貨物的計算，都能應付裕如，尤其是運算的敏捷，更為男子所不及。至於說到做家庭僕役的婦女，在東京、大阪等都市中一般貧家女子，除了投入工廠工作外，其餘大部分都是做家庭的僕役，她們因生活的壓迫，不能不聽主人的呼喚，當主人吃飯的時候，她要立在身邊侍候，主人吃完了，她就端水來給他們揩臉，主人有客來，她要送烟倒茶……她們一天到晚的工作是沒有一定的，有時還要上街買東西，總之是不停地工作着。在這種僕役中也有一些青春的少女，她們的身分比一般普通的女傭高一點。她們都是精通家務，性情溫良，並經過一定的手續介紹給僱主的，她們的工資比普通一般的女傭高，大約每天自一元至一元五角，工作有一定時間，大概自上午七時至下午八時，宿於主人家裏者，則延長兩小時，據說在東京這類的幫工，其數目是異常之巨大的。

第五，幾種畸形的職業婦女。所謂畸形的職業，是指那些不是出賣自己的精神勞動或體力勞動，而是出賣自己的肉體和色相而生活的婦女。這類的婦女約有以下幾種：

（甲）娼妓　我們知道，娼妓並不是生來的賤種，而是不良社會制度下的必然產物。這類的婦女都是受生活的壓迫而出此下策的。據一九三一年日本內務省的統計，日本本土的遊女總數有二十一萬六百八十一人，其中藝妓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人，酌婦八萬一千三百〇一人，娼妓五萬二千一百人，這是一個曾經向官府登記過的數目，而未曾登記的私娼總計起來，其數目當在六十萬以上。這還是六年前的統計，至近年來日本娼妓數目將隨着經濟恐慌農村破產的深化而日益增加，是可以斷言的。

（乙）廣告模特兒　這種模特兒與供人寫生的不同，她們都是一些姿容秀麗體態婀娜的年輕女子，她們穿着華麗的衣服，佇立於商店門口作商業上的顧客招徠者。有的行走於各地作一種事業上的活廣告。這種職業的待遇比較優，每日可得酬金十元左右，半天五元，時間從早上十時立到下午六時或從午後二時立到九時。充這種業務的女子，裏面很多是女學生，她們白天裏打扮得風姿綽約的替主人吸收顧客，到晚上挾着書本去上學是常有的事。

（丙）裸體模特兒　這種模特兒是專供畫家使用的，肉體須要生滿結實，發育平衡，是最重要的條件。現在東京有這種模特兒市場，藝術家可以在數百個赤裸裸的女郎羣中去挑選，代價普通每月至少也可得六七十元，但姿色次一點的，簡直難以當選。

在職業婦女中除上面列舉的以外，還有女作家、音樂家、女醫生、看護、製藥師、打字員、女書記、女茶房、理髮匠……等，現因篇幅所限，暫略而不談。

四　日本婦女運動

日本的婦女解放運動，實際上是明治維新後受西洋文化的影響和法蘭西大革命之啓發而產生的。在自然主義運動時代，婦女因受當時新文藝——如易卜生的羣鬼、傀儡之家庭、海上夫人等名著之影響，婦女的思想上便起了很大的變動，因為在那些書裏面所探討的中心問題，都是關於婦女的道德與自由的問題，所以很能激起她們的感奮和喚起她們的自覺。同時在另一方面，如上林愼吉的婦女問題，吉田熊次郎的女子研究，河田嗣郎的婦人問題等著作的出現，也給予婦女思想上以很大的啓發，因此不久就有婦女團體青踏社的產生，並出版青踏雜誌。該團體原為新文學運動的團體，然而它所影響的範圍和所得的效果——即使日本婦女從家庭走進社會之功績，卻遠超文學運動的功績以上。青踏社裏面的分子，在當時都是最前進的，在日本婦女運動史上實為第一線曙光。

繼青踏社而起的婦女團體是『婦女聯盟』的組織，但該團體出

世以後，各地的婦女團體，風起雲湧幾乎普遍全國。這一婦女運動已衝破了文藝運動的範圍而染上了極重的政治色彩。婦女聯盟共有三百五十個分盟，會員在一百五十萬以上。大正十年十月，全關西婦女聯合會在大阪朝日新聞的主持之下開二次大會時，決議要求改正法律實現男女平等的案件。除婦女聯盟以外，在社會活動比較有力的要算基督教婦女矯風會，該會的目標主要的是提倡男女的道德標準，提倡禁酒和公娼，在大正十年該會派幹特列恆子參加日內瓦的第八次國際婦女參政權同盟大會，受大會的委託，在七月間即設立日本婦女參政協會，成為國際參政同盟大會的支部。在當時，因受俄國革命的影響，日本無產婦女運動也隨着勃興起來，於是革命的婦女團體都相繼的產生出來了。如大正十一年三月神戶以賀川丰彥夫人為領袖的覺醒婦女協會，便是有力的婦女團體。此外如大正十二年東京的婦女市政研究會，收容各方面的婦女討論市政和一切政治問題：西川文子等組織之新眞婦女會，碧川方子等組織之婦女禁酒會，都帶有濃厚的政治傾向。在大正十二年二月二日，經松本君平的努力，將所有的婦女團體一致團結起來成立了婦女參政同盟，第四十六次議會運動，完全為該團體所主動，自此以後。經過日本婦女不斷努力鬬爭的結果，終於在一九三〇年九月五日，日本的內務省正式發表，婦女公民權的修正案，其要點有二：（一）賦與婦女以市町村的公民權，和男子完全同一條件；（二）將現在居住的兩年制度改為一年，惟關於府縣會及國會議員均不承認女子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這種修正案的提出，當然是為了緩和婦女參政運動的氣燄的。日本的無產者婦女運動，在當時也隨着日本整個的社會運動而更形活躍起來，組織醒光婦女會，婦女無產會等團體，以聯合職業婦女為目的，由此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日本的婦女解放運動，早已由狹義的女權運動走到與整個的社會運動合流前進的趨勢了。

英國人的離婚運動（英國通訊）

馮列山

一　離婚與旅館的賬單

英國人自己也知道，他們是個富有保守性的民族。不過他們覺得，這不但不算是種毛病，而且恰恰又是可以對人驕傲的地方。在英國人眼中，祖傳下來的習慣，是照例優美的。等到這個優美的習慣事實上眞的無法維持的時候，於是乎大家抱着惋惜的心情開始研究一種改良的方法。這個研究的時間起碼就要一二十年。直到無術挽救的田地，他們才毅然下個決心拋棄他們原有的『美德。』例如新近在下院中通

過的離婚議案就是此中的一種。

英國是個信仰基督教的國家。基督教的教義認爲婚姻是神聖的。『婚可結不可離，』尤其是英國的教會中人作這種主張最力。歷來在英國大家不但認爲離婚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情，甚至於還多方設法限制。譬如從前每一宗離婚案件要在上院中提出得到上院通過以後，才正式發生法律上的效力。上院的議員都是貴族幷教會中的僧正，自然他們根本就是反對離婚的舉動。另一面，這筆浩大的離婚費用，也不是常人所負擔得起。後來爲了實際上的需要，才設立了一個離婚法庭，專門管理離婚案件，這雖說費用省了不少，但離婚的條件仍限制甚嚴。照英國目前的離婚法，只有下列的原因，被認爲有離婚的可能：

通奸（夫妻雙方有控訴權）

（一）親族通奸罪
（二）重婚罪
（三）強奸罪
（四）男色罪
（五）猥褻罪
（妻方面有控訴權）

除此以外，英國人幾乎就沒有別的離婚理由。正因爲離婚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情，所以有許多人都情願顧全自己的社會地位，於是乎忍痛一生犧牲了個人的婚姻幸福。有的人呢，到了實在無法忍受的時候，只好乞靈於旅館的賬單。據說，前幾年有一位下院議員同他的夫人感情不融洽。雖說雙方分居了七年，但大家總找不出一種離婚的口實。照英國的法律，私人間的協議離婚是絕對無效的。這位議員有一位表姊妹（或堂姊妹）覺得他們可憐，想出一個計策來。有一天，這位議員同他的表姊妹到一家倫敦大旅館去開了兩個房間。他讀他的報紙，她織她的手工。第二天付賬時，由這位議員出名付了兩人的房金。後來他就把這個旅館的賬單寄給他的夫人。他的夫人再根據這個賬單正式向離婚法庭上起訴，說是她的丈夫與人通奸，證據確實。法官當時卽判決，准許離異。事後他們兩人就把這個內幕宣佈出來。一般人愈感覺到英國離婚律的不健全。再如此次辛伯生夫人的離婚案件，也藉口辛伯生先生犯了奸情。作證據的也是一家旅館的賬單。一位英國檢察官覺得這個案件似乎不無朋比的嫌疑。結果以得不到反證，溫沙公爵與辛伯生夫人才達到『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地步。

二　折中的辦法——分居

正式離婚既然事實上是這樣困難，而許多失了感情的夫婦又覺得不能夠一起生活。這時候，英國人素來是長於妥協的一個折中的辦法，就是實行夫婦分居制度。照英國法律上的規定，下列的幾種原因，可以得到法庭上的允許實行夫婦正式分居：

（一）通奸
（二）虐待

（二）遺棄（在兩年以上）

近十幾年來，不但離婚法庭，甚至於英國警察廳也有這種權力，例如丈夫好酒，妻子可以請警察廳救濟，迫令分居。此外，正因為分居與基督教義并沒有什麽嚴重的衝突，只要夫婦雙方同意，私人間的協議分居也可以不受法律的干涉，於是乎分居在英國便變成了一種普遍的現象。所以一遇到夫婦失感時，分居還是英國人此日唯一的出路。

雖然，分居制度并不就是離婚。兩造分居以後，仍無權再同第三者結婚，否則即犯重婚罪。目前英國這種『離不能，合不可』的怨偶數目，雖說缺乏正式的統計，但據猜測決不在一百萬人以下。（有的人還說有兩百萬人，因為根據英國警察廳所發表的統計，英國每年度請求分居的案件就有二十萬人。）這批人為什麽不同某議員一樣，來給離婚法庭一種口實，而達正式離婚的目的呢？此中自然也有種種困難。第一，個人的名譽問題。其次，給對方一個藉口時，那末一筆贍養費也不是人人有能力負擔。再次，英國教會把離婚的人排斥到教會外面去。離婚以後再度結婚，婚禮就不准在教堂中舉行。（一個例，新近溫沙公爵與辛伯生夫人結婚時，英國教會中人就禁止舉行宗教的儀式。後來一位牧師毅然不顧一切，私下趕往法國，代為證婚。於是他就受到大僧正的反對。不過目前究竟是二十世紀時代。此日英國人民大部分都是同情這位牧師的。有許多報紙質問英國教會當局，英國教會從前既然祝福過享利第八離婚後再結婚的婚禮，為什麽此日單獨來反對溫沙公爵？是否因為他是一位遜王沒有實力？）

英國這種分居制度的弱點，我們更可以從英國的私生子數目中看出來。據某議員在下院中所發表的數字，英國每年度有私生子二萬六千多人。這中間未結婚的女子所生的還不及半數。過半數都是分居以後英國婦女的愛情結晶品。據說，當一九一五年歐戰正劇烈的時候，英國還沒有實行徵兵制度。倫敦每區中有許多壯丁都不願應募入伍。經過英國政府調查的結果，原來這批人都有未正式結婚的家庭，假如他們到前線去，這批不是正式的太太幷子女就會發生生活問題。於是英國議院通過了一個議案，以『未結婚的太太』名義，每星期也可以向政府領取贍養金。英國教會反對，說是這成什麽體統。英國政府說：『這是什麽時候，我們還要談這種問題。我們此刻所需要的是兵士！』英國教會覺得太便宜了這批『不要臉』的女人。他們設法把領取贍養金的時間分開。例如正式的太太們是指定星期二日，那末非正式的太太們便是星期四日。這一來在小孩子中又發生了風波，因為誰是私生子，誰不是私生子，分別得太清楚了。結果英國教會方面也只好軟化。

本來分居制度是英國人想用來解決不幸婚姻的方法，想不到恰恰促成了另外一種社會病態。在這種狀況下，許多人就感到分居以後，還不是一種辦法，他們還沒有同第三者結婚的可能。這時候就有不少人挺而走險，失去了理智，妻子毒死丈夫或丈夫謀殺妻子的案件，在英國報紙上我們時常可以讀到。英國人限制離婚的本意，原希望提高人

民的道德生活，而結果呢，卻不知道反而寃送了多少人的性命。

三　離婚新律

照環境來說，三四十年前，英國的離婚律就有改良的必要。但那時候只有少數人物具有這種遠大的眼光。大多數人都在教會影響之下，特別是婦女，竭力反對所謂『不道德』的離婚運動。這批少數人雖說在一九〇〇年即從事於這種運動。他們曾創立了一個『改良離婚律同盟』的機關。可是大半時間都化在筆墨官司上面去。例如到了一九一八年英國第一個女議員亞司特女士還居然於下院中宣佈，英國婦女是反對離婚的。十幾年來，英國人民事實上天天在感受婚姻的痛苦，然而這個不幸現象仍不足以動搖英國的教會當局幷守舊派人道德觀念。連工黨內閣時代也無法使離婚新律在下院中通過。直到一九三七年的春天，一般人民幾乎都等得不耐煩的時候，才由獨立派議員賀伯特以私人資格正式在下院中提出這個離婚新律的議案。因爲這是出自英國人民的公意，於是乎保守黨的英國政府對於這個議案也只好嚴守中立。可見時機已是如何成熟的了。

賀伯特所提出的議案，經過不少保守派人反對之後，終於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在下院中正式通過了第三讀，當日大半議員都臨時缺席，通過時的票數爲一九〇票對三七票。這個議案又於七月十九日經上院通過，正式成爲法律。

這個離婚新律的內容：

(一)通奸

(二)遺棄在三年以上

(三)虐待

(四)無法醫治的瘋狂病

自然，在大體上說來，這個新律已經算是一種大進步。因爲過去只被認作分居的理由，將來已准許當作離婚的根據。這一來，英國起碼有幾十萬人重獲得婚姻的自由。可是，另一面，仍含有妥協的性質。就是新律規定，結婚三年以內的夫婦不准離婚。這個限制，大約因爲英國人怕把好萊塢電影明星的離婚風氣傳到英國來。此外，另一個缺點，就是對於酒鬼幷被判終身徒刑的罪犯，仍沒有補救的辦法，假如他們的妻子要求離婚的話。

總之，一般英國人民對於這個離婚新律是歡迎的。激進的人雖覺得它不夠徹底，但目前有這種成功，暫時已可以滿意。中間派份子卻讚揚它爲一個健全的離婚律。連一部分教會中人也改變了原來的態度，說是他們準備寬容這一批離了婚的『罪人』。此日只有教會中的『死硬派』還天天在召集一批年老的女信徒，到處作鼓動反對離婚新律的空氣。

事實上，英國人民對於這個離婚新律已經付了很高的代價。這一次，這批守舊份子的希望都變成泡影的。

一九三七年六月，倫敦。


電話購貨 涼爽便利
熱天購貨不必親自出門汗流滿身最簡便的方法是利用電話
的確電話的用途真多
牠可以給你無窮的便利和舒適使你的生活更加安愉如果府上還沒有裝置請立刻通知本公司營業部（電話九四〇九〇）定裝
上海電話公司
電話九四〇九〇
SHANGHAI TELEPHONE COMPANY
江西路二三二號
37-23

醫事衛生顧問

程瀚章醫師

規則

（一）凡關於疾病、衛生及治療藥品等之疑難問題，均可函詢。
（二）每函以三個問題爲限，每題不得過一百字，須用白紙書寫清楚。
（三）成藥須詳細分析者，恕不答覆。
（四）來函須具真實姓名、年齡、性別及住址。
（五）來函直寄上海天后宮橋洪福里程瀚章醫師收。
（六）答復祇在本欄發表，不逕函復。

（一千二百七十五）

問　鄙人男性，現年二十三歲，未婚。身體尚屬健全，惟先天得一疝氣病，左鼠蹊部之右上方覺有一小孔，中指恰可插入。夜間睡眠時，則如未病者然；不過於站立或行走等運動時間較久及劇烈時，小孔中則有一如腸管物墮下。雖不甚痛，然精神甚感不適。於十年前吃遍各中藥，均無稍驗。請問　大醫士（一）注射針藥及內服藥可否使之全愈？（二）於醫院中動刀割治有無生命危險？可否全愈？（三）不醫治將來是否無後？

四川成都岳清

答　這是腹股輸脫腸症，(Hernia)俗稱疝氣，注射藥及內服藥絕對無效，因腹股輸未曾閉鎖之故。（二）必須手術縫合腹股輸，毫無危險；術後即全愈。（三）脫腸症與生育無關。

（一千二百七十六）

問　（一）家師終年必腫爛足趾一二次，發時常流黃水，痛癢異常，甚至在趾下潰爛寸深，如蠶豆大。治療三四星期即癒。數年如是，目下又發。敢問有法根除否？（二）家母現年四旬，生育兄弟妹八人，體素虛弱，常患眼花心悸。近五六年來，每晨必大呃大嘔滑痰一次，間有似蔴菰者，約半時而止。此何病證？應如何治療？乞示。（三）友人男性，年二十，已婚。體素健壯，且無疾病。惟去秋起患便祕，大便前後帶血，每次約十立方厘米，是腸胃病否？

湖南南縣王慶秋

答　（一）是趾間濕疹。可於每年將發前塗以百分之二的Mercurvchrome水或百分之五的白降汞軟膏，可以根治。（二）係慢性支氣管炎。宜內服Sirol'n，並用Ephedrin-Inhalant吸入。（三）是痔核出血。須令大便每日暢通，（稀薄爲上）用腎上腺素栓劑插入肛門內，一日一次。

（一千二百七十七）

問　（一）鄙人有女，年三歲。忽患眼疾，經檢查爲水泡性角膜炎。雖經治愈，不幸左眼黑陶內，尙留一極微小之白點未去。據醫云，未獲得去法。又云，不能擔保將來有無障礙。乞示有無障礙及治法？（二）鄙人及內子均患面黃肌瘦，腰痛，易忘等症。讀書大受影響。或係貧血及神經衰弱所致。據鄙人自信，無須療治，但擬長期服藥滋補。未知何項補品爲宜？（三）舍親有患小腸疝氣者，自小時即左腎囊脹如鷄蛋大，上床睡即縮小；但至今二十餘年，未發生痛苦。亦可用手徐徐壓小，內中似有氣物退入小腹內。從未診治，請示有無妨礙生育？是否患小腸疝氣症？是否需用手術？有無痛苦？

河南潁縣鄒品成

答　（一）患水泡性角膜炎後角膜上留有白斑，無法可除。但大概不致再障礙視覺。不妨請眼科專家行墨汁注染法。（二）可常服Metatone。（三）係脫腸症，卽小腸疝氣。必須手術後可全愈，並無痛苦。

（一千二百七十八）

問　（一）見報載上海「某器械行」能製造一種「近視器」據他稱是應用理療，未知此是否有效？在近代醫學上是否有此新發明？（二）慢性鼻炎有何成藥可用？

四川成都梁瑞麟

答　（一）或係壓迫眼球使前後徑減短的器械。報紙上

所登載的誇大廣告，切勿受愚。(二)可用 Metaphedrine inhalant 滴入或吸入鼻道內。

(一千二百七十九)

問 小兒去年九月中旬出世。到今年三月上旬，忽得抽風病，時輕時重。每日須演三二次。重時全身挺直，面成青色，幾乎將要絕氣。已請數醫診治，都不見効。請先生賜一藥方。

河北深縣任慰民

答 係腦神經系不健全之徵。須先查父母有無遺傳或血毒等病。其次再檢查該兒有無寄生蟲病，須有原因發見，纔可治療。

(一千二百八十)

問 (一)本人男性，年二十三，身體素瘦弱。以早婚之故，致年來面色蒼白，腦力不足，乎宛如飲酒者然，每看書報，全不能記憶，且眼倦昏昏睡去。或蹲下後，迅速立起，有時則發暈暗。或勞力後，又心部猛跳。想必是患神經衰弱兼貧血症。請賜良方!(二)此病治好後，宜服何藥補養身體，以使肌肉發達，身體肥壯，請示!

陳劍卿

答 (一)是貧血症。可購服「大寶來」布勞氏丸。一日三次，每次二丸。(二)多行運動爲上。

(一千二百八十一)

問 (一)弟年三十四，現患遺洩症數載，月或一二次不果，體素瘦，記憶力弱，今夏始結婚。未知對於將來生育上有無關係?服何藥可治斯症?(二)頭髮生皮屑及垢膩甚癢，常梳洗，衰落甚多。但癢與垢膩如故。用何物可沐除?(三)右額角髮側遺一瘢痕，大如銅元，覺失觀瞻。請示何藥能出毛?市上出售之生毛藥，未知有効否?

中山権陌鄭鑑培

答 (一)是神經衰弱，如輕度的不致妨礙生育。注射 Visco-Serum 或有效。(二)可每日洗髮，洗後塗生髮香水。(三)無法可愈。

(一千二百八十二)

問 (一)鄙人男性，卅四歲。因體弱患胃病已七八年，睡時腹痛，(不睡不痛)以手推之，呱呱作響，且感灼熱，飲水多尤甚，進食太遲亦然。夜不安眠，醒睡相循者幾十數次。飲酒至醉則得眠五六小時。請問應服何藥?食物以何者爲宜?應如何攝生?(二)一年前即患輕咳嗽，亦不知得病原因。每於午前吐白色稀薄之痰液。經醫生檢查及x光照相，均謂並無肺病，乃係氣管支炎。但服藥迄未見效。請問宜服何藥?如何攝生?(三)小女年十三，左手大指中指上生極小小疙瘩甚多，發癢，搔破出黃水。用硫黃軟膏數之，一日即愈，逾日復發。請問欲斷根應如何醫治?

遼寧明世功

答 (一)係胃擴張症，極難治愈。試常服 Tabloid, Gentiana and Soda Co. 食物忌酸甜等物，乾燥者爲宜。攝生法，首應戒絕酒類，腹部用腹帶緊縛，使胃不下垂。(二)似係慢性支氣管炎。服藥效亦少。Kresival 似有效。攝生在減少寒冷等刺激，勿用酒及香煙。(三)塗 Mitigal 較硫黃膏爲優。

(一千二百八十三)

問 (一)鄙人現年二十二歲，男性。今春因看書過度，患一種眼球刺痛症。(祇在右眼)休息時較好，每一看書或寫字時，即刺痛不能睜眼，雖點沃古林藥水，迄無大效。應服何藥或點何藥水。能早痊愈，不再復發?(二)點眼後少頃藥水似覺從鼻後方流入喉內，於眼有無關係?

安徽霍山周發雲

答 (一)恐眼球常受日光刺激而致。可用黑色眼鏡；並點以 Eserin 水(千分之五)一滴。一日一二次。(二)因藥液從淚鼻管流入鼻道而至咽頭部之故，無關緊要。

(一千二百八十四)

問 鄙人男性，年二十七歲。覺精神錯亂，發呆，眼發怔，終日欲睡。漸漸增劇，後竟混迷不知人事。服用馬寶二分，越宿略輕，休養十餘日即癒。七月六日又復犯一次，發病之情形與前同、三四天未治自癒。據醫云係混迷性大腦炎，並無治該病之藥品及預防再發之方法。但頻發恐變劇，請示確係何病?何藥治療?如何預防再發?

山東尙君山

答 並非嗜眠性腦炎，恐係神經衰弱或癲癇。服溴素劑有效。預防在乎常服含燐製劑。

(一千二百八十五)

問 友人男性，年二十五歲，近兩月間於龜頭與包皮之間，忽發生凸起狀，形似肉芽，基底部若軟，不痛，亦無色，同時亦無任何分泌物；有時略癢，搔之則微出血；初起則一點，不曾注意(因素並未染任何花柳症)；近則如蛇行狀，已增至兩倍。請問：(一)如遇是否侵蝕性下疳；並未有不潔交接，何由而致?請示宜用何藥(注射或局部)治療，爲最效速?(二)此症倘治愈後；與子嗣有無影響。(三)鄙人男性，體素弱；近年來每逢閱讀任何書時，即生看後忘前之感；據云：此記憶力衰弱，

係爲神經衰弱所致未悉確否？請示補救方法，宜注射（或內服）何藥？

靖遠劉守仁

答 （一）恐是濕疹。可塗以百分之三的紅溴汞油膏，並撤布氧化鋅滑石粉等。（二）不能再發，亦無妨礙生育之事。（三）係神經衰弱，可注射賜保命劑。

（一千二百八十六）

問 （一）鄙人幼時常患痛，至七歲始止。現在頭部時覺暈悶。身體瘦弱，飲食衰頹。每餐二碗，請示治法！（二）四年前患目疾，眼生薄膜，把眼遮蔽。後以沃古林眼藥水點之復愈。又酷看書，深夜不輟，後來看二丈遠則模糊，二三尺以內，看之則清晰，請示治法！

四川嘉定余張延斌

答 （一）是消化不良。每飯前服 Pepara 二片，久之能恢復消化力，增加體重。（二）大概是近視眼祇須配戴準光度的近視眼鏡。

（一千二百八十七）

問 （一）鄙人男姓，年十八歲。身體素健，但於今夏身體時感不適。余發覺所吐之痰，與平時有異，很濃而膩，且有時痰中夾有血絲。然飯量及一切狀態與平時無異，請問此是否係肺病？宜服何種藥品能治愈？（二）近日余覺喉管發癢，咳則並無痰，請問此是否與上題有連帶關係？（三）近日余覺左胸內跳動頗烈，手按胸上，覺心房突實的跳。余計算一分鐘內次數達七十五與八十五之間。但右胸側並無此情狀。請問此是否與第一題有關？如何能止其跳動？

趙國興

答 （一）未必是肺病，最好驗痰中有無結核菌，纔能確定用藥。（二）或係喉頭發炎，感冒時往往有的。（三）心在左側，每分時跳七十五至八十五之間，也屬常事。右側並非心臟所居的部分，與第一題毫無關係。

（一千二百八十八）

問 鄙人男性，年二十三歲。前三年起，前胸生有白色斑點，不痛不癢。冬季色白，忽隱忽現。夏季則略現紅色，用力擦之，則有白色如汗垢擦下，原僅生於前胸，今後背亦漸繁殖，頸部亦有少許。詢諸友人，或謂汗斑，或謂白癜風。請問（一）究是何症？（二）有傳布於面部之可能否？（三）請賜驗方，以便治療！

上海孫冷華

答 （一）確是白癜風。（二）有擴大波及全身之虞。（三）可塗以百分之五的黃降汞軟膏，以免再行擴大。

（一千二百八十九）

問 （一）舍妹讀書過勞，精神常感不快，每至下午即覺頭昏，至晚才稍愈。起始並不以爲怪，然迄今未愈。日日如此，未知是否腦貧血所致？於身體及將來結婚有無妨礙？（二）鄙友人每當熱天，身體出汗皆呈黃色，此是何病？用何藥治？於身體健康有無害處？（三）嘗見人將湯或菜煮熱時。再放油入內，然油必浮於外，始現油多，此謂浮油，久食此等湯菜，於身體有無害？

長沙李振文

答 （一）或患貧血。可常服補血劑如鐵質劑之布勞氏丸。（二）倘每日使大便通暢，消化健全，汗液黃色可減少。（三）食之亦無害

（一千二百九十）

問 鄙人男性，二十四歲，未婚。本年正月患小便刺痛，淋濁流下。過四日延醫治，打色素劑，隔日一針，六針不愈。又過五日，隔日一針，六針後，淋全無，自覺痊愈。後往京時覺尿道仍有刺痛，而淋全無，諒過勞所致。延至月前起，會陰部有如痔瘡發漲，過勞則更甚，恐已患攝護腺炎。精神不振，行動不便。求友醫治，乃購淋病菌蝶針半打，十日內先後打盡，但無效。近日竭力休養避勞，而腫漲更烈，不覺痛癢，尿道時有刺痛，不知究爲何病？用何法能根治？

上海黃世和

答 已成淋疾性攝護腺炎。宜仍須注射淋疾菌漿，並注射氯化鈣液。每晚行溫水坐浴一次。

（一千二百九十一）

問 （一）鄙人年二十三歲，男性。近年來每日咳出肉狀淡黃色乾痰一小塊，（如豌豆大）且富一種粘性，出喉時頗苦，飲茶或飯後咳出容易現今幾成一種習慣。請問是何緣故？治法如何？（二）家母年四十三，體素康健。前月起右手臂忽感痲痛，針炙，膏藥全施，皆無效力。惟家母向來滴酒不嚐。請示知此爲何病？並服何藥？

安徽潛山李伯人

答 （一）是氣管內或喉內分泌物凝成痰塊咯出，不足爲病。（二）或係風濕痺，可服用或注射柳酸製劑。市售成藥如 Atophan，Compral 等均有效。

（一千二百九十二）

問 鄙人女性，年二十三歲，結婚四年，已是兩小孩的母親。體瘦，患白帶數年。在劇烈時，心中作慌。（一）不知此病的來

源爲何？（二）應如何治療？（三）不治，於生育有無妨礙？

江西星子何月華

答　（一）係子宮內膜或陰道黏膜有炎性分泌之故。（二）須請婦科醫師洗滌治療。（三）不治當然妨礙生育。

（一千二百九十三）

問　（一）鄙人年方二十，二年前左眼皮上突生無名腫毒，流膿。其後醫治雖愈，而眼皮上翻，閉目時，常不能密合，至是常患眼病，（祇左眼）或羞明或現紅或流淚。據西醫云：「此眼皮上翻影響所致，用手術割他處之皮補之，可護眼球不易受外物侵害。」但不知行此手術對眼球有無危險？且有無痛楚？歷若干時日始可癒合？（二）友人左面部因球傷發腫作膿，既破皮則流膿發爛，經兩年醫治，始告全愈。而面部存兩疤痕，一在左眼下方，一在面部左側，實不美觀。此是否可行植皮手術？（三）近覿報載新近創製一健腦器，戴之於頭，可免一切腦病。未知原理若何？

湖南湘潭黃明志

答　（一）上眼瞼，因瘢痂收縮致起外翻，波及結膜發炎，除用手術植皮外無他法。對於眼球無危險。麻醉後施行毫無痛楚，二星期可全癒合。（二）或可施行植皮術以求美觀。（三）是報紙上誇大廣告品，恕不調查。

（一千二百九十四）

問　（一）鄙人男性，五十二歲。二十年來無甚疾病，惟每年冬寒時患久咳，須一二月後方止。近來起床及行走時有頭暈，一二分鐘後纔敢起立或前行。是否因早婚抑腦病或神經衰弱所致？宜用何藥療治？（二）內人五十三歲，十餘年前入醫院行手術，致今遇天寒或雨下時，脚膝無力，難以起床。未知是否風濕？宜用何藥治之？（三）小兒二十三歲，常流鼻血。何藥可治？

加拿大黃友松

答　（一）恐是血壓過高。如向來嗜酒，宜戒飲。內服有效。（二）是慢性風濕病。服柳酸製劑有效。（三）可用 Adrephine 滴入鼻道內。

（一千二百九十五）

問　家叔年四十六歲。本年三月間兩眼昏花，眼外無形無色，視物昏花，黑影不定。如同視過日光後之情形。看視燈光，呈一片紅色，不見燈焰之高低。（一）未知所患究係何症？有何藥醫治？（二）此病後日有無危險性？是否係視神經系發生障礙？

簡陽白芝英

答　（一）恐是視網膜有病變。如患腎臟病，尿中有蛋白質時，須先治腎臟病。（二）當然有危險。視網膜是視神經分布的部分。

（一千二百九十六）

問　舍妹年十六，發育完全，身體素佳。今年二月間出嫁，嫁後，月經每期均遲到半月左右。且初到時小腹發脹，閱日卽痛，至淨方止。歷次如是，未識是否出嫁過早之故，服當歸精或阿葛滿新是否有效？

江西九江淩士行

答　大概是與早婚有關。卵巢內分泌障礙，或子宮位置不正。須請婦科專家醫治。阿葛滿新可服用。

（一千二百九十七）

問　（一）鄙人男性，年二十。幼時身體健康，惟睪丸一側不下垂，請問，此現象究屬何病？何藥可治？（二）自去歲又患一病，尿甚短小，初排泄時無異狀，惟放置少頃卽呈白色沉澱。自此症發生後，身體漸弱，腰酸痛，且無記憶力，多夢，又屬何症？何藥可治？

廣東潮安吳琚

答　（一）一側睪丸停留於腹腔內，無須手術，亦無藥可治。（二）尿中有燐質排泄，所患是神經衰弱症。可注射（Visco-Serum）治療之。

（一千二百九十八）

問　舍弟身體不甚發育，體瘦（並無任何疾病，）請示知體瘦原因及治療方法，

程良瑜

答　須檢查體格，大小便，血液等，纔可決定。

（一千二百九十九）

問　（一）鄙人男性，年十九，未婚。前年生一怪病，愈後雙足浮腫，膝脚腫脹，脚跟處，指按起渦。現在兩足不能蹲下，是否和前病有關？何藥可斷根？（二）幼年患自瀆，現已戒除。去冬服魚肝油，體略胖，惟目與記憶力均弱。時患夢遺腰痛，陽萎滑精。未知將來結婚有無妨礙？何藥可治？（三）最近左右耳垂處生一白色物如黃豆大，初起時爲一紅粒，略痛，現已止。恐爲瘤，有漸大的憂慮。請示何症？能割除否？

長沙何正清

答　（一）恐患腎臟病，須速治。內服利尿劑，忌食蛋白質食品。（二）是神經衰弱症。結婚雖無大礙，然不治有增劇之虞，試注射賜保命劑。（三）可行手術割除。



吩咐

徐中玉

一九三五年冬天是一個陰雨晦澀的季候，天空裏老堆滿着黯淡沈悶的白雲，陽光被遮得沒沒的，山林裏時時有驟起暴風刮向村莊這邊來。爲着這種令人窒息欲死的天氣，人們不消說已經怨言紛紛了。年輕的男女詛咒着老天爲什麼不把連朝陰霾換來個一半天傾盆大雨，年紀大一點的只是搖搖頭，愁眉苦臉說不出話。

這種天氣對於養病在這裏的一位肝氣旺盛的病人，當然是更不適宜的。

他微微氣喘地向着臥室的門外高聲喚道：

「阿平阿平！」

「祖父，什麼事？」

一個約摸十三四歲的孩子，連竄帶跑，一面走進室門，一面這樣接應着道。他走近祖父臥着的病榻，注視着他那兩隻半開半合的眼睛，等待有什麼使命。

他祖父已是個六十以上的老人了。三個月之前，受醫生之命，被迫搬到這裏來養病。他的病是肝氣太旺，而且肺裏也因多年的損傷，有了病象。在初來的兩月之內，他的生活過得非常安適。遇着好天氣，總同孫子們一道出門走走，有時到山上或湖邊，也有時跟着他們走到小學裏去找教師們談天。兩月之後，他的健康顯然比先前進步得多了。可是近一個月來，他的身體卻意外地變得十分衰弱，稍稍勞動就氣喘吁吁，精神現出格外的亢奮，容易動怒，而且不時要引起非常嚴重的嗆咳。末後醫生來了。醫生一踏進病人的屋子，立刻就發覺他的病源所在，臨走除掉留下來幾瓶藥水之外，又再三叮囑他的家人道：

「無論如何，你們絕對不能再讓他看報了。你們應當知道，近來報紙上的時局消息，已給了他怎樣重大的刺激。老實說：這刺激便是使他增病的主因。」

自此老人既不能藉看報消遣光陰；因力弱又只能鎮日躺在病榻上，無法走動。這種痛苦無聊的病中生活，他已經過了一個多月。

「祖父，什麼事呀？」羅平站在他面前又這樣問道。

「我說」他睜大了眼睛說道「外面天氣仍舊不大好吧？」

「是的，祖父。外面北風刮的很大呢，又冷又刺人；我和弟弟兩個一上午就沒敢走出大門。」

「我倒想出去走走。」他撫摩着孫子的頭慈祥地說道。

「祖父，你想出去？」羅平驚異地喊道「外面風很大呢，並且醫生也說過，祖父是不能出去吹風着涼的。」

「不錯，好孩子！如果你知道祖父已不能多活幾時的話，想想看，你就會明白我為什麽要在今天出去走走的意思了。」

他說着，一面就掀開被褥，預備坐起來。

羅平着急道：「祖父，你不能起來，你不能起來，醫生說的呢！」

「好的，我不起來，可是你得去找幾張最近日子的報紙給我看。」老祖父要挾他。

「好吧！」羅平毫不思索地答應，「可是，祖父，你可不能起來的呀！」

一樁祕密的交易便如此做成功了。

那幾張報紙上正登載着最痛心的消息。

三天之後，偶然來了一個晴朗的日子，這天剛巧又是學校裏的星期日。輝煌的金光透過玻窗，照進老人的室內，久淹病褥的老人，從夢中醒來時發覺了這遠別的冬陽的溫馨，禁不住高興得喊醒了還在睡夢裏的兩個孫子。他對他們說道：

「阿平，阿明，今天有太陽了，快起來看去，你祖父也要起來呢！」

在這高高地喊着微帶顫巍的聲音裏，是藏有着一種得見光明的喜悅和一種對於某樣東西想重新觀賞一番的渴望的。

「公！醫生說的你暫時還不能起來這樣走動！」

「大伯父，外面的風大得很呢！」

一切巧妙的言辭，都勸不住這位老人的固執的心。現在他終於已經站在屋前的空場上了。在他的周圍繞立着他家裏所有的人們，兒媳婦，姪女，外甥，和兩個孫子。一陣陣輕薄的寒風掠面吹過，把他們的雙頰都吹得泛紫。

這位固執的老人開始發言了！「我知道我的生命現已開始在點燃所餘下的最後一滴油了。大概我已經參加不到明年你們的元旦節宴吧？我一點也不悲哀。悲哀是沒有用的，要來的遲早總得要來。

「我不怕死，可是我恨我老的太快！幾年來的疾病，使我深感到較前大變的苦痛，我有雄心，我相信自己年齡雖老，心倒還是非常年青的，然而我再沒有先前那股蠻力了。我已經失去了年青人的體魄，我老了。……」

「祖父，你看那頭牛眞有趣。」七歲的小孩子羅明忽然插進來，牽着祖父的大姆指天眞地說道。

老人沒有立刻答應，嘆了一口氣。眼睛望着頭頂上一塊青天，似乎回憶着他那遼遠的年青時代，又像恨不得能到無限的蒼冥裏去收回他那往日的光榮和年青。他的頭低下來，痛苦地痙攣着，接着像是想着了什麼似的，親密地撫摩着小羅明的圓圓紅潤的臉孔說道：

「是的，孩子，那頭牛眞有趣，你看，現在牠還在嚙着田邊的枯草呢。孩子，我告訴你，我們國度裏有無數無數和這一樣有趣的牛哩。」

「還有山。祖父，他們說山好像一隻烏龜，你說對不對？」羅平也岔進來問道。

「不錯，」老人的聲音似乎變得更和悅更慈祥了。「我們有許許

多多像烏龜的山，以及像牛呀馬呀駱駝呀的山峯。你們看，那邊山上不是隱隱還可看出有許多常綠的松樹和柏樹麽？阿平，你總知道的，許許多多人家祖先們的墓地都在那裏。我們的祖先也長眠在那裏。在這些山裏，春天有各種好看的花兒開放，牧牛的童子在山徑上唱歌……」

老人的話到此突然停住了。他的眼睛看着遙遠的四周，遙遠的山河，同不可計數的房舍、田畝和人畜。他的嘴唇在寒冷的北風中顫抖，他的深陷的眼珠裏放射着無限的熱情、憤慨、抑鬱和希望。他夢似地凝視一切，嚴肅的臉上顯露出悲痛的表情，一聲不做，沒有嘆息，也好像沒有呼吸。

「請你們大衆看看，」他忽然接下去說道：「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良善的背喫苦的同胞，眞是多麽可愛！我們的一切都是值得珍貴，值得永永牢守不放的。祖宗遺給我們這麽一宗偉大美麗的產業，我們得想法子永久保守住牠。我們的平和，我們的自由，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安慰，我們的一切都全靠在這宗產業上。如果我們失去了這宗產業，我們的祖先和兒孫將罵我們是最沒出息的一代，而同時，我們的一切也就完了。我們都是些傻子麽？我們實在並不愚蠢。我們的祖先曾經創下多少頁世界史上萬古不泯的光榮史蹟！我們墮落了一些時候，現在要重新爬起來，而且也非爬起來不可了。我們要振起我們的自信，我們要爭取我們的生存權利和幸福……

「那是不錯的。把我們所失去的東西奮力從盜主的手裏奪回來，用我們大衆一致的力量、血肉，把我們歷來所受到的無限的侮辱變成了一顆最有效的炸彈擲回去；和從前一樣，用我們和那些偉大的先烈從滿族的鐵蹄下掙扎出來的那種勇氣和力量來保護我們的祖國，保護我們自己……」

老人幾乎已經忘記了他是一個休養中的病人，興奮的情緒令他不能遏止住自己一吐爲快的言辭，同時他的手足也不知不覺舞動了起來。他如在作一次最雄辯最憤慨的演說。在演說時沒有留心聽衆是些什麽人，也沒有注意到聽衆們的反應。現在說完了，他才發覺立在自己身邊的幾個親人。他看看大孫子茫然的臉，羅平被他的目光一逼，頭便低了下去。他又回過頭去看小孫子，這時小羅明正呆呆地看着田裏的鴿子，手指搓着外衣的衣角。兒媳婦和甥女都沈默不發一語，似乎有件事很傷了她們的心。

「大伯父，我們回屋裏去談吧！外面怪冷呢。」十五歲的小姪女秀華這樣說道。

老人聽着沒有回答。他又在凝望着遼遠的地方了。他那種凝望的樣子非常貪戀而久長，他似乎想把目力所及的東西直看到牠的內層，有時他又提起了足跟想看看目力不能達到的那渺渺茫茫的遠方。他那樣子是很像要把這浩浩一大片整塊吞下了肚才安心似的。

「我實在太愛這塊地方了。」他脫口而出地高聲說道：「你們看牠是多麽壯麗！你們看牠在溫熱的陽光照耀下是多麽顯得生氣！這是

一首宇宙無比的詩，一篇造物者之傑作的散文呵！

「我為什麼不該說我愛這塊地方呢？三數十年來為着要創造我們的樂土，有多少同志已經喪失了他們的頭顱！有多少熱血已經流成了河池，又還原成為河池！他們同我們這些幸運的後死者們，在這塊地方上埋下了未來的燦爛的種子，待着待着待着，慢慢就要開花結實了。現在卻來了個要把我們的生機、要把我們的一切都齊根拔去的敵人……」

「敵人？祖父你說的什麼敵人呀？先生說我們不能有敵人的。」小羅明頭也沒回輕輕地說道。

老人聽着朝他的背影看了一看，便說道：「是的，我們原來希望人類誰也不要互相為敵。我們的希望是人類間能夠充分把愛情和友誼發揮，而把猜忌和爭執永遠忘卻。我們心裏從老人到小孩都有一個和樂的小家庭似的世界的理想。每一個小學裏的教師，他們會告訴你們這點道理，他們眞是世界上第一等服務於偉大理想的和平使者。可是，我告訴你，現在我們卻還不能實行這個理想。原因是我們完全被迫着如此的。孩子，你想想看，若是你倒存心和級友們講大同，講親愛，而當你有了個小皮球時，他們便來從你手裏奪去，當作他的私產，末後因為你力氣小，還要迫你為他的奴才，替他倒痰盂，這樣你還願意屈服，你還願意承認有和他講大同講親愛的可能麼？你得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不配講什麼大同和親愛，除非你自願降服吃虧。所以，我們可以不去做人家的敵人，可得驅除別人來做我們的敵人。懂得嗎？如果你自己還未成為大人時，你總不免要為大人欺侮的。」

小羅明呆呆地聽着出了神。聽見祖父的聲音停止了，便回過頭來向祖父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接着又迅速地轉過身去看對面田岸一條大黃狗，嘴裏不住地作響。

老人看看身傍的聽衆們，又忿慨地說：「我老了，我只恨自己老得太早！我快要死了，我眞沒有法子……」老人沒有說完就艱難地咳起來。一塊烏雲過來把太陽罩沒，山林裏的風也漸漸大了。大家拉着老人的衣角催促他快快回進屋子裏去。

「讓我再立一會兒吧！這怕是最後一次的機會了。」老人的聲音雖然還很雄偉似的，但聽着的人卻從中感覺得淒然的氣息。

於是老人又貪戀地看起無限的山水，無限的原野來……

* * * * *

雲南起義日的前一天上午，鴿子第二回飛出窠去的時候。

老人告訴他的兒媳婦道：「我願意你去叫丈夫回來和我見面。」老人的精神今天顯得分外乾亢，喉嚨裏非常燥熱的樣子。兒媳婦知道他的脾氣，答應一聲連忙走了出去。

兒子從城裏趕到鄉下的時候，家人正在用飯。老人勉力從病榻上落下來，倚坐在餐桌旁邊的沙發裏。

他靜靜地看着每一個人咀嚼的姿勢。不時又用力回過頭去看玻璃窗外一望無涯的平原、沃壤、牛馬和田舍，在他發燒的枯臉上，時時露

出幾絲微笑。

午飯用完了的時候，老人悄悄地說：「我要安息了。」

他一面說着，一面便叫兒子扶着拐進自己的臥室裏去，大家看見他進去，便都憂慮地在後面跟着。

他跌倒在病榻上。一陣嚴重的乾咳立刻湧上來，四肢痛苦地顫動着，昏花的眼睛闔上了。兒子立刻想起去請醫生。

只聽得他嘶聲地叫道：

「我的孩子們，不用慌忙。我知道我的生命再也支持不過今天晚上了。我的身體太弱，我幾乎已經聽見心臟停止跳動的宣告，莫要去驚動醫生，讓他留下這些時間去救一個比我年青的人吧。六十五年前自自然然地來了，今天被迫着回去，對這六十五年的生活我沒有留戀，只有怨言。懂得麼？我還有件大事該做，卻迫得我不能去做。孩子們，來，讓我一個個親吻你們。」

於是大家就依次和他親吻。輪到小羅平的時候，羅平忽然哭起來了。「來，阿平，好孩子，別哭，祖父跟你親吻！」

羅平抽噎着，同他吻了，退回站在父親旁邊，晶瑩的淚珠流滿臉。

一屋子靜默着。各人的鼻骨都像被一種不甚尖銳也不甚重的金屬的小錘擊着，並不疼痛，卻感到了一種不能忍受的辛酸。眞想儘眼淚流下來，卻又不得不使勁忍住。

現在老人的呼吸已變得更促了。

「那麼，父親，請你吩咐我們幾句話吧。」

老人的眼睛闔得更緊。對於兒子的請求，只搖了搖頭。

他的呼吸由急促而微弱。

兒子流淚滿面急喊道：「父親！父親！我們一定要你說出幾個字來！你的吩咐我們將宣誓終身奉行勿替！」

老人的眼睛重新睜開來。大家屏息着。

老人慢慢地舉起一隻右手，用食指指指着靠窗那邊的壁上。大家隨着他手指所指的方向看去，那裏是一幅中華民國大地圖。在這幅地圖的上右一角已被他塗上了一重黑色，他現在正是指着這黑色的一塊。

兒子會意，連連點頭。

老人又指着站在他背後的羅平，做着口勢。

兒媳婦泣不成聲地拉拉小羅平的衣袖說道：

「祖父要你唱軍歌呢！」

於是羅平就顫聲高唱起來：

「中華男兒血，
應當灑在邊疆上，
不怕雪花湧，
不怕朔風狂，
我有熱血能抵擋……」

歌詞唱到這裏的時候，老人的呼吸斷了。

社會教育小叢書

推進社教‧實施社教的要籍

全部二十四册　六開版式　瑞典紙印

定價七元　特價四元九角（國內郵費二角三分）

特價期：六月二十日起十月十九日止

概論社教事業的全部
融會理論實際於一編

社會教育之範圍極廣，與人民各方面的生活皆有密切的關係。近年我國人士已逐漸認識社會教育之重要，各教育行政機關亦正在努力推行社會教育。社會教育參考書實爲目前之一個急切的需要。敝館有見及此，特約請專家編著社會教育小叢書一套，共二十四種，內容包括社會教育全部份之各種事業。編著者皆爲專家，且多是從事社會教育之實際工作者，故所言皆以個人之體驗爲根據，至爲寶貴。凡辦理社會教育事業者，研究社會教育者，或對於社會教育有興趣者，皆宜購備本叢書。

全書子目及編著人列左

書名	編著人
各國社會教育事業	陳友松
中國社會教育行政	蔣建白　呂海瀾
圖書館	陳友松　劉伍夫
博物館	陳端志
教育館	彭大銓
動物園	沈祥瑞
植物園	蔣希益
體育場	邵汝幹　江良規
電影場	徐公美
劇場	顧仲彝
通俗演講	呂海瀾
無線電播音	徐卓呆
民衆閱報處	蔣建白
民衆學校	甘豫源　段蘊剛
識字學校	蔣建白
職業補習教育	楊衛玉
特殊學校	李萬育
公民訓練	吳劍眞
青年訓練	潘公展
通俗科學	李熙謀
民衆讀物	徐卓呆
兒童保護	錢弗公
勞工教育	陳振鷺
合作社	鈕長耀

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

*D219-26:6

讀者作者與編者

本誌第十六期業經排校完妥，准於八月十六日如期出版，不意二次滬戰於八月十三日爆發，所有梓版均未能由寶山路商務印書館製版廠中取出，將來能否不爲敵軍炮火所燬，殊不敢必。所幸該期稿件均於八月十二日取出，數週以來經商務印書館慘淡經營，已將臨時工場成立，但本誌已拖延兩期未能出版，而臨時印刷能力有限，紙張又甚短缺，不得不決定暫時辦法如下：

(一)每兩期併爲一期出版，其分量與平時一期相等，俟拖延期數補齊以後，再斟酌情形，恢復原狀，或酌減分量刊行。

(二)每年四期特大號辦法，在戰爭時期，暫不繼續。

第十六十七兩期上應登載之文章，均因出版稽遲，致失時間性，此雖出於不可抗力之情形，但爲編者所最感不安。現値戰爭時期，讀者之興趣與平時大不相同，編者擬盡力徵請作家撰述與戰事有關之文章，字數以二千至五千爲度，至於內容材料，凡於我國抗戰及敵軍侵略有關之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以至文藝等，無不適合要求。

原已排入第十六十七兩期之文章，因須適應讀者目前之需要，未能儘於併合期上登出，容當陸續刊載。除此之外，本誌向有存稿五十餘篇，此項存稿之絕無時間性者，當續爲保留，以備登載，其具有時間性者，須設法提前發表，但本誌篇幅減少，尤須多載戰時文字，自非最近數期可能一一刊登，其欲將原稿索還者，請隨時函知，必卽掛號郵還。

編者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